

土田杏村著

劉家筠譯

從生產經濟學到信用經濟學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土田杏村著

劉家筠譯

從生產經濟學到信用經濟學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序

馬克思的經濟學，雖具備把社會的生產概念作中介概念以研究社會經濟生活的特色，但是現代社會經濟生活，已經不適於將社會的生產的概念來作中介，而必須重新採取社會的信用的概念來替代，這是在我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常常採取的根本態度。現代社會是受少數金融家支配的信用所統制。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把這種意味的信用，叫做金融資本，不過金融資本仍是生產概念，而非信用概念。信用在由於金融家之手所創造出來的一點具有重要的特徵。換言之：金融資本社會在高度的發達時能使其性質變化，而更使信用支配的社會特質成立。這就是社會信用經濟學必須勃興的理由。當解決世界大戰之後不自然的社會經濟生活的各種問題時，經濟學者一樣的遇着這必要，經濟學界裏也起了一種新的氣運。如本書的要研究的英國的達格拉斯主義，就可以說是其中的一例。這樣的社會信用作中心之經濟學的考察，雖是社會經濟學的新傾向，但是我們決不忽視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對立，或低視生產者的地位。在信用支配的經濟社會裏，勞資兩階級的對立雖是存在

的，但金融家更在結合勞資兩生產者之上握着支配權，在規定這金融的特質的時候，因而資本概念已是不適當的了，因此在無產者的運動上，也不能不發生新的轉向。再者，我們固然充分的重視生產者的地位，卻不可不信經濟社會的方向之究極決定者，是直接生產者和直接消費者，但是因為在現代經濟社會裏面，在這直接生產者和直接消費者之上，還有金融家所創造的信用在握絕對的支配權，所以為要恢復生產者和消費者當然應有的地位，就不能不充分客觀的解剖這社會的信用之特質，因此社會改造的方策，就很機械的事務的形成為簿記樣式的東西了。

本書是以敘述達格拉斯氏為中心而勃興的英國最近信用經濟學的內容和歷史以及學界對此的反響等等作目的。要敘述所謂達格拉斯主義的整體，在本書是不充分的，這還需要更多的篇幅，本書不過首先收集其前半部而已。換言之：本書裏面所收集的是達格拉斯主義內容的大要，歷史範圍和實際運動上的反響之部分，以及關於形成達格拉斯主義的社會改造方策之半部的生產者銀行的運動之敘說。達格拉斯主義還和失業問題的解決有重大關係，這部分的敘述，就讓諸次卷了。還有關於牠之對於馬克斯主義及其他各種主張的交涉，也想在下卷加以詳論。我在本書中除部分

的批評關於達格拉斯主義的價值之外，並不另作何等的批判。不過在達格拉斯主義的論理之構成中，包含偉大的真理，我們決不可輕易的加以否定。詳密的批判祇得待諸異日。而且研究達格拉斯主義能給與解剖社會經濟生活的我們以一種完全新鮮的習慣，能使我們熟習於總括的、簿記的事務的處理，經濟現象這實與我們以不少的裨益，即就新經濟學的書籍而論，在目前幾乎充滿着馬克斯主義文獻的我國境內，若將達格拉斯主義的研究文獻提供在民衆之前，我也感到許多的意義。

本書各章都是當達格拉斯主義勃興時，即在距今數年前，我以可能的速度，在我國民衆之前介紹并解說這思潮爲目的而執筆的，迅速的介紹新思想雖不算是何等的功績，不過最詳密的將達格拉斯主義的名稱和內容輸入我國，著者是較誰人都爲先的。不過在這樣的重視達格拉斯主義的意義的時代中，想無遺漏的收集該學派的文獻，是卻是很難的。總之我當時所採集的文獻，恐怕較任何人多，完全從第一資料出發，在這資料發表後的極短時日之間，就拿來作這主義的敘述。因此，這敘述現今看去，已是不完全，而現在一方面已另行開始新的研究，而且似乎包含着很困難的內容。所以當刊行本書時，曾將前稿訂正一番，但欲詳密的校改，便非費去和從前研究時相等的工夫不可，所以

許多地方仍舊祇好忽略過去，想來不免有包含着誤解或誤譯的部分罷。敘述的方法或文章，有一部分雖是很拙劣的，但一訂正便要影響及全體，所以除幾處極端的部分外，都祇得置諸不問了。達格拉斯主義的內容，向來都是以難解著稱的。因此本書的讀者，勢必在最初的部分感着倦厭和困難。（我的敘述拙劣確是主要的原因）不過看過這書的半部，慣於這派學說的思索方式後，那就恐不會再感受巨大的難解罷。讀完全卷之後，希望再回來一讀第一章和第二章。或竟將最初三章移後，先從比較上敘述容易的哈塔斯勒氏的解釋說讀起，也是無礙的。再各章的敘述，因為都不過是以各異的名辭來研究相同的内容，所以雖内容反覆得很多，可是為要易解計，終不會避免這重複。各章附記執筆的時日，是包含兩種意義：其一是略行紀念我當日的勞苦，其二我恐若不顧及這敘述的時日，而以現在作為全部敘述的標準，勢必全篇都不得不完全加以變更了。

一九二九年初冬京都市新町頭著者

目次

| | |
|--------------------------|----|
| 第一章 從費邊主義到達格拉斯主義的產生..... | 一 |
| 一 人心改造論和組織改造論..... | 一 |
| 二 從烏托邦進入科學..... | 七 |
| 三 從基爾特社會主義進入達格拉斯主義..... | 一五 |
| 四 費邊主義和達格拉斯主義的比較..... | 二一 |
| 第二章 達格拉斯主義及其爭論..... | 三七 |
| 一 社會改造和流通作用..... | 三八 |
| 二 達格拉斯主義在英國學界上的發達..... | 三九 |

| | | |
|-----------------------|--------------------|-----|
| 三 | 達格拉斯主義和輿論 | 六〇 |
| 四 | 權力的金字塔 | 六五 |
| 五 | 達格拉斯氏的所謂『A + B 定理』 | 七二 |
| 六 | 奧雷治氏的信用理論 | 八五 |
| 七 | 克生斯氏的新勞働政策論 | 九四 |
| 八 | 達格拉斯主義的改造方法論 | 一〇一 |
| 九 | 達格拉斯主義的爭論 | 一一九 |
| 第三章 達格拉斯主義研究補說 | | |
| 一 | 達格拉斯氏的新著生產的統制和分配 | 一三五 |
| 二 | 達格拉斯主義的文獻增補 | 一四六 |
| 三 | 楊格氏的萬衆配分論 | 一四八 |

第四章 哈特斯勒氏的共同社會信用論……………一五五

一 世界經濟的困厄與正統派經濟學的無力……………一五五

二 信用及信用力的分析……………一六八

三 產業的停滯物價及物價調節的問題……………一七四

四 二三構成的原理及提案的批評……………一八二

五 公正價格及國民配分的原理……………一八五

第五章 仗勒斯氏的新管理論……………一九七

一 經濟生活的關聯性……………一九七

二 物價的構成和信用的統制……………二〇六

第六章 康伯男和哈利生兩氏的新經濟學……………二一七

| | |
|-------------------|-----|
| 一 經濟學探究的主要問題及其概念 | 二一七 |
| 二 價值貨幣和信用的意義 | 二二四 |
| 三 銀行的信用統制和錯誤的產業經營 | 二二八 |
| 四 信用的消費者統制和購買力的分配 | 二三二 |

第七章 達格拉斯主義和勞働黨的對陣

| | |
|--------------------|-----|
| 一 勞働黨調查委員的成立 | 二三九 |
| 二 勞働黨調查委員對於信用計劃的批評 | 二五〇 |
| 三 勞働黨的銀行政策 | 二六二 |
| 四 達格拉斯自身對於批評的駁論 | 二六六 |

第八章 美國勞働者銀行的意義及其發達

| | | |
|---|--------------------|-----|
| 一 | 美國大戰前後的勞働組合主義 | 二七四 |
| 二 | 銀行家的金融統制和勞働組合 | 二八五 |
| 三 | 勞働者銀行的創設及其發達 | 二九三 |
| 四 | 勞働者銀行的組織業務及信用投資的政策 | 三〇二 |
| 五 | 勞働組合由於系統的投資之產業支配 | 三一五 |
| 六 | 勞働者銀行的社會之意義和其將來 | 三二三 |

從生產經濟學到信用經濟學

第一章 從費邊主義到達格拉斯主義的產生

一 人心改造論和組織改造論

在將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評作題材加以考察的論文中，我曾經論過「大凡在我們研究現在社會上發生的文化現象的時候，必須着眼於該現象佔據歷史連續中個性的一點。」在該現象佔據歷史連續中之個性的一點的時候，其相互的加於這現象的影響的總和，也是個性的，所以預測該現象在將來的變動，必先精細推究這個別地制約現象的「諸條件」之特質。但是我們在他方面，是不可忽視那整個地規定這等現象的歷史進展之「一般的」價值的要因。若忽視這一般的價值之要因，那末人類歷史的姿態便消逝了。因此我們對於歷史的連續中，發生出來的一種社會現象，不能不

根本上從兩方面加以觀察；即一方面研究其自身實質上所包含的「一般的」要因，一方面更在這現象發生的地位上，研究這現象所受規定的歷史的個性的「諸條件」之要因。這便是正確的歷史哲學的歸結。

不過觀察這兩要因的時候，由於各個觀察者的不同，總有一方受了重視；這可說是人類所不免的傾向。大概哲學者重視其一般的要因，而經濟學者社會學者們都重視特殊的要因。他們在理論方面，當然不說這兩種要因中的任何一方是無意義的。不過他們所得過去教養和其性向，在養成其偏執而已。我在這點上，決不忽視研究者的性格確定學問成果的因子。學問固然是應該公平的，不過人類自作的學問，是意外的不公平。

關於社會改造的問題，我們常常在人心改造論和組織改造論兩傾向裏衝突。研究學問也是一種行為；學問是依賴行為來統率的。卻是因此，這兩種傾向，在理論方面，雖能使之統一，但在性格方面，卻不易統一。大概的說：哲學者，藝術家，宗教家們，是代表前者的傾向；而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是代表後者的傾向。

社會的改造，有如人心改造論者之言，結局仍是人格內容的改造。所以社會運動者，雖怎樣適切地改革社會客觀的構造，但是假若不使該社會構成員的動機和價值批判，賴構成員的自律心來加以改革，那末社會畢竟不能說已經改造了。人格內容的改造，是不能依他律而推行。良心不是由於強制所能製造的。所以無論如何，社會運動者，可不根本地預想着，依其本身的自覺以自律地改造個人的人格。在這點上，人心改造論者的主張，是絲毫不錯的。

有人藉此便說道：『社會運動者的行爲，不過是向真社會改造去的序幕或準備。真確意味的社會改造，不是在此。社會的本質是人格與人格的結合。社會運動者若果能夠達到其目的，恐是給社會人們以豐富的衣食住罷了。不過豐裕的衣食住，並不是改革任何個人的人格之緣由。有時反會妨害其人格的增進。真的改造，是人格內容的改造，所以應將豐裕地給與社會人以衣食住的那種社會狀態作爲基礎，更在其上加以建造。總之社會運動者所作的物質運動不過是替其精神運動作準備而已。』這樣的主張是從人心改造論者方面聽來的。

但是我現在對於上面所述的人心改造論，懷着多大的不滿。如果形成這種主張的，是哲學，是宗

教，那末這明明的是會被破毀的錯謬的哲學與宗教；這決不是我採取途徑。對於這點，我個人的信念是如此的。我先試反省自然科學和我們人格的關係。

我們姑毋論要做什麼行爲，但忽視自然界裏自然必然的因果法則，是不可能的。作爲我們行爲手段的外界，不唯是隨伴其因果法則，而且因爲我們的身體和意識，都受其因果法則的支配，所以無論如何，我們的行爲，自然必然的都須在其因果法則支配的軌道上活動。結局我們離開這因果法則的自由行爲，是沒有一項的。這是不能否定的行爲之一面觀。不過我同時也並不是忽視我們人格活動的絕對自由性。自然界的各個因果法則，雖無論怎樣嚴密的活動於其必然的軌道上，但是將那在自然界本身上已完結而顯示一種函數關係的幾十組因果法則來加選擇，作某種順序的配列與結合，卻是委諸我們人格的自由活動。人格僅在那種認爲材料而沒有具備這些因果法則以外的東西之看法上，是不自由的。說起來我們在「俳句」上只許使用十七個字，全體可以使用的言語之意味確實是被限定，所以任何俳句的名家，也不能離開這規約，但是俳句作家將這些規定的材料自由的配列或結合，便能作成具體統一的許多俳句，那便是類比的關係。若還改變過來想想，那末連如此的

自然界之因果法則，實在也是人格自由活動的一種表現。如果沒有人格內容在作真實的活動，因果法則也就不存在，離開在現實中活動的現象，只成爲形式的因果法則，便是空虛的。人格的活動是自由的。這活動是自由的在自然界因果法則中，藉因果法則來實現的。

設若如此的着想，那末要使我們的行爲更加自由化，僅僅努力於理想的磨礪人格，是不夠的。這只是墮入概念中罷了。不活動的人格，是空虛的概念。無發動的人格自覺，還是不能叫做自覺的。因此爲要人格能夠自由化，在一方面擴張人格的概念之見識而加以訂正，他方面必須正當的理解這發現場所的外界之因果法則。僅此還不是真切的人格改造。真切意味的改造，必須是在活動的人格之尖端。改造那在現實的行爲上之生產點 (Irreuzgender Punkt) 所包含的動機，且必須藉此去不絕的修正將來活動的弧線。雖卻實踐行爲而作人格的理想之磨礪是沒有的。能夠真切的自由化人格，是應妥當的理解這選擇的因果法則之本質，這理解不是賴知識，而必須賴行爲。行爲的習慣，是獨能使這經過變成妥當。

因此我們的改造，不是人心的改造也不只是組織的改造。組織不是和人心形成二元的，其形態

無論怎樣，也都是人格的一種創造。進而言之：在將組織和人格統一的地方，纔是一種行爲。改造必須在行爲上着手。這行爲主體可以叫做真的人心或人格。所以在惡劣的組織中，表現出的行爲，不能說其人格的發動是絕對的善；並且不出於改造惡劣組織之人格的改造，不算是改造；其組織無論善惡，創造牠的都不外我們的人格；因此負這責任的，也必須是人格自身。人格的改造，無論如何，都不能賴外界的強制。但是以爲沒有社會構成員的意識之組織的改造，畢竟只是物質運動，或不過是高尚的精神改造之預備，也是將觀念論者的偏見暴露無遺。如此設想的哲學者，或宗教家，都不承認組織是人格的創造，而只以爲是外界的東西。所謂組織是爲人格所創造的，並不是由於人格固定的靜止的所製作出的創造物，組織是人格創造的行爲的活動之尖端，因而組織是人格的一部，並且實際上在這一點就是象徵人格的全部。所以組織的改造，並不是強制的，而是幫助該構成員的人格之自律的改造。這關係例如與日常外部的匡正兒童的習慣之惡癖，成爲兒童自動的形成良好的品性之主動因，是相同的。就要想自律的製作良好的品性而言，若不在其行爲之上，加以任何的影響，而只用知識來教訓兒童，便不是從內部改造人格之意味。對於行爲，不能不說知識還是外的。對於行爲，所起自內

而外的發動，還非是行爲不可。

二 從烏托邦進入科學

社會主義的動機自身含着道德，是現今不用論的，我還進而相信社會主義者改造客觀的組織，是可以具備一種對於該社會的構成員從內部發動的主觀的意義。所以想來在這裏便潛伏着實行的社會主義者認爲自身的旗幟而揭起的「從科學進到實行」的辭句之真切意味。我主要的雖是參劃思想考察的一個書齋生活者，但幸喜還賴自身的實行而達到這歸結；即得從觀念論的哲學者之偏見中擺脫而出。

那托普 (Natorp) 論及資本主義有說道：「資本主義在人世裏，從冷冷淡淡的而且不相親視的反精神 (Widergeist) 之國來臨，並不是成爲一種盲目宿命而侵入進來的。牠 (資本主義) 和科學或技術——在這裏經濟或政治甚而至於內在的活動都是具有本質的聯絡——相同，都是精神固有的實行。精神自身對於資本主義必須具有責任。所以設若精神不能負其責時，必須將牠克服了。」

換言之，並不單是還元和懺悔這一次所做過的事件，即在更嚴格的遂行這實行的全部歸結時候，更不得超越本身而上之。』〔註一〕因此，那托普自身雖是一個哲學者，但關於社會主義至少已超出觀念論者的偏見。他還說：『只有精神知道謬誤與過失。爲什麼呢？因爲精神知道真理和正道。謬誤和過失是其本身精神的，至於非精神的東西完全是無意味的。』〔註二〕在這言辭中籠罩着深深的意味。若按照這主張，那末在社會客觀的組織是惡劣的時期間，可以說組織也是主觀的惡劣的，或是精神惡劣的。改造惡劣組織的結果，在該社會的構成員都認識將這點「加以改造」的時候，該組織已經不是在他的精神之外的，他已能夠超越其本身的精神。有人主張社會主義的實際運動，雖能夠給與社會構成員良好的物質環境，但不能不從內部鼓動這環境。持這種議論的人們，不能不說是僅能從外部理解精神創造的行爲的人。

【註一】 Natorp, Sozialidealismus, 1920, S. 188 f.

【註二】 Natorp, op. cit., S. 189.

我想社會主義者所謂「從烏托邦進入科學」的標語的意義，他可以用上述的理解的同方法，

加以解說了。

社會主義是包含一種倫理的動機。若沒有道德的社會主義可以存在，那末這已經失卻成爲社會的主張之意義。至少「向着較好的社會制度去」的標語，無論在怎樣的社會主義中，都可以預定的。因而社會主義，是預想一究極的理想社會。自然這理想的社會，不是說現實上存在的，而是指導現實的活動之理念。在現實上常常只是向着這理念去的過程。因此，依那托普之言：「路途一切都有，而目的卻是空無，」這是不只限於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就是關於我們的一切經驗，都可以適用的基本真理。【註三】不過若把目的不作「可以達到的有限的目的」之解說，而作爲是永遠規制我們的行爲，那末社會主義是必須立於道德的原理之基礎上的，藝術的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的歷史上，常常不忘卻着眼於道德的視點，在較廣義上更不忘卻於着眼人道的視點，因而具備偉大的力量以鼓舞社會上人們一切的社會主義化。

【註二】 Natorp, Philosophie: Ihr Problem und Ihre Probleme. 3 Aufl., 1921, S. 14.

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的道德理念，（更進一步可以算是社會主義的真理和藝術的理念）許多

社會主義者，雖否定宗教，但是我想即令宗教也能夠成就社會主義的宗教理念。不只限於動機，更須在行爲中實現出來。其實現的地方，是我們的經濟政治等等文化的社會。然而我們的經濟政治等等文化的社會，是一現實的歷史社會，所以在其活動方面，是受固有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等等法則之支配。這類法則，具備如何程度的客觀性，自然是另外的問題；不過縱令其客觀性是很低微的程度，但至少是具備足夠加以任何總括記述的程度之一般性。社會主義的道德要求，是不能忽視這事實的原理。兩者之間可以說是和有和在一般道德的要求與自然科學的法則間所形成的關係相似。

如此，一社會的理想，是要求可以與之對應的政治學或經濟學，這兩者的關係，若更仔細的想來，那末可以說是有一般道德的要求和自然科學的法則間所形成的關係更加親密。爲什麼呢？因爲政治學或經濟學各自都是一種文化科學而不是自然科學。所以牠們各自預想特有的文化價值，且必須與社會的理想有關係。然而這所謂的文化價值，與其說是和我們最初採取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全然分離的，毋寧說前者是構成後者的一部。所以社會主義的理想，直接的在其立場上，構成相對應的可以實現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對着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而成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學的

歷史意義，可以說完全是基於這點。

經濟學雖是和價值有關的一種文化科學，但不是爲要設定價值的理想學。在該科學的基礎上，反省的批判內在價值的科學，是看成文化哲學的經濟哲學。不過我們的道德的社會理想，是必須把經濟學的法則作仲介，而在現實中去實現的，離開這法則，縱令企圖立即向現實中去實現理想，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在考慮道德理想的實現的時候，如在這立場上作學理的考察，便不應在超越的立場上構造理想，卻必須選擇經濟的法則當作其內在的東西來加以考察。若更進而言之，那未必先忘卻理想的形態，而專注在經濟學的法則上。這經濟學的法則，在經濟學的立場上，是被規定的，所以在這法則中是缺乏理想的假定，不過在作爲理想實現的原理以解釋的時候，我們於此卻必須附加上一種社會主義的理想。

「從烏托邦進入科學」的正確意味，便是在這裏形成的。社會主義如起來作高遠的顧視，那就必須和一種道德的理念相依附的。這理念若是使社會主義立在正確的理論基礎之上，也就是對世人鼓舞實行的良心之理由。但是若社會主義者僅停滯於這立場之上，那就不能脫離概念的空城，而

且他的理想是不能夠實現的。這便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爲要成爲實行的，成爲建設的，所以必須尋求與之對照的經濟學。這就是馬克思創見唯物史觀，而建設一種特殊經濟學的理由。於是，社會主義，就從烏托邦轉成科學的了。這不僅建造美麗的理想視像，而且可以發見達到社會主義的堅固的實現方法。

觀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學說，恐怕要指摘在這學說中缺乏着理想的要素，並且對於唯物史觀學說的必然論和社會主義實行的努力之矛盾必定會發生困難。自然這種非難並不是誤謬的。但是對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立場真正寄以同情的人，不只限於指摘馬克思的教說形式上的誤謬，而必須努力看出內在於其中的他的根本要求。從科學的立場出發，務必的除去理想的要素，這是馬克思的重要之要求，並且這可以說是科學上正常的態度。我們賴科學來全部的除去理想而使科學純粹起來，同時這事在他方面就必須含有純粹的建設理想的意味。因此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學說，縱然缺乏理想的意義，但這甯可說是馬克思主義的良好特色；我們在考慮實行時，重新把社會主義的理想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而加以解釋，這是我們的自由。

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評中，主張「社會主義不是分配的問題」儘量的把社會主義作科學的解釋。不用說，將社會主義當作分配問題，是完全的謬誤。這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理念之立場上說出來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固然非使牠在科學的座標上投影不可的，可是因此就失卻理想的要素之投影，被翻譯成爲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一樣的了。並且在考究我們的社會主義之具體的實現的時候，必須一度忘卻其理想而專注在唯物史觀學說之上。因此，我們的社會改造論，是失卻其藝術的熱情的要素，而只殘留散失的技術的要素。這事的自身，可以說社會主義在從較高的立場看起來時，是形成「從科學進入實行」的一部。總之理想常常是必須迎合現實的內容。換言之，牠不得不是妥當的。這妥當的極限，是實行而不是知識。由於實行的意味，較深刻之視像，便是在其前展開出來。因此「從科學進入實行」並不是社會主義的理論的進一步，而是社會主義者的人格的一進步。在「從烏托邦進入科學」「從科學進入實行」的時候，社會主義者是形成每一階段都除去其人格概念的偏曲而進入較爲妥當的立場。其極限只是向着現實的行爲作全人格的集中。離開實行社會主義的意義，便是空無所有了。無實行的社會主義者，不能不說，縱然在知識的理解方面，也是停滯於較低級的

立場上的。而且理解這究極的理論，離開實行也是不可能的。

設若說一切的真理「開始是行爲」，那末其終局也不得不是行爲的。在終局形成行爲的時候，所謂終局的知識的限定也就消失，而一切都成爲創造的現實。行爲開始的東西是須在行爲中推行出來的。

近代各種科學演進的傾向，怎樣不絕的追求這論理的歸結，是有興味的事實。理解這傾向可以說就是理解「近代」。我現今在這裏可以舉出一例，即是最近教育學演進的傾向。那托普，科因等的教育學，在批判教育理念一點上是嚴密的，而且是周全的。但是其理念必定是預想着實現的。與之相對立，而討論現實的基礎之心理學，是馮德(Wundt)們的自然科學的心理學。教育的理念，關於這心理學的法則，是否無論如何都可以施行選擇，是不能不疑惑的。因爲兩者之間，有很顯著的間隔。在這裏教育的理想，必須顧慮着其實現，而尋求正當的可以對應的新心理學之立場。換言之，必須建設使目的概念成爲內在的新心理學。斯普朗革(Spranger)和士騰(Stern)的構造心理學，可以說是正在這要求之下產生的。構造心理學在教育學上便是一從烏托邦進入科學，「又是一從科學進入實

行。

三 從基爾特社會主義進入達格拉斯主義

我現今在英國社會主義發達史上，想要尋求同樣經過。所以據上述的思想界之大勢，想將那最近基爾特社會主義不絕的受達格拉斯主義壓迫情勢的意義，試加以考察。

任何社會主義，在其中都含有一道德的理想，已是如前所述的，而在回顧英國社會主義發達的時候，可以說這特色是特別的濃厚。要求雖互相差異，但牠們是構成一切道德理念的一部，把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置諸唯物論哲學之上，是他們所不堪的。竟連許多實際的社會運動家，都是觀念的傾向很強的人們，當成英國社會運動的一特色看，確是我們很可注視的地方。

目為道德理念的社會主義之理想，是如此的支配任何時代的社會主義，不過在其理想上自然有精細和粗忽之別。其新鮮的精細的漸次打破陳舊的粗忽的而向前進行。因而所謂社會主義的發達，可以說主要的意味，是該理念的範圍從狹隘的到廣闊的，從粗忽的到精細的演進。尤其是在最

近極明瞭的顯示出其理想的深刻化，這便是對費邊協會派的社會主義而勃起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運動。

在費邊協會派的社會主義者要求工資增高時，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便要求賃銀制度本身的廢止。前者包含從現在的狀態達到較良好的狀態的理想之要求，因而不用說在看成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放置一道德的理想。但是這要求還是仍舊的允許稱叫工資制度的罪惡。基爾特社會主義是更進要將這種罪惡從社會主義的理念中廢棄。因此後者的立場，是把前者的立場更加純化。當作理念看的後者，是包括前者的，而且更是較為深刻的。因此，我以為當成信賴的社會主義的理念看的後者，不只是見着較前者更加勝過，而且就當作社會主義或社會運動看的後者，也可視為較前者更進了一步。

在其採取的理念上演進的社會主義，縱令考究其實現之途的經濟學上，還必須目睹其前進的。不過經濟學是跟隨理念之後的。一理念被堅固的信仰之後，就使得與之對應的經濟學，受這理念的指導而建設起來，理念找着能夠和現實相結合的道路，那理想便成為妥當的了；根據這立場全部的

實驗和內省，若能產生較牠更加深刻的理念，那末從前的經濟學之自身，也不能不從根本的建設上加以修正了。從理念進入經濟學，由這全體再進入新的理念，是成爲社會主義進化的普遍式樣。

基爾特社會主義被認爲勝過費邊協會派的社會主義，就是在這理想的純粹程度上。若實際的觀察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主張，那末其主張的焦點，是置諸經濟生活的精神意義之上，而其議論的全部結構，是傾向理想社會的構成的。例如伯德 (Penti) 氏，便是高唱生活精神的意義的代表論者，在他眼裏所映入的近代產業主義，已是罪惡的，是可以廢棄的。再如柯爾 (Cole) 氏所描述理想社會的全景是最精細的，他較無政府主義更是實行的而較國家社會主義更是精神的，從這一點看來，他所描述的理想社會，實擁有從來少可比擬的生彩。

然而若論及他們能夠更進一步去建設爲要實現其完美的理想之經濟學，那末我們對於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便沒有不懷抱多少遺憾的。他們之中某者甯肯追隨莫里士 (William Morris) 或拉斯金 (John Ruskin) 之後，看去好像距馬克思的經濟學稍遠離的立場樣；再有某者雖不公然的卻很自然的露出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縱令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會使之明瞭爲何在理想之下，信奉

其經濟學的理由，我們即使客觀的觀察，卻也不能說基爾特的理想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是必然的內在的。

就此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基爾特社會主義所懷抱的不滿，依然是如像他們對於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所懷抱的。「其理想雖屬美滿，但達到這理想的路徑，是沒有稍加說明」的非難，已經在我國社會主義者間，發生的理由，便是爲此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不必去討論爲要達到理想的路徑，已是不可能了。例如柯爾氏把工會和合作社作根基看，提出可以造成理想社會的萌芽之方案，伯德氏也論過足以救濟大戰後經濟恐慌的細案。不過若論及他們不能有力的形成任何實際運動的理由，是在什麼地方，那末便是因爲他們的實際提案，都是常識的而不是科學的。換言之，在理想上，缺乏特有的經濟學的建設。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眼見在社會論和經濟倫理上，具備偉大的特徵的進步。但是其中沒有一人是有力的經濟學者。這在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看來，已成爲不可救濟的缺陷。在這裏就是破壞他們的主張的堤防之裂口。

稱爲記述英國社會主義的歷史最優美的文獻，在伯爾 (H. Beer) 所著的英國社會主義中，開始

敘述近代社會主義裏，便有如次的概說，確實可算一卓見。

「勞動階級的心意，現今是正在向着從政治進入經濟，再從經濟進入社會倫理的。他們已經不愛好當作商品而被研究。從前的社會主義者，如我們所知，常常是立於經濟學基礎上，對於工資制度作反對的論難。依他們的言論，當作商品看的勞動，不唯對於價值給與相等的價值，且因為生產剩餘價值所以和其他的各種商品互異。今日的社會主義者，或革命的工會主義者，或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不獨是同意於他們先驅者的思想，而且因為勞動還和人類的精神形成不可分離的結合，以致不絕的斷論和其他商品相異。勞動階級是在道德的及智能的身長裏生長。所以國民都不絕的希望將他們當作自由的人格看而加以承認和待遇。這是站在經濟的基礎同道德的基礎之上的一要求。」【註】

【註】 M. Beer: A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Vol. II, 1920, P. 199.

伯爾是在這種觀念之上敘述英國社會主義的近代發達，這至少是最適切的語及直到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英國社會主義之歷史。但是基爾特社會主義以後的形勢，自然不能不說是與此相異。基

爾特社會主義雖如伯爾之言是「站在經濟的和道德的基礎之上的一要求」，但其所謂的經濟基礎，是包含在爲要建設道德基礎的資料裏，而不是從其道德的基礎新發生出來的。就此在基爾特社會主義之上，不能不勃起一轉向。這是必須較爲具體的實現出來。

從經濟學進入社會倫理學，再由社會倫理學進入經濟學，這是一般社會主義發達所經過的行程。這並不是廢棄一理論的基礎，另行創造與之不同的完全新鮮的其他理論的基礎，而是在前者的立場上克服實行上暴露的矛盾，發見更純化其立場後的立場。前者和後者並不是互相的對立，在兩者之間是有不能分離的連續。邏格斯 (Logos) 是從邏輯 (Logic) 中發展出來的。理想是要求妥當的。卽在這裏，可以看見希臘哲學者主張的 (Dialectic) 的意味。

現在從基爾特社會主義裏產生達格拉斯主義的思想，其史的發展之意味完全是屬於右述的辨證法。換言之，從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優美的理想中，是不得不產生達格拉斯主義散文的經濟學從烏托邦進入科學的轉向，成爲必要的了。

四 費邊主義和達格拉斯主義的比較

採取上述的觀點，再試來仔細的尋求費邊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和達格拉斯主義者的關係。

基爾特社會主義，在其採取的理想上，是最純粹的。不過，這純粹是所謂觀念上斷續的把持着的理想的純粹；而這觀念的理想，並不是在現實裏能夠試驗的，能夠實現的。實現這理想時，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像已在建造基爾特的成績上遭遇的那樣，是不能不逢着巨大的困難的。他們的實際提案，第一是要在現今社會制度之下，實行不立於工資制度之基礎上的基爾特組織。這提案的基礎，是一種階級的觀察。即將被資產階級嚴密區別開的無產階級自律之行動作實際改造手段的根基。這是廣義的分離主義。合併兩階級，在其性質上不加以任何的區別，立即採取民主主義的改造方法，是非分離主義；而其最強烈的反對者，是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派的論者是主張更加推進無產階級的自律行動，以達到對於資產階級的無產者獨裁。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不採取積極的方策，而採取消極的自律

行動，其所採取當作戰略之一的總同盟罷工，也是立於消極的觀點上。雖有積極的與消極的之區別，但是可以說所有的階級分離主義和非分離主義比較，在其採取的理想上是更爲純粹的。費邊主義者，不只是要求工資的增高，就是政治運動，也都採取一般的民主主義的方策，於是便形成理想過於妥協且加入許多更不純粹的東西。若任其如此的演進，那末費邊主義者的理想，是要更加下落到成爲常識的。Dialectic 命令在理想上形成一轉向。這裏便形成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公然的要求賃銀制度的廢止，在理想方面使分離主義成爲顯著的而且純粹的保有社會主義的理念。

但是這理想如前所述並不是能夠試驗的，能夠實現的，若只是當成觀念看保持起來，那末便成爲理想越是純粹的，態度越是抽象的一部的。理想成爲具體的全部的，便是因爲形成妥當的緣故，這唯一的是在將理想現實上實現出來。這便是在採取和馬克斯所謂條件的相制關係類似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在其過程上已經不絕的逢着一種困難。若想脫離這困難，那末在某程度上便要拋棄其分離主義，必須迎合階級觀的全體民衆觀。我們常常把牠叫做妥協，但是切適的說並不是妥協的，而不能不認爲理想離開其抽象的立場而漸次不絕的具體化。惟在當初卽已離開理想的立場甚

遠了，而至失卻社會理念的意義的時候，纔可以說是墮入妥協裏。姑毋論怎樣的，在其實現的過程上，階級的分離主義，是不絕的，近於一般民衆主義的傾向。

如此的經歷，已是在英國勞動黨的歷史中看見過的。現今勞動黨總是在根本上信奉社會主義的理念；在達到這理念之前，是要遇見許多的曲折，以致眼見勞動黨好似越加是實際的，即其理想也是越加妥協的，例如斯羅登氏所以常受班瓜斯特女士們攻擊的緣故，說起來便是因為勞動黨不是在觀念的信奉理念之抽象的立場上，而是在不絕的實現其理念的經過之段階上。因此，可以說勞動黨自身的問題，是他歷史上不絕的集中活動，能不純粹的保持其理想。所以和一般民衆共同演進的主張，並不是成爲理念，而純粹的拋棄社會主義的；他是只將這主張作觀念的立場，更向現實方面而進展。因此，在勞動黨的內部，採取一般民衆立場的論者之勢力，無論如何，都不會衰落的。

例如在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代表屬於工會與社會主義團體的五十萬勞動者的一二〇個代表者，始以新憲章黨（New Chartist）運動的目的，在倫敦集會；這在勞動黨的歷史上成爲一重大的事件；但在審議其決議案時，巴塔選出的下院議員約翰·班茲氏，曾敘述過如次

的意見。

「我對於勞動階級的靴，勞動階級的火車，勞動階級的住宅是厭惡的。我相信在勞動者方面及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我們不能被階級偏見的獄舍所限制；而不能不考慮離開一切階級團體的政黨和政策的時，已達到了。」

這意見，在當時的協議會裏，是不得成立，而其反對的決議卻通過；於是新組織起勞動代議委員會，麥克唐納氏被選爲其幹事。不過麥克唐納自身的意見，也未必就是嚴格的階級的，其主張的基礎，因爲是基於生物學的社會有機體說，所以在他的著述社會主義和社會 (Socialism and Society, P. 114) 裏會謂「社會主義的標語，不是階級意識而是共同社會的意識」 (The Watchword of Socialism is not class Consciousness, but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可以說若使這樣的加以觀察上，繼續的推究蘇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出現之路途，也是具有相同的性質。他是賴新經濟政策使商業主義而復活起來。再在我國（指日本下同）的社會主義和工會的運動上，也可以看見相同的經過。這些運動的方向轉換論，雖成爲近時喧爭的問題，但是所謂方

向的轉換，便是以純粹的社會主義的理念，在一般民衆間實施罷了。因此實際的意味，並不是方向的轉換，而是使抽象的理念在現實之中具象化。

總之在觀念成爲純粹的理想的時候，便是階級的分離主義，而在他現實的實現時候，就有幾分接近於一般民衆主義，這是在任何勞動運動反社會主義運動上，當然發生的重要傾向。僅僅這一般的民衆主義，是不會有使當初社會主義的理念滅亡的性質。社會主義的理念，本來把階級意識作前提，在意義上是社會革命的。如他捨卻其本來的意義，單變形爲民主主義，那他早就不是社會主義了。所以不破壞社會主義的理念，還包容着一般的民衆主義，則在意義上並不失卻社會革命的目的，但在形態上卻不可不類似民主主義的樣子。這是使新的經濟學成立的指導概念。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在從這觀念的立場活動進入實行的立場時，不能不首先產生如斯性質的經濟學。

我想在這種地位之上，容認達格拉斯主義的發達。這種主張，一見根本上和基爾特社會主義是不同的，所以把牠叫做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展開是不恰當的；達格拉斯主義的先驅，是可以求之於啓特孫氏們的銀行改造論〔註一〕，達格拉斯氏是攻擊建造基爾特的實行上的弱點〔註二〕，而且並未

見得其學說的骨子有所負於基爾特社會主義。但是論及奧勒淇氏們退出柯爾氏或益第氏的反對，而將達格拉斯主義作爲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展開，他的根本理由到底何在，我以為這就是給予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以實際的難關。除此之外並沒有許多理論的原因。現如勒啓特 (Reeditt) 便是將基爾特社會主義和達格拉斯主義的關係，略作如右的解釋。

【註一】當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倫敦召集信用力雜誌的第二週年紀念的晚餐時，當然

啓特孫 (Arthur Kitson) 氏也出席的。在席上布勒吞氏起立演說，謂社會信用運動所感謝於啓特孫氏的先驅事業的地方實在甚多，而且稱啓特孫爲「先驅者」(Credit Power, No. 25,

July 1923)

【註二】Douglas, The Control etc., P. 117.

達格拉斯主義，若全然的失卻社會革命的意義，那末牠在理想上已經和基爾特社會主義斷絕關係。無論如何達格拉斯氏並不特殊的主張革命，也不特別的高唱階級的對立。他的議論只是拔除那樣的倫理意義，而作社會信用力的純粹經濟學之研究。即使論及藉銀行以集中經濟力的時候，也

不聽他使用熱烈的語氣以作非難之聲。所以像柯爾氏等都非難達格拉斯主義不是階級鬥爭的，因而不是社會革命的。但是若試反省在其經濟理論上內在的道德理念，那末達格拉斯主義固是很肅靜的，而其結論沒有不說全然的是社會革命的。當徹底的遂行其物價制定的方法時，是失卻擄取者的擄取行動；再若完全的推行其生產者銀行的計劃，將社會信用力的統制能夠收歸全體民衆的手中，那末便是給商業主義的放恣活動以痛擊，結局就是對資本主義給與最後的宣告。所以就這意義的終極上看來，他便是社會革命的。達格拉斯主義者，普通是不贊成所謂的社會革命；因爲此舉得不償失，而且其結果是在巨大的危險之下，結局有使資本主義再現之虞。

達格拉斯主義，想在現今社會制度之下，實施生產者銀行，確足以表出英國人素來的特色——實際主義，而且還可以說這是和基爾特社會主義。想要在現今社會制度之下，實行建設基爾特的實例相類似。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以爲現社會根本的缺陷是工資制度，所以立即採取廢止工資制度的政策來改造現今社會；達格拉斯主義者將同樣的現象加以仔細的經濟學的翻譯，提出那信用理論和其對策，結果是要達到工資制度的廢止。若這樣的着想，那末在兩者之間不能說全然的沒有關係。

正確的說起來，達格拉斯主義給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道德理念以經濟學的內容，而且將其立場從抽象的移到具體的，從一部移到全體的。

當倫理學進向經濟學，理念進向政策時，在前面已經論及過，具有從階級分離的移向一般民衆的傾向。若隨處都保持階級分離的見地來組織經濟學，那就難以說明介在資本家社會自身與社會主義社會自身之間，在那介在經濟學上截然生出兩種區別的兩者之間的過渡時期的經濟生活。若在將這經濟學演延而成爲政策，那就在這兩種社會間，發生不能連續的間斷，所以這政策自然沒有不是社會革命的。然而現今若組織在這過渡期着眼的經濟學，則其性質究竟是怎樣的呢？所謂過渡期的經濟學，就是使道德理念成爲現實化，是改造手段的經濟學。在這立場上我們着眼是必須向那可以被改造的民衆和可以改造的民衆兩者，因而這經濟學沒有不成爲一般民衆的。然而達格拉斯主義進展的途徑，正是基於此點。費邊主義也是在將理念向現實裏去實現的地位上勃興起來的社會主義，所以其採取的根本立場，是和達格拉斯主義的立場相同，結局達格拉斯主義和費邊主義兩者間，是具備類似的地方，自然這所謂類似是不能忘卻一度否定費邊主義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再加以

一度否定的立場上之根本的立場，換言之是轉一漩渦而形成較前更高的階段的根本之立場。

費邊協會，雖受這樣的批評，但是姑勿論如何，對於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更廣義的說，對於民衆的啓蒙運動，是有巨大的貢獻，在這點上，其他任何團體的活動，都是不能企及的。貝耳在開始敘述費邊協會的歷史時，便有言如次，依他的觀察是很有興味的；他蓋將費邊和歐文馬克斯穆勒等的業績加以比較的論評。

「不過這就是任何發明家，發見家，或哲學者科學者的業績。無論何人要從沒有裏創造出來，是不可能的，都是要由於他的先驅者，和他同時代的人們以及他自身的經驗所供給的材料來加以創造的。」【註三】

【註三】 M. Beer, op. cit., Vol. II, P. 277.

現在我們不可不立於相同的觀點，來尋求費邊主義者和達格拉斯主義者的關係。

依據貝耳氏的意見，可以說費邊協會的領袖衛伯，已經顯出「從馬克斯主義向費邊主義，或社會革命的理論向社會實際之推移」(The transition from Marxism to Fabianism, or from social

revolutionary doctrine to social practices) 想來這是切適的表出費邊主義的地位。然而基爾特社會主義是再將這傾向轉到工團主義的社會革命的理論方面去。由於此種轉向，不得不現出那種再叫做「從馬克斯主義向費邊主義推移」的主張。這實在就是達格拉斯主義。所以費邊主義和達格拉斯主義是具備共通的「社會的實際」之立場的。

費邊主義，這樣立於實際的立場上，而且公然表明其團體的目的，並不置重在社會主義的政黨或特殊的社會主義的學派，故其過去或現在所採取的主張，都是互不一致的，所以好像沒來由可以叫費邊主義為社會主義的道德理念的。我們可以說他們主張者的意見中所表示互相一致的形式，在理念方面，是沒有的；在對於實際問題的批評或對策方面都是有的。不過據此就斷言費邊主義全然沒有統一的理念，而費邊主義者的功績只是實際提案而已，這種批評，也不免過於嚴酷。費邊主義者，反對勞動的全部生產物，被某個人或某階級所確有的一切計劃，不僅如此，他們承認財富在其起源上是社會的，因而其分配也不能不是社會的。在這思想的根柢裏，可以說已經具有一道德的理念。費邊協會關於其基礎的原理會有如次的宣稱：

「費邊協會是由於社會主義者所組織起來的。因此協會是要把土地和產業的資本從個人的和階級的所有加以解放，他要使土地和資本作為一般的福利歸於共同社會，以實現社會的改造。
(It therefore aims at the re-organisation of Society by the emancipation of land and industrial capital from individual and class ownership, and the vesting of them in the community for the general benefit) 惟有依賴這種方法纔能夠把國土自然的和獲得的利益公平的分配與全民衆。」

費邊主義被稱作國家社會主義的，是因為這宣言及隨伴這宣言的各種實際提案，但是這宣言的源由，不是馬克斯而是穆勒。大體上馬克斯和費邊主義，沒有多大的關係，費邊主義者卻駁擊過馬克斯，不過穆勒的地代論之影響，一般對於費邊主義者，是很顯著的。就中衛伯氏是受過穆勒巨大的影響。所以費邊主義也具有在穆勒地代論上所露現的一種道義感。

具備這理念的費邊主義者，進向實際問題裏去之時候，他們按照着原理是妥協的。換言之，是一般的具象的。貝耳便說過如下的話：

「費邊協會好像是組織了社會工學的學院。牠常常是結合一盎斯的理論和一噸的實際。」〔註四〕

「社會主義者和其他民衆同其藉着經驗而知道不能按照自身的辦法行事，費邊協會承認在民衆的共同社會裏面的妥協是社會進步的必要之條件。」〔註五〕

「他們的事業純粹的而且單純的，是創造社會的公民 (Social Citizenship)。」〔註六〕

「費邊協會並不是訴諸某種特殊的階級，而是訴諸目睹社會的害惡而想救濟的一切階級的男女們。」〔註七〕

這樣的立場是正確的顯出費邊主義位於社會主義的理念之實行的立場上，而且可以說這立場繼續的表明一切社會主義所作的行動和共通的特徵。

【註四】 *Berr*, *op. cit.*, P. 287.

【註五】 *op. cit.*, P. 287.

【註六】 *op. cit.*, P. 288

【註一】 op. cit., P. 285.

在這一般民衆的態度的社會主義之基礎上，自然是橫置着主張「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之哲學，在理論的方面是不能不如此說的。而且這是實際的事實。貝耳曾精細的論過衛伯們和邊泌的思想上之共通點。按照貝耳的意見，邊泌的實際活動，是擁護反對大地主的寡頭政治的民主主義，但是衛伯和蕭伯納常常是反對資本家的自由主義的寡頭政治。邊泌或穆勒們哲學的急進論者，雖反對盧騷主義，但是結局仍舊達到和盧騷相同的結論。同樣，費邊主義者雖反對馬克斯，但是由於地代論和集團的努力所形成的社會主義，即費邊主義，與由於勞動價值說和階級鬥爭所形成的社會主義，即馬克斯主義，是沒有表示出任何的相異。邊泌的標語不用說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而費邊主義的標語是「最大多數的最大能率」(The greatest efficiency of the greatest number)。這是和費邊主義者所謂的「社會的進步」或「社會的公民」相通氣脈，是一種思想以不同的文字來表現。

我們現在轉過眼來試考察達格拉斯主義對於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關係。達格拉斯主義的立場，

和費邊主義的相同；如前所述是把理念具象化的立場，即一般民衆的立場，因此認爲費邊主義的特色在前面引用過的貝耳之話，幾乎可以仍舊適用於達格拉斯主義，在理論的方面雖屬當然的，但恐給人們以奇特的感慨罷。

達格拉斯主義像費邊主義一樣，不是訴諸某種特殊的階級，而是訴諸一切階級的男女們。因此達格拉斯主義，在某時期裏，有人認爲不是社會主義，其支持者或研究者，許多都不是屬於社會主義者。尤其是像達格拉斯氏應一九二三年夏季加拿大議會的銀行部委員會的招聘，對議員們講述按照其信用理論的加拿大財界的批評；這不能不說是在向來社會主義的歷史上，所不曾見過的。〔註八〕

【註八】參照 Credit Power, No. 24, June 1923.

達格拉斯主義的信用計劃不是階級對立的，而是一般民衆的，且其提案屬於實際的；這都是可以注意的特徵。達格拉斯主義者非難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基爾特建設計劃之無用，但是其實際的計劃生產者銀行的設立，不能不說是類似基爾特建設形式的興味很深的現象。構成達格拉斯主義的

背景之哲學是「最大多數的最大能率」，這是足以了解想要避棄革命的手段。甚至會有名叫公眾福利 (Public Welfare) 的雜誌刊行【註九】，不過與信用力雜誌合併了。尤其是達格拉斯氏在其新著述生產統制和分配中，主張非勞動黨的「公眾黨」 (Public Party) 的組織之必要，恐是特別值得注目的吧。【註一〇】若還從高遠的立場着想，那末因為達格拉斯氏以為「信用主義」可以代替「資本主義」【註一一】，所以他所謂的「信用的社會化」是和「資本的社會化」匹敵的。若如此的設想，「信用的社會化」換言之便是「使土地和產業的資本歸於為一般福利的共同社會」的費邊主義者之國家社會主義或集產主義。所以可以說在達格拉斯主義的根基上潛伏着穆勒的地代論。只有當費邊主義進向達格拉斯主義時，是不能閑卻在經濟學的理解上那新的更進步的事實。

【註九】 Public Welfare, Vol. I. 的合訂本現已刊行了。

【註一〇】 Douglas, The Control and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p. 132.

【註一一】 op. cit., p. 52.

我還想考究費邊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達格拉斯主義三者的關係，對於「漸進改革運動」

的問題，和比較達格拉斯主義所謂的A加B定理與馬克斯及巴拉羅夫斯基的流通理論。藉此使得達格拉斯主義的歷史地位更加明瞭。不過因為這問題的關聯很是廣泛，還是只好待另外的機會再談罷。

以上雖屬大略的，不過是立於從「烏托邦進入科學」和「從科學進入實行」的根據上，來考察達格拉斯主義成立的歷史，以努力明瞭信用計劃的特徵。我並非只是酷愛新的思想。但是「從科學進入實行」的思想之活動，無論如何是不得已的。使上述的改造論展開，所以達格拉斯主義的成立是信爲當然的。自然達格拉斯主義是不能依舊的停滯着的。其實行的一般性具體性，最高度的達到其目的時，即是這主義墮入和一般民衆妥協而欲社會主義的理念之純化的時候。這裏就是那種趨勢的活動，即必須產生新的社會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或工團主義的傾向相匹敵。但是在達到形成之前，我們還不能不充分的研究達格拉斯主義的信用論。

因爲當開始整理書架而一切的書籍都雜然的陳列中來草這篇論文，所以參考資料的出處沒有一一註明；充分的參照關於英國社會主義的歷史之文獻，也是不可能的。不過在這論文裏所

論及的材料，大概都是出現在後章的。

(大正十二年十一月一日稿)

第二章 達格拉斯主義及其爭論

一 社會改造和流通作用

我們的經濟活動，恰如電流的輪道，形成一流通的行程。換言之，生產任何的貨物，就是消費這貨物的一過程。若我們把經濟活動的目的限定在什麼方面，是不可能的，那末同樣的斷言經濟活動的原動力，確實在什麼方面，也是不可能的了。這恰如測定電流的陰極和陽極，卻不能斷言電氣是從那一極流到那一極相似。假若我們的經濟活動的本質果如上述，那末將經濟活動當作本位看的社會改造論，無論側重於生產或消費，確實是當然的。例如若使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成爲對立的，則前者是較側重生產的活動，而後者是較側重消費的活動，假如使用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柯爾氏的術語，則所謂生產所謂消費，都是我們人類經營的各種各樣的機能 (Function)。並且若按照他所謂機能之民主主義之原理，則各種機能都必須給與相等並列關係的機會，所以像所謂基爾特社會主義

的主張，就非組織那形式上表現生產、消費等等的全部機能的自治體不可。設如從這點觀察起來，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與其說只是某某主義的折衷，毋寧說是對於人類的各種機能形成民主主義化的；設若只就經濟活動而論，那末對於生產和消費兩極端，是要務必的採取公平的態度。

可以說我在這裏想介紹的達格拉斯主義所表現的民主主義論或社會改造論，大體是具有如上述的性質。不過試還徹底加以考究，在經濟活動的連鎖上，只舉出生產和消費的兩極端便算充分的嗎？並且因而社會改造論就是這兩極的改造論便可以算滿足嗎？若還進而推究，那末社會主義是將資本主義的形態認為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對立，是站在勞資兩階級的立場上作鬥爭嗎？或者可以進一步設想，若果廢除了這階級的對抗，竟連一切的資本都沒收到共同社會裏去，就算可以充分的達到自身的目的嗎？我們在這裏是還不能否定那無可奈何的不滿意殘留着。這不滿，有的是只從概念上分析經濟的活動之連鎖誘起的，有的是從勞動運動的實際經驗誘起的。

我們首先去觀察前者。換言之，就是從於經濟活動的一連鎖的概念之分析方面加以觀察。試仔細的加以推究，則經濟活動不只限於生產和消費，是應包含連結這兩端的流通（或是叫做交換，或

是叫做循環)之要素。而且因爲含有這流通的要素，以致經濟的活動從單純的心理的活動進而成爲純粹的所謂經濟的活動，使之帶有特殊的色彩。若將這事件再仔細的加以分析，那末爲着經濟活動的研究真爲經濟活動的研究的起見，所以注力於流通作用，比於像生產和消費心理的事件，還爲主要，也許就會以真切的經濟的流通之眼光來觀察生產和消費。那時候，在資本主義不被視爲一心理的，而被認爲是經濟的時候，也許資本主義的中核還是橫在流通作用之上。在我們要想改造社會的時候，向着生產和消費如作主要的觀察是錯謬的；根本的社會改造，也許實際是加入於流通作用的特殊祕密之上的。按照柯爾氏機能的民主主義的原理，固然可以理解生產和消費各自是獨立的機能，不過流通作用，是不能說和生產與消費相同意味的一種機能，寧可說是機能以外的不思議之作用。在資本主義的破滅中，對於勞動者和參與生產作用的資本家加以注意，是謬誤的；實際上也許是在流通作用的本質中，包含着資本主義破滅的祕論。想來這些疑問當然必定曾在我們的腦中勃起的。

這疑問又有是從我們實際的經濟活動之經驗所給與的。特別的大戰後世界經濟之恐慌和勞

動運動的失敗，是給與這經驗的很好的機會。

現在世界的經濟恐慌是怎樣產生的？再者世界爲什麼不能脫離這難關呢？探索這類恐慌各國的現狀，在那裏生產機關並不像十分的破壞了。試看認爲極端實例的蘇俄現狀，各種工廠和機械固然遭遇巨大的損傷，可是這些設備不是說全然的不能使用。若觀察其他各國尤其是如此的，工場和機械仍舊很完善的保留着，那交戰地域的荒廢，若就世界全體的經濟立場來加以估計，是不算什麼的。再來看一看消費方面，物價的騰貴雖是世界一般的現象，但不是說我們心理的需要，在作減退。假使從心理的對比之上，加以觀察，那末貨物生產之減退，物價之騰貴和個人收入之減少三者，是互爲因果的，竟可以說需要心是較從來還相對的增高了。經濟活動的兩極生產和消費，雖立於上述的關係裏，不過世界遭遇空前的經濟恐慌之襲擊，任何人都不能提出徹底的恢復方策，在恢復期之預想完全不可能的狀態裏，仍舊是在遷延時日，姑毋論資本主義的經濟設備和國家的權力機關，依然是存留着；不過資本主義自身，是被不得不瀕於危險的運命所限定罷了。〔註一〕

【註一】 與這事件相關聯而且具備興味的事實，是對最近我國經濟界上所給與的一大激動（

SHOCK) 的各種銀行之破綻和與之相關聯而發生的經濟界之動搖。許多存款者不知道銀行的本質，或沒有具備存款的利子是從何方面轉來的知識，銀行雖有辦理存款的實情，但是由於這次的破綻，對於任何人不具有關於這類事件的知識，似乎是覺着不安了。而且同時在當日牢固的不可動搖的經濟界，實在是給與非常纖細的 (Delicate) 並且似乎是很纖弱的組織之知識。

其次必須推究的東西，是勞動運動。勞動運動的目標，若是在於破滅資本主義，那末使我們勞動運動的一切行動都和這目標發生關係，自然是應當的；不過設使資本主義並不是那樣容易的遭遇破滅的運命，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運動除與上述究極的目標相結合之外，他方面非具備着以資本主義制度作為前提的相對目標不可。這不用說是工資的增加，勞動條件的改善等等，就工資的增加，事實上常是現今勞動運動的中心點。

然而在這裏發見有奇異關係的成在。這就是工資和物價的關係。勞動者雖以為只要自身的工資增加，便能夠改善本身的生活境遇，但是工資增加對於工資的絕對價值，換言之，對於其貨幣價值

之增加，是沒有效益的。所以這舉不免增加自身的生活費，換言之，即非對於購入生活上所需的貨物之物價增加其相對價值不可。然而從來的勞動運動能夠達到這目的嗎？事實告知我們，是決然不可能的。工資越加增高，物價也越按某比率而同樣的騰貴。而且這騰貴率，在工資上比之在物價上還遠為巨大。

自然資本家，如只加增勞動者的工資而不增加生產品的價格，便失卻本身的立場；所以他不能不使物價騰貴起來，直到能夠保持和從前的利潤率相等的比率之程度，或至少和前利潤率近似之程度。若資本家要保持和從前的利潤率相等的比率，那末物價的騰貴率，是遠高出工資的騰貴率。但是這種比率的物價騰貴，結局在資本家方面是沒有利益的，所以資本家不外是使自身的利潤率減低。如此在統計上，資本家儲蓄的比率，可以說隨伴和現在相接近便次第的減少去，是不能否定的事實。如上述，勞動者工資增加的運動，所以不是什麼可以使自身生活境遇改善的途徑。

但是總之勞動者依然是採取工資增加，作為勞動運動的目標。若經濟界全體是非常繁榮的時代，恐怕資本家也容易答應其要求的罷。因此這時代的勞動運動，比率上是容易成功的。（這即令將

我國的經濟界和勞動運動的變遷作對照，也是容易了解的現象。然而一旦經濟界受着沉滯之風所侵襲，那末其結果是怎樣的呢？這實在是名實相符的一種沉滯之「風」，在客觀方面既無何等的根據，那便是形成使經濟界全體發生動搖的一種不安心的流行。資本家首先採取的對策是本身生產率的減縮。經濟界的不安和企業家的生產減退，也是不能除外的一因果關係，我們在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認識與之相伴的影響。這影響中重大的事件就是勞動者的失業問題。現今歐洲因為受着不能夠容易恢復的經濟恐慌所襲擊，以致不能不目睹空前的失業者之羣衆。勞動者的工資和資本家的物價兩者之騰貴率，若不是算術的正比例，那末反之實在就是將悲慘的運命加到勞動者的頭上，勞動者的失業率，是較企業家的生產減退率遠超過。勞動者此時對於資本家，強迫工資的增加等等，已是第二義的了。勞動運動的第一義不免是要求工資不降落，和勞動者不被解雇。

不過在這運動上也有限度。企業家對於自己的生產量支付很過重的勞動工資，是不可能的。在收支計算上，若該項事業不能夠獲利，那末首先不外是中止事業的進行，勞動者無論怎樣的主張自身的利益，但超出限度去侵害企業家所具備的自由，是不成功的，縱令成功，斯時企業全體便遭破滅，

以致勞動者自身的立場沒有不從根本顛覆的。實如柯爾之言：「現今真實的和究極的有害關連，不是在工資和物價兩者間的關連，而是不安和生產減退兩者間的關連。」【註二】因此在參與實際運動的勞動指導者間，現已普遍的瀰漫着失望的感情，已是無可奈何的了。

【註一】 Cole, Chaos and Order in Industry. 1920, P, 221.

【註三】 Causens, A New Policy for Labour. 1921. P. 2 這類事件在現今完全相同的，我國勞動運動界內，也可以經驗着的。

依據作過上述概念的分析 and 經驗的事實，使我們相信流通作用，在我們經濟制度之中，負有怎樣的重要責任，是很顯明的。而且改造我們社會制度或至少脫離現在經濟恐慌的途徑，恐是要考慮到對於流通作用不得不加以何等的手術罷。然而論及流通作用的本質之概念是什麼的呢？我們在這裏實並列着財政 (Finance) 信用 (Credit) 銀行 (Bank) 和貨幣 (Money) 等等，具備各種各樣的特殊文化之意味的要素。

對於信用，銀行等等試想加以根本的改造，沒有不在向來社會主義者們的腦裏追懷的，例如現

今布爾塞維克派也論及過的。其顯著的例便是像達格拉斯主義的主張者克生斯氏所引照的布爾塞維克派的領袖布哈林氏的著述世界革命的綱領 (Program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1920)。
〔註四〕布哈林氏在這著述的第八章銀行勞動者的共通財產和銀行的國有化中，討論布爾塞維克主義採取的銀行政策。

【註四】這著述是屬於在布爾塞維克派的宣傳文件中有衆多的讀者之一的。被翻成幾國文字，爲歐洲數百萬的勞動者所閱讀。極其巧妙的描述共產主義的輪廓。英譯本在一九二〇年由格拉斯哥的 Socialist Labour Press 刊行。

布哈林在這章中的記述，是解剖現在的銀行怎樣的以強力來統制整個產業的真相，而且共產主義者對於這點的政策是沒收銀行 (Confiscating the banks) 或國有化。換言之，當革命的時候，首先舉辦的事件，是掠奪銀行。布爾塞維克派不只限於銀行而及於國內事業之一切，例如要將土地，鑛山，運河，電氣，大學，牛乳，汽船，住宅等等都國有化起來。但是當革命過渡期要怎樣的運用這被沒收的銀行，還有使這銀行在新社會裏辦理怎樣的工作，關乎這類事務的詳細敘述，遺憾得很由於這論文

都是無從得知的。布哈林氏一度的論及主張銀行事業的集中化，造成國立銀行的性質，使之轉換成主要的計算機關和只在種種的企業或生產之間清算彼此支付的簿記式之機關。〔註五〕

但是如像後來的議論，或竟如布哈林氏自身的議論；全部的生產在實際上幾乎都是受銀行所統制的，那末當革命時銀行之占有，是沒有不使生產機關的全體活動一時成爲麻痺的。不僅如此，銀行雖沒收了，但使沒有根本的使貨幣，信用，財政等等的事務之作用發生變化，那末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想到由於這類的本質之作用的活動，也許會使國家在名義上已把銀行收回國有，而在經濟的實質上，一切還是如前，即仍由資本家來支配銀行，尤其在革命的過度期中採取一時的變則的銀行政策的時候，這類事件，是容易發生的。這便是給革命的效果以脅威。因此伴隨革命的銀行占有，不唯是達不到本來的目的，卻破壞財政信用，因而破壞生產組織。我們在這裏認爲必要的銀行政策，並不是必須賴國家的權力來占有銀行機關之政治的行政（Administration）等的問題，而不能不是對於信用，財政，貨幣等等的運用之經濟的政策（Policy）的問題。〔註六〕然而布哈林氏的議論絲毫沒有觸着這點。

【註五】 Bucharin: op. cit., PP. 40—41.

【註六】 Consens: A New Policy for Labour. P. 23.

Douglas: Credit-Power and Democracy. PP. 53—54. "The really vital question however, is not one of administration; it is one of Policy."

然則若把流通作用，真個當作流通作用觀察，而分析其經濟的構成，並對於政策上加以根本的變革，這便足以作改造社會的一種資助嗎？或且進而非將牠作社會改造的根本方策看便無他法嗎？自然這樣的社會思想家是不得不在英語國民之中尋求的。就中最具備迫力而為吾人必須注意的是斯托爾氏 (Sir Oswald Stoll)，啓特孫氏和這裏要介紹的達格拉斯少佐 (Major C. H. Douglas)。這類方策是各自異其內容，且具備其特色的；其中，啓特孫氏已在一八九四年著有貨幣問題的一種解決 (A Solution of the Money Problem)，其後又有詐僞的本位 (A Fraudulent Standard) 和交易的誤謬 (Trade Fallacies) 等著述，都是本其實際家的經驗，公表關於金貨本位制的廢止和銀行制度全部改良等大膽的意見，最近刊行了失業 (Unemployment, 1921) 的名著以辯成這

方面的理論。這都是關於一切流通機關之純粹的經濟上政策的議論。但是現要省略托爾氏和啓特孫氏的詳細敘述；後面要介紹的，是所謂達格拉斯主義的最初主張者達格拉斯少佐的經濟理論和根據這經濟理論的社會改造方法論。

二 達格拉斯主義在英國學界上的發達

所謂達格拉斯主義是怎樣的內容呢？在英國社會思想界裏最普通的是採取主要的主張者之名字稱叫達格拉斯主義 (Douglasism)，不過在其他類乎這思想的雜誌上，若看見社會的信用 (Social Credit) 或達格拉斯新時代計劃 (Douglas—New Age Scheme) 或信用提議 (Credit Proposals) 等等的用語，也都是含有達格拉斯主義的意味。

若初步的要約的來說達格拉斯主義的內容，那末他是使一切現在經濟的困難原因都歸結於「信用的集中」設僅如此其他學者也已屢次的說及過的，不過達格拉斯氏的特色是解剖信用的本質，並且以很明瞭的公式表現出來。這公式普通稱叫「A加B定理」(A+B Theorem)而且將信

用當成中心看的社會改造方法，是可分為兩層的。第一是社會化或地方化那已經獨占着的集中化的信用。因此他提唱生產者銀行的設立。第二是物價公定的細案。按照他的提案所制定的物價是必須較生產這物品所需要的費用還低下的。

這理論和改造方法論，看起來總認為很奇怪的。柯爾氏曾把全個達格拉斯主義加以要約如左：

(1) 從事生產之國民的能力是常常不絕的增加。

(2) 這增加的恩惠，在現今是被那直接經營的高貴物價而第二次復經營信用制度的活動之高度財政所吸收。

(3) 在國民的生產能力裏面有了這樣的增加，實在是商業的財產。而且現在的制度，是精巧的手段，使所增加的社會的生產，從全體的共同社會轉向具備特權的個人之某集羣方面而去。〔註一〕

【註一】 The Guildsman, March 1921. 僅限於這文句，雖是非常的難理解，但若讀完過全篇之後再來誦讀，那末其意味便很可理解了。

論述達格拉斯主義的內容之單行著作，是有下列的四種書籍。

(1) Douglas, Economic Democracy. 1920.

(2) Douglas, Credit-Power and Democracy, 1920.

(3) Douglas, The Control and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1922.

(4) Hilderic Consens, A New Policy for Labour, 1921.

再達格拉斯主義的批評，近數年來很頻繁的在雜誌新時代 (The New Age) 基爾特主義者 (The Guildsman) 及其改名的後身基爾特社會主義者 (Guild Socialist) 之上見着，而在獨立的著述中研究這主義的，是下面的幾種著述。

(5) G. D. H. Cole, Chaos and Order in Industry, 1920, PP. 212—232, Chap. XI, "The Finance of Industry".

(6) M. B. Reekitt and C. E. Beechhofer, The meaning of National Guilds, and Revised Ed., 1920, PP. 254—271, "Finance, Credit and Guild Policy" in Chap. VII, "Problems

and Policy of Today.”

(7) A. J. Penty, *Guilds, Trade and Agriculture*, 1921, pp. 103—112. Chap. XII, “Industrialism and Credit.”

達格拉斯氏首先公開這獨創的意見，是在經濟的民主主義的著述中。這著述是在一九二〇年公刊的。其中他對信用和銀行的本質之意見，雖充分的表現出來，但並沒有依數學的以記述他特有的經濟理論之定理。第五章是要約的敘述其經濟論，所以是很重要的。接着在同年他公刊信用力和民主主義一書。這雖是最初揭載在新時代雜誌上後來彙集成單行本，但這著述是充分的使達格拉斯氏的名在經濟學界成爲有力的。這書固然是很難解的，不過其獨創力是藉精確的數學，無所忌憚地，在其中表露出來。爲要最精確的理解達格拉斯主義的內容，我們是不能不幾次的翻讀這部著述。在這著作的末尾，載有將他的理論應用到煤鑛業的實際計劃提案。依他的意見，這提案是指出爲要從現在混沌的狀態到達經濟的民主主義之狀態而以最少量的損失去獲得大量的結果。但是這計劃僅僅以四頁的篇幅載着簡單的條陳。新時代的主筆奧雷治氏 (A. R. Ornge) 遂耗費其後

的數十頁，對於每個條陳都加以詳細的註釋。於此可知奧雷治氏也算是熱心的達格拉斯主義的支持者。如吾人所知的，新時代是基爾特社主義者奧雷治氏主持的週刊，直到一九二二年夏季，都是基爾特社會主義有力的一種宣傳機關，該主筆奧雷治氏和投稿家霍布孫們在基爾特主義者中，形成所謂「新時代」派。在這雜誌的卷頭，具有批評該星期時事問題的重要欄，即“Notes of the Week”，其中當然是可以看見採取達格拉斯主義的立場來作時事的批評。例如已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刊行的該欄裏，記載有如次的意見。〔註二〕

「勞動者在具備財政統制的地位之前，則其行政（Administration）的統制恐是部分的或不完全的罷。〔註三〕——就其政策目的而論，等於無效而已。」

「由於國庫所施行的財政統制，和由於任何董事的集團所施行的財政統制，可以說在本質上的差異，僅是限於目的的不同。財政的支配，是藉財政來施行支配。因此所當做的財政原理，在國庫和個人資本家階級都是共通的，由於其中之一，的統制和由於其他的統制概屬相等的。」

【註二】 達格拉斯氏在此以前曾為英國評論的一月和二月兩號作有權力的金字塔（The Py-

ramid of Power. The English Review Jan., Feb., 1919.) 之論文。這文喚起奧雷治氏的注意，由於奧氏的勸誘，纔向新時代投稿。

【註三】在勒啓特氏的引文中，雖有“Complete”一字但這是不通的。想來是“Incomplete”的錯誤，現在照樣譯出。這號刊物，現不在手邊，未能詳加對照。注意過的人請賜教。

這意見不用說，完全和主張「真正強有力的問題，不是行政的而是政策的」之達格拉斯氏的意見相同，在這裏已經可以看見達格拉斯氏在思想上給與奧雷治氏之影響。奧雷治氏在兩年前且爲基爾特社會主義文獻之一的有名著述經濟學初步 (A. R. Orage, An Alphabet of Economics, 1917) 裏，對於信用的概念下有定義，不過在那裏只定「人們對於他的能力和意志實施他所企圖實行的事件，所抱的信仰」的定義，而且公言「信用是可以作爲資本的將來看」(Credit may be regarded as the future of Capital)。【註四】然而一旦受了達格拉斯氏的影響，他便將「生產的能力」(The ability to produce) 來作信用的定義，而賴直接的關係來結合信用與生產。如勒啓特氏所指示，我們必須注意及這顯著的思想之變化。【註五】

【註四】 Orage, An Alphabet of Economics, PP. 27—28

【註五】 Reekitt, op. cit., P. 264.

達格拉斯氏和奧雷治氏之間，具有上述的密切關係，所以指明達格拉斯主義，或稱叫「達格拉斯新時代計劃」不能說必定是不妥當的。

奧雷治氏總可以算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之一員，其著述經濟學ABC的立場便是站在這主義之上的。再者霍布孫氏最初發表國民的基爾特之計劃，也是在新時代雜誌上，至於彙集這論文而公刊成爲一部書，也是奧雷治氏說起來新時代雜誌便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誕生地。據此是否可以把達格拉斯氏算爲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中之一員確已成爲問題。普通社會上，都將達格拉斯氏的兩部著述，算到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文獻裏。例如柴曼特氏的近代社會運動 (Savel Zimand, Modern Social Movements, 1921) 和路僕謝爾的在英國社會主義及社會化 (Dr. Charlotte Leubuscher, Sozialismus und Sozialisierung in England, 1921) 不過若論及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內容，則把達格拉斯主義的言論當成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一種看，幾乎是完全不可通的。這真是很奇異的。

但是在實際的內容上，達格拉斯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不見得具有必定不可分離的關係。這兩者間的問題，不是存留在羅素氏的思想和基爾特的思想間的那個間隙所可比擬的。說起來就連達格拉斯主義可否確定的叫做一種社會主義，也是成爲疑問的。現如倫敦的泰晤士報便載有「達格拉斯少佐並不是社會主義者。」若就內容的分析上看來，那末確有柯爾們所不滿意的地方，即達格拉斯氏以爲資本家和勞動者兩階級對立的問題。依然是殘留在宇宙間。如若察看煤礦方面的實際計劃提案，這當然可以當作現今可以實施的案件提了出來，不過他總是承認煤礦所有主的立場。即使觀察達格拉斯氏的其他任何部分的言論，也可以說完全未見到足以使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對立趨於究極的廢滅之理論或計劃。若從務必避棄革命的手段而進行，和現今立即進入不絕的創造理想社會之論點看來，換言之，若照奧雷治氏所謂「我們的願望是力行不怠的，而且就在這不絕的力行間前進着的」(Our desire is to carry on; and to carry forward while still carrying on.)【註六】這很廣泛的觀察點看來，那末兩者之間是全然一致的。不過僅限於在這種情形之內，過此以外，便是不一致的。想起來若站在這廣泛的立場上來觀察，那末在英國的各種社會思想，除卻有

限的事件以外可以說都是和達格拉斯主義一致的。因此，縱然使達格拉斯主義和基爾特的思想相符合，但是兩者間本質上是否溶融，很屬問題的。從來達格拉斯主義被算入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中，不能不說是由於新時代雜誌採取這樣的立場，隨着關於這方面主要的議論，都是揭載於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雜誌上，以及基爾特主義者中產出許多達格拉斯主義的支持者等類的形式上的理由。兩種思想的關係，實際上在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之間，是成爲問題的，時至今日這問題的解決，還未曾流露出來，而基爾特主義者中很有力的主張者，現已激烈的向達格拉斯主義加以反對，並且達格拉斯氏或庫贈斯氏現在他的著述中，攻擊基爾特社會主義者運動的誤謬或其理論的缺陷。

【註六】 Douglas, Credit-Power etc, P. 212. 望將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務必避免革命的手段之理由來比較一下。達格拉斯氏在這著述中述及革命具有一時的使生產機關麻痺的危險。

奧雷治氏和達格拉斯主義的密切關係已如上述。達格拉斯主義的支持者，除此之外還公刊一著述，便是庫贈斯氏的新勞動政策。這著述在理解達格拉斯主義的輪廓上，是較達格拉斯氏自身的著述還更加容易，不過理論方面是很通俗的。至於庫贈斯本身的目的，照他的序文所說，『這書是欲

作達格拉斯少佐的經濟的及社會的思想論題之入門，『這是吾人所認識的，所以不必定是敘述專門的理論。上述的達格拉斯氏的兩種著作，如後面所述，是特別難以理解，所以研究者最好先就庫矧斯氏的這著述來體會這派學說的大要。

在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中，說起我們大體上所聽着怎樣的贊否議論，第一就是有力的贊成者勒啓特氏，與反對者柯爾氏和盆提氏。就中盆提氏和達格拉斯氏，在思想上的傾向可以說是立在全然異向的對角線上的。『註七』霍布孫氏雖和柯氏與盆氏同是該計劃的反對者，因此，而和新時代的奧雷洽氏斷絕了提攜，但據最近的傳聞，他在一九二一年六月開幕的建設基爾特的委員會議之席上，曾公然勞動者必須創造經過他們自身組織的金融，在必要時更須創造他們本身的信用，可見到這時候，他已漸漸的接近了。『註八』

【註七】參照 Penty, Social Credit and the Guild Idea. The Guild Socialist, June, 1922.
盆提自身是會說過的。

【註八】這件事實記在 J. S. A. Dobinson, Dogglasism and the Guilds. The G. S., Aug.

Sept. 1932, 中。

不過反對者中無論柯爾氏或盆提氏，都是由於達格拉斯氏倡導的理論而受着巨大的影響，這確是事實。若依據原來柯爾氏的思想，生產和消費，雖認為主要的機能，可是按照將生產和消費叫做機能的意味，所謂財政所謂信用，是否可以算成機能，卻是很屬疑問的。然而姑毋論是怎樣的，柯爾氏後來的著述例如在基爾特社會主義再論中，便完密的考慮過財政的機能（Financial Function），而且把牠算進自治體五類事業中的第一種。〔註九〕又在他的著述產業上的混沌和秩序裏，特別的另設產業的財政一章，由於這直接的批評新時代的主張便可以知道明明的是受達格拉斯主義刺激的結果之表現。接着盆提氏在他的著述基爾特交易及農業的序文中，言及從來基爾特的理論和政策，概陷入只涉及生產問題而忘卻交換問題的謬誤，曾謂「這著述是將從交換的見地來敘述基爾特的理論及政策，且以補足這缺陷作目的。」而且其結論便是達格拉斯主義的駁擊。熱心反對達格拉斯主義的盆提氏，在這著述中雖好似完全為着對抗達格拉斯主義而作的樣子，但他畢竟承認基爾特思想上的這種缺陷，恐怕不能不說他完全是受達格拉斯主義的影響罷。〔註十〕

【註九】 Cole, 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1920, P. 128.

【註十】 我曾經介紹過這書的全部內容。益提氏在著述中固然論及公正的確定物價的問題，不過這是必須和達格拉斯主義的物價制定的方法相對照的。

我在這章的末尾，想要敘述這類社會思想家間彼此交換怎樣的議論，特別的是在一九二二年論壇上的達格拉斯主義之議論。

三 達格拉斯主義和輿論

總之達格拉斯主義是在最近三年間英國社會思想上的主要論題。這事實只要翻開新思想雜誌的人就會悉知的。再者翻開新刊行的社會思想書籍，隨處都不絕的和達格拉斯氏的名字相接觸。然而毋論怎樣，達格拉斯主義是沒有和其重要性被承認的同一程度，征服了全部思想界。即如達格拉斯氏的兩部著述，在一九二一年悉德尼大學雖像當作教科書那樣的使用，【註一】達格拉斯主義的文獻確實尚是很缺乏的。如前所述，在我個人的手邊，除達格拉斯氏自身的著述之外，只有庫增斯

氏的一種著作。（寫這章的時候是如此的情形。後來就不是這樣了，閱讀他章便知道的。）不僅在該主義的本土英國是如此的沒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就是在對於一般流行的新思想具有病態敏感的我國思想界裏關於這新思想也未會有過一次的有統系的介紹，這是怎樣不可思議的現象啊。

【註一】 Toward National Guilds. The New Age, May 5, 1921. 傳述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運動在新西蘭惹起巨大的注意，在該處還刊行種雜誌名叫“The New Zealand Guildsman”。

不過這裏有一種理由存在着。縱不計算我個人讀達格拉斯氏的著述時所感受的困難，就是英國的社會思想家也有同等的斷言，達格拉斯氏的思想，原來對於一般人們，是過於難解的。其所以難解的理由有兩層。其一達格拉斯氏的文章是很不通俗的。至少沒有柯爾氏的文章那樣明顯易解。

例如柯爾氏在批評達格拉斯氏最近著述生產的統制和分配時候，便說道：達格拉斯少佐確實不斷的學會較明瞭的行文。不過他恰巧保有一到緊要的地方就跨入黑暗的隧道中去的那種不好的癖性，「註二」這話已足以使人充分的理會了罷。我自身理解達格拉斯氏的著述，是不容易的，還有許多的疑問殘留着，閱讀柯爾氏的這番批評，知道這種困難並不限於我個人呢。

其次達格拉斯氏研究的材料，涉及財政、金融、信用、銀行等專門的範圍，沒有具備這種基本的智識是不容易理解他的主義的。我們第一就是被去求理解這方面的頻繁的術語所苦惱。不僅如此，竟使在專門學術界，因去解決例如通貨的膨脹使物價起了騰貴，或反之物價的騰貴卻使通貨發生膨脹的問題所苦，一見好像是論理方面的斷定已是成功了，實則有如容易於明顯的看者難得下斷語那樣，本來這類專門範圍內的事情，是具有很複雜的理論和事實的錯綜，就連專門的學者要來下一個確實的判斷，也是很困難的。況且這種議論，在沒有熟習專門範圍的觀察之人看來，是很難理解的，這是不用說的了。最初在新時代揭載這議論時，柯爾氏首先作敘述所謂產業的財政一文來批評這種議論，他先在介紹達格拉斯主義的要旨之前有言如次：『由於從來所公刊過的參考文獻，無從相信任何人可以精確的列舉這解決的是些什麼問題。至於我個人也並不裝做着成就那不可能的事之狀態。』（註三）自然當時還是參考文獻很缺乏的時候，所以柯爾氏作此言不是很不可思議的，現今想來他是可以充分的理解其要旨的罷。總之這是達格拉斯主義的內容，較其他的主義在理解上顯著的困難之一證據。

勸啓特氏也在其著述中言及此事。「在可以調查的範圍裏，除其自身具有的困難不計外，新時代的記者，關於這主義的研究方法，總是很專門的，並且是很不明瞭的；沒有經過財政的神祕術語洗禮的人，都終於從追求這主義的努力中敗退出來。」〔註四〕勸氏還繼續的說道：「培根曾謂：『人是恐懼死的。恰如小孩兒恐懼走向暗黑去樣的。』許多基爾特主義者由於同樣的理由，恐怕和信用問題接觸，他們雖不是常時宣稱自身的恐怖，但是私下總相信這問題是他們本身不會遭逢着的，好似叫葡萄做酸梅那樣的，並且由於他的實際工作，縱然把這問題加以追求，可是恰如使基爾特主義者放心的樣子，公然表露全部事情是一種「不固着的事業。」〔註五〕

【註一】是在 *The Guild Socialist*, October 1922, Review 欄中，批評達格拉斯氏的新著 *The Control and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中之一節。

【註二】*Cole, Chaos and Order etc.*, P. 226.

【註四】*Reckitt, The Meaning etc.*, P. 255.

【註五】*op. cit.*,

達格拉斯主義的難於理解，據上述的各種批評，是可以知道了。我本身也是沒有這方面的專門知識，所以可否無謬誤的傳述其要旨，很是缺乏自信的。不過以基爾特主義者幾個先輩所發表的言論作借鑑，縱使這介紹包含任何的誤解，但是移殖到向來全然見缺介紹的我國社會思想界裏，確信是有幾分貢獻的，故敢於執筆。介紹的順序是將從達格拉斯氏直到奧雷治氏庫姆斯氏三位的思想，各別的加以解說，在最後想紹介關於這主義纔交換起來的學界上有力者的爭論，尤其是一九二二年度這主義所引起的爭論之大要。

【補遺】寫到這裏，我收到加彭特爾氏的新著基爾特社會主義 (Niles Carpenter, Guild Socialism. An Historic I and

Critical Analysis, 1922) 一書。這著述好似依據直到一九二二年二月間的資料來寫成的，我向來在手邊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研究之文獻，是最新的而且分量上是最多的。加彭特爾氏是在哈巴特大學選擇基爾特社會主義作專攻的題目，鑽研六年之後纔去英國直接的從事研究調查，和這主義的領袖們或作直接的面談或作不絕的通函論辨，費過絕大的注意而完成這部著述。他的研究是繼續着從一九一三年起直達今日的，所以其用意可想而知了。自然試取來一讀，無論如何當爲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研究書看是極其完備的，我相信這本書可以堪當空前的榮譽。在這著述中自然是敘述和批評達格拉斯主義。而

且不像承繼子那樣，照述前人的話，卻詳論到基爾特社會主義中所認為最重要的一種主張。然則我在本論中所論及的，現在需要加以訂正了。不過在他方面看來，以上敘述過的範圍內，並不見得有任何修正的必要。只關於新西蘭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運動則補充以柯爾氏對於加彭特爾氏所說的事實。尤其使我欣悅的是按照加彭特爾氏的藏書目錄單主張關於達格拉斯主義的書籍，除庫姆斯氏的著述之外便也沒有了。我根據自身貧弱的藏書和讀過的書籍來寫這論文，所以常常恐懼在一九二一年以後所刊行關於這主義的書籍中或許我已有不曾讀過的罷。此後的記述自然參照引用加彭特爾氏的新著。順便還須說及的是加彭特爾氏叫達格拉斯主義時常稱為達格拉斯和奧雷治的信用計劃（The Douglas-Orange Credit Scheme）。

四 權力的金字塔

為什麼達格拉斯主義具有可以當作現代經濟的改造政策之一看的重要性？再若從這立場觀察起來，那末從來各種改造政策和運動中所潛伏的各種缺陷，雖都給達格拉斯氏在池的著述中隨處論及，不過我已經採取這要旨作為本論的準備基礎，而加以敘述，所以在這裏將牠省去，而想比較詳細的並且用可能的精細的言辭，來說明達格拉斯氏經濟理論上根本的構造，即所謂「A加B

定理」的意義。要之他的社會改造論的主題產生出來的根基，是(1) A 加 B 定理，這定理的結果便是(2)由於信用產生的獨佔。而且匡正這獨占的政策就是(3)生產者銀行的設立和(4)物價的統制。因此我為要使明瞭上述的四點起見，所以在這裏僅以達格拉斯主義的核心作為敘述的焦點。

達格拉斯氏首先分析現代一切的社會制度，將制度和人類的關係作如下的考察。「制度是為人所形成的，並不是人為制度所鑄造的。並且自身發展的人類利害畢竟是超出一切制度之上，姑母論屬於神學的政治的乃致經濟的。」(Systems were made for men, and not men for systems, and the interest of man which is self development, is above all systems, whether theological, political or economic.) [註1]

「若將這敘述當做構成的努力基礎看，那末一切的形式，無論政府，產業乃至社會，都非為了偶然的包含於其中的原理的展開而存在不可；這似乎是很明顯的，若國家的制度足以顯示出和這原理相矛盾——這就不能不前進了。若社會的習慣妨害原理的繼續擴大——便不能不使習慣發生改變。若不受拘束的產業主義壓服原理的生長，那末產業主義就必須受了拘束。換言之，我們必須從

個人出發來建設，而不是從國家出發不是從天降下來的」(That is to say, we must build up from the individual, not down from the State.)【註一】

支配他理想的社會之原理，恰如是從上述的根本原理出發自然演繹出來的。一切的條件都不是對於個人方面加以壓制的。「共同勞動是未來的社會之標語，所以我們的前提是要求下面的事件。這必須是由於理義的同意的共同勞動(The Co-operation of reasoned agent)。縱然無論外面遇着誘惑，不過這在某制度的利害上都不是軍隊式(Regimentation)的。【註三】然而正相反對的，個人要服從某種外部的組織之要求，那就從這時起發生奴隸性了。例如貧乏在牠本身方面是一種過渡的現象，而奴隸性便是使其頂點的統制政策集中起來的組織之決定的形成要素。然而脫離這奴隸性的人類獨立的根基，是可以位置在何處呢？最確切的獨立根基是經濟的。【註四】

因此達格拉斯氏解剖資本主義的核實，而求之於人類的勢力慾。集產主義不絕的攻擊資本主義，而忽視真正的敵人的意志，是想侵占成爲奴隸性的積極性附着物之勢力。統制資本便是給與勢力。勢力意志活動的結果，便是使資本向着少數的集團而集中，換言之，是向着雖由於多數股東所組

成，不過實在受一人手法所指揮的之下而集中。所以這過程全部明顯的是從非集中的勢力向着集中的勢力推移的一段階。資本和信用的集中，在我們的眼前，不絕的進展着。直接方面是由於貨幣托拉斯和銀行合同的形式，而間接方面是由於表現機械資本力的生產的產業之聯合。但是在全部背景上，都橫着勢力的意志。財政自其是通過政治，財政或產業而作同一的活動，並且常常是不斷的向着集中化的方位而進。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就是經過這種活動，而勢力意志就是在經濟的範圍中活動出來的。現今蔽滿世界的是向於集中的統制而作的運動。又在他方面因為個人觀察的結果達到這樣標準，更受了個人的經驗的栽培，以致對於這標準的不信任，念其不絕的深刻起來；我們現在就是目睹着這容易看得見的狼狽情形。不過我們所要求的是很明顯的，就是回歸到最初所舉出的制度和人類的關係之根本原理。即「非集中的經濟力是必要的。」(Decentralised economic power is necessary.) 【註H】

【註I】 E. D., P. 6.

【註II】 op. cit., P. 7.

【註三】 op. cit., P. 8.

【註四】 op. cit., P. 6.

【註五】 op. cit., P. 87.

上面所述的是達格拉斯主義的立腳之根本基礎，不過僅僅如此在達格拉斯氏所謂的「經濟的民主主義」(Economic democracy)和柯爾們所謂的「機能的民主主義」(Functional democracy)之間，看不出原理上有許多的差異。我們甯可說達格拉斯氏的主張之根本的要求，總是和機能的民主主義之根本要求完全符合的。但是所可認為合一的這一點，實際不是達格拉斯氏或柯爾氏的思想中所獨得的，而是從現代的要求之一切的根基中流露出來的；確切的來說，恐怕叫做「現代的脈搏」還為恰當罷。

所以達格拉斯主義的特色，是站在這現代的脈搏之根基上來討論財政和信用之金字塔的集中，而斷定這集中是現代困厄所由生的根本原因。達格拉斯氏將這集中化的形勢要約起來作如次的敘述。

「(1)現代的困厄，是把人的勢力集中於他人的之上，而造成木格式的社會構造之直接的結果，即採取金字塔形的構造之直接的結果。經濟學就是給這莫名其妙的近代之謎以物質的鍵。爲什麼呢？因爲達到食物衣服和居住上面的勢力，究極的是達到生活上面的勢力。

(2)社會的構造繼續存在時，人格單純的作反對牠的活動。人格和構造的結果沒有任何的關係。人格只是支配那種在條件上除個人變化構造之外，不能加以統制的個人反應。

(3)可以說是其結論的是以人格爲基礎的條件之一般匡正，是觀念的混亂。變化了的人格只有經過變化了的社會的構造，纔可以說是有效的。

(4)社會的金字塔的構造是對個性給與環境上的極大統制。某種變化的正確目標，是給個性去作環境上的極大統制。〔註六〕

這就是他的思想上根本點之要約，曾經發表在一九一九年初期英國評論揭載的權力的金字塔一論文中的見解。

【註六】 E. D., PP. 98—99. 僅此直譯的文章，是很難於理解的，所以下面寫點註釋來說明。全部

趣旨是和從本節開始所述的相同；因此若拿來對照起讀閱恐會明瞭罷。(1)論及現代社會困厄的原因何在，那就是形成了權力的金字塔。一人的人格之活動是把權力與意志加在他人的人格之上。這力的集中化次第成爲金字塔式的。依物質的以解決這不思議的莫明其妙的謎，就是經濟學。爲什麼呢？因爲人格的獨立，總不外是人人之經濟之獨立，加在生活，必需品的物質之上的那種權力，畢竟不外是加上生活全部之上的那種權力。（在這裏可以窺見真的民主主義是具備經濟的民主主義的趣旨。）(2)任何制度也都是自發的人類利害心之表現。制度是爲了人而形成的，並不是人爲了制度而鑄造的。兩者的關係不是機械的。然而社會的組織繼續存在的時候，常常是人格和組織的對立。在組織所給與的結果和人格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個人是對於社會構造所給與的條件發生反應，不過這條條件是構造自身的結果，所以不變化構造本身，個人是不能夠在這條件上加以統制的。(3)因此企圖在人格的基礎上作條件的一般的匡正，是不可能的。在條件的匡正之前必要的是社會組織的改變。(4)社會是金字塔的構造，所以人格和金字塔所造出的制度的關係，完全是背逆的，環境上的制度，對於個性具有極大的統制作用。改變

的正確目標。因此是將這種關係還成本來之形，而個性對於環境上的制度則見有極大的統制。

五 達格拉斯氏的所謂「A加B定理」

勒啓特氏曾經極言過：「集中其力以攻擊資本家去集中其力，是不絕的形成整個的時代錯誤。」
【註一】再有新時代的記者，將同樣的趣旨，會巧妙的作過如次的文句：「權力正在從所有主向財政而退卻。如果勞動者達到所有主的地位時，恐怕就要看見食櫥的空虛罷。」
【註二】這類言論達到慣聽從來勞動運動的理論之人們的耳裏，恐怕要發生不思議的印象罷。這樣的事件到底是怎樣的在社會裏產生出來呢？

【註一】 Reekitt, The Meaning etc., P. 262.

【註二】 “Power is retreating from ownership to finance, and when Labour arrives at ownership it will find the cupboard bare.” 參照 Reekitt, op. cit.

再對於那種以爲現在的產業問題，只賴着勞動的解決，便算充分到達的現代人們，達格拉斯主

義的贊成者，便有警告如下：「勞動創造一切的財富，是厲害無比的誤解。勞動即對於財富生產本身之小部分也沒有什麼寄與。因此，勞種問題就算被解決了，也不能說現代社會的困厄問題也被解決了。」

例如達格拉斯氏在他的著述信用力和民主主義的開端，首先就寫着如下的文句：「曾經紊亂過正確理由的那些最根本的謬想之一，是給勞動運動之感傷的宣傳家以如次的親切深刻的謬想。即勞動（依據本類主張者中更廣義的思考，在勞動裏包含筋肉和頭腦兩種）創造一切的財富。資本和資本主義是同一的東西。兩者都是極其罪惡的。」（註三）「這謬想及於勞動運動的戰術上之影響是悲劇的。」（註四）「簡單的事實是如下：生產有百分之九五受工具或經過的庇廕。而這工具或經過並不是當做勞動者看待，卻只算為共同社會的，而形成該共同社會的文化遺產。」（註五）

在這場合上的立論，在習熟陳舊的勞動運動的理論之人們看來同其是很奇怪的，乍見之下，竟有懷疑這立論莫是向資本主義降伏的辯護論。殊不知達格拉斯主義站在這類根本前提之上，卻直接的扼着資本主義的咽喉。把這類前提加以經濟學的說明，便是達格拉斯氏的所謂 A 加 B 定理。我

下面就想解說這定理的意味。

【註四】 C. P., P. 2.

【註五】 C. P., P. 3.

【註六】 E. D., P. 91.

達格拉斯氏的要約的敘述，是如下的簡單。

「工場或其他的生產組織，除當作貨物生產者看的經濟機能之外，還純粹的具有財政的一面。〔註——工場自然是生產的機關，不過這考察是忽視了這點，單研究其可以純粹目為財政的，即工場的「側面。」（第「段）

「工場」方面是可以認為一種結構，他的目的是藉着工資，俸給，和紅利的媒介，把購買力分配給個人。〔註——個人的購買力從何處得來的呢？無論資本家，俸給生活者以及其他的工作勞動者，究竟其獲得購買力之途，都不外是當作生產機關看的「工場」而已。換言之，個人的購買力，並不是除了工資俸給和紅利以外的任何東西。因此工場，依財政的方面看來，可以說是購買力的分配機關。〕（第

二段)

「而且在他方面是物價——財政的價值——的製造所。〔註——生產品向市場出售，在那裏物價就被確定。因此工場，若依財政的方面看來，又是物價的製造所。〕（第二段）

首先說到上面所述的，便是達格拉斯氏所創依財政的以解剖生產機關之方針。不過結論已經是包含在方針中了。以下各段還想引用原文的解說。依據達氏的意見，生產工場是可以從財政上的兩面加以觀察。一方面，工場是購買力的分配機關，他方面工場是物價的製造所。就此便現出簿記上借方和貸方的對立。爲什麼呢？因爲購買力是對物價的，而且購買力是購買在工場裏所生產的貨物之物價，物價就是將這購買力作預想的物價。在這時候，我們當然不是單將一個工場置諸眼中；我們是顧慮着全體社會的工場，而考究其財政的方面。現今若兩者對立，在貨幣額上雙方完全是同價的，其結果當然不會發生任何問題罷。但是社會的財政之構造，決不是這樣的簡單的。達格拉斯氏還接着說道：

「若從這立腳點看來，工場的支付是可以分作下面的兩羣。

A羣——所給與個人的一切支付。（工資，俸給，及紅利。）

B羣——所給與其他組織的一切支付。（原料品，銀行清算，及其他的費用。）（第四段）

分析的結果，A羣不用說是所謂消費者的個人直接獲得的購買力。但是若從工場的支付來觀察，A羣並不算是工場支付的全額。工場還製造給與其他同樣的工場之支付。這就是購入原料品或機械的情形。這個並不直接成爲消費者的購買力。此外又不得不行製造以供對於銀行借款的利子支付和其他的清算之用。這也是和所謂消費者的購買力沒有關係的。

一個人所擁購買力，其流通的比率，是依A而表現出來。但是一切的支付都不免要變身而爲物價，所以物價流通的比率，是不能較A加B還小的。（第五段）

論及代表個人所擁的購買力之比率是什麼，那自然是A。爲什麼呢？因爲直接的分配給消費者之手的購買力，除工資俸給（若是勞動者，被傭人）和紅利（若是資本家）的總額之外，是沒有的。這事件是前面所述過的。然而論及表示物價比率的是什麼，那至少不得不是A加B的。絕對沒有比較這還小的時候。爲什麼呢？因爲在工場裏使用過的支付總額，不外是由於至少仍舊作爲物價表現

出來的，或且物價比這支付總額還大的，（這都是就普通的情形而說。在恐慌時發生的折賣，是論外的情形。）而支付總額是A加B，所以就形成所謂「物價流通的比率是不能較A加B還小」的定理。這定理若是真實的，自然會發生A加B等於物價的情形，但是這時候，並不是說工場在財政上並沒有何種盈餘。A是把盈餘的紅利都算進的。因此，等於A加B的物價，並不是使生產品依原價出賣，縱令分紅給與股東以任何巨大的盈餘，他依然是適合這項定理的。這點是不可誤解的。

「某工場的生產物，凡可以由公眾購買的，都可以意想為物。說起來，在許多情形之下，其生產物不是供作個人的使用，而只是繼續供作製造業的使用的，這就是間接生產物。」（第六段）

A加B是為物價，若A是購買力，那末從根本上說起來，這物價的全部都不能不被消費者所購買罄盡的。為什麼呢？因為一切工場生產的貨物，都沒有不將公眾的購買作預想的。但是實際上，工場的生產品並不是全部都直接的供給消費者消費的。如前所述，一工場是要向其他的工場輸送牠的生產品。有如其他的工場也把牠的生產品一度再送到其他的工場那樣，從一種貨物的生產開始及到進入直接消費者的手中成為究極貨物，其間經過數個工場的情形，是很繁複的。所以工場的生產

品之全部價格不是和直接的消費者的購買力相對抗的。〔註六〕

【註六】這件事當作達格拉斯主義的理論，是含有重要的意味。然而和這有同性質的問題，已在我國經濟學界當作問題論爭過的。這就是在福田博士的著述社會政策和階級鬥爭中包含的資本增殖的理法和資本主義的崩壞一文（這篇文章首先揭載於改造雜誌上）和河上博士對於這論議而作的評福田博士的資本增殖的理法一文。（社會問題研究第三十一冊至第三十四冊揭載的）這對論是在最近經濟學界引起的重要論議之一。希望讀者將這兩篇論文和達格拉斯主義參照閱讀。

還有關於工場的生產品，到着消費者手中的直接生產品和此外的間接生產品之比率，是怎樣的呢？達格拉斯氏在這要約的定理記述中，只說是「在多數的情形之下」〔In many cases〕。這數字上是有多加注意的必要。

「但是A不足以講買A加B，所以至少僅與B相等的比率之生產品，必須由於前面所述，以在A之下集聚起來的東西所不包含的購買力之形式來分配的。」（第七段）

物價是A加B，直接的購買力是A，那末A是不能購買A加B的，所以從A加B中減去A的殘額B，至少不得不被和所謂消費者的直接購買力異其性質的購買力所支持着。又同時依據前面的敘述，若不作財政的觀察而只當成生產品看，那末在A加B中很多的數額以間接的生產品之資格移轉到其他的工場。因此B額至少和這間接生產品之額發生關係，是很明顯的。然則支持上述的B之購買力是什麼呢？

關於A加B定理的構造，上面已告結束。達格拉斯氏立刻對此附以簡單的結論如左：

「這附加購買力，現出以公債信用（銀行暫時多貸）或輸出信用來供給的事，在下面的段階上是必要的。」〔註七〕

可以當作結論看的是：支持這B的東西，是完全所謂銀行發放的公債信用和輸出信用。詳言之：這過剩生產品的某部分是形成輸出品，而向這經濟單位以外的世界發放，其殘遺的大部是被銀行發行的信用所支持。若將上述的作等式的寫法，恐如下面式樣罷。

工場的全部支付 = A + B

貸方 = 物價 = $A + B$

借方 = 購買力 = A

貸方和借方為要能夠抵償

$$A + B = A + X$$

所以， $B = X =$ 公債信用 + 輸出信用

物價 = 直接購買力 + 公債信用 + 輸出信用

在右面最後的式中後項的三要素裏，究竟那個要素的數量是最大的呢？依據這最大的數，整個的財政式便被決定。因而物價和工場的生產，全部都是被這最大數量的要素所決定。按照達格拉斯氏的意見，這三種要素固然無論那個也漸次的增加，不過其增加率在公債信用方面是最大的。這增加的比率，畢竟是不能和其他的比較的。因此結局銀行便決定全部生產形式和物價。達格拉斯氏是這樣的議論。A 加 B 定理就是導入這結論的東西。

【註七】 這定理的文章是在信用力和民主主義的 PP. 21—22。

我想改換一段來詳說上述的A加B定理的結果。達格拉斯氏首先有如下的言論。

「在這時候，必須記憶着，B是資本的槓桿之財政的代表，而且比較A是恆定的繼續增加的，所以爲着A以及把用A購買的貨物限制在恆定的價值上，A加B每每必須擴大所經過的各個增進。然而同時所增加的生產，當作事物的性質看，不能不有在B羣之下可以支付的那樣的性質。因此，這所增加的生產並不是究極的生產物（人類爲着自己個人的使用所要求的某物）而是工場建築，機械等類東西，爲要這樣的生產須有銀行暫時多貸，其他就是爲輸出而生產。」【註八】

【註八】 C. P., Pp. 25—26.

現要將上述的意義加以說明。一切社會的財產都是由於兩要素所組成的。這就是(1)財富(Wealth)和(2)資本(Capital)。若從實物的物理的見地來考察，那末財產不只限於以究極的商品和勤勞成立的，此外便是增進生產上的能力。財政是物理的事實形態之反映，並且還非是如此不可的。因此將上述的社會財產的物理事實作爲財政的表現出來加以觀察，那末在財政的財產上得知有兩種區分。這就是(1)現金(Cash)和(2)信用(Credit)。貨幣的鑄造，無論何人自由的被允許是沒有的。所

以一社會的現金量，是有限度的。反之財政的信用，在發行者得着社會的信賴之限度中，縱令怎樣多額的發行，都是可以的。即在社會上財政方面現金和信用兩種東西是不絕的流通的，這裏須得注意，由於銀行發行的暫時多貸金，完全可以說是新的貨幣，說起來銀行家是會製造新貨幣的。生產者把自身的財政信用做資本，向銀行借入任何巨大數量的款子來計劃新企業，或擴大從來的企業，以形成無際限的繼續生產。生產者並無顧忌社會的直接購買力之必要。銀行家將生產者的財政信用作基礎而承受其借貸；不過他發行的東西，只是信用而不必是現金。生產者若沒有銀行家的背景，便不能繼續自身的生產；又銀行家不鑑定這生產事業在將來是有利的，就不承受其借貸；所以結局關於該社會一切的生產事業，決定任何的生產是有希望的，完全是銀行家；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不能夠參與的。其結果該社會的通貨無限的膨脹。再者該社會的究極的生產量，不一定會增加起來的，而資本生產 (Capital production) 之量卻是如何巨大的且急激的增加。所謂資本生產，就牠的本身看來，可以說是對於消費者的使用無補的工具工場等等。然而物價是 A 加 B，其中當然包含資本生產方面需要的支付，所以和資本生產量的急激增加成比率，物價也急激的增加起來。這是最重大的地

方。「對於信用發行和物價決定不加以什麼規定的制度，是將購買力向着資本生產（工具，工場，間接的生產品）和究極的生產品（生活必需品，勤勞享樂品）兩方面分開的，但實際上這購買力的全體，是只向究極的生產品之價格中現露出來的。」

若還明白的說來，便是如下的。銀行家不管該生產對於消費者直接的是否中用，而總是相信那一種生產企業能夠獲得較大收益的，乃為其生產之故，而接收其借款並發行信用。消費者的購買力是有限度的；縱令生產者把超過其定額的商品來供給消費者，而消費者總不購買；所以生產者不得不受着損失。為要防備這種損失，生產者一定的保持究極生產品的分量，而從事那無限的生產，在未达到這究極生產以前，儘可以生產仲介的資本生產。例如衣服，直到製成木綿織物之前的途中，有船舶，火車，製絲工場，在這工場裏使用的製絲機械之製造工場，這機械的原料品鋼鐵的製練工場，在這工場中使用的製鐵機械之製造工場等等，試加以計量，那末完全是使無限的資本生產介在其中。然而這類工場的全部費用，總不外是作成當時費用而支付的，並且這支付的數量是成為物價表現出來的。限於生產這究極生產品所恰恰需要的，即這類資本生產費用的幾百萬分之一，不是決定那

表現加算到這究極生產的物價。總之把現今不絕的支持該生產事業所經過的全部信用，也以究極生產物的物價來支持。生產事業越加旺盛物價越加騰貴的理由，就是基於這點。

達格拉斯氏將這過程要約起來，作如左的敘述：

〔1〕 機械時代的顯著特徵，是經過共同勞動和真正資本的使用，纔能夠獲得生產的增加。

〔2〕 使許多人們能夠成爲共同勞動的鏈繫，是以資本爲基礎的信用。——換言之賴工具的幫助，製造者自身相信由於製造不感着必要的某物品，較之賴自身直接的當着關於自己所要

求的貨物和勤勞的欲望之生產，是更容易的而且精確的獲得的。現在信用的真確基礎雖比從來廣大，不過心裏的基礎，因爲資本的誤用，是不絕的被損害。

〔3〕 我們把形成這鏈繫的材料，叫做貨幣。姑毋論貨幣採取怎樣的形式，他是使〔2〕項裏所包含的命題趨於實現之有效的信仰，即使其價值單由「信用」中派生出來。

〔4〕 爲着生產的目的，這貨幣的運用和發行，在第一次是銀行的活動。銀行不想直接的維持這共同勞動關係，而只想把這樣的運行和發行的信用單位，從速恢復到財政制度。這並不是銀

行的誤謬，而是公衆和制度的誤謬。

(5) 從上述(4)項，就推出後面的結論。若貨幣是誘因，那末生產政策——即關於可以生產怎樣的物品，和生產怎樣的質和量兩者之決斷——的支配，不歸之於生產的企業之經營(Administration)而關於其發動指使是歸諸管理銀行和生產財務的其他人們，再有關於其繼續是歸諸決定物價的人。——這類人們的動機在該事物的性質上是反公衆的。爲什麼呢？因爲該動機，是用最大的速度，向着包含一切具備購買力而推有獨立性的公衆之各個人，而作掠奪爲目的。

(6) 公衆就如個人一樣，只好由於獲取信用發行和物價決定的統制，方纔能夠獲得經濟的及產業的制度之政策的統制。信用發行的機關是銀行。而且物價決定的手段是信用收回。【註九】

【註九】 C. P., pp. 88—90.

因此，他在其著述的開首中討論近似眞確的民主主義之政策時，纔作如次的主張。

【因此我們就知道了。關於政策的究極的東西，是財政而不是行政 (Administration) 而且是

和由於銀行的信用統制發生關係的。我們如要民主化生產的政策，便不能不民主化信用的統制。

【註十】

【註十】 O.P., p. 8.

六 奧雷治氏的信用理論

其次我想介紹關於奧雷治氏所試作的信用理論。奧雷治氏所抱的意見，是可以依據當作達格拉斯氏的著述之附錄而揭載的實行例案之註釋中窺測出來的，本來就是達格拉斯氏學說的註釋，所以在要旨上，兩者自然沒有差異的。

信用是可以區別成兩類：(1)這就是真信用 (Real Credit) 和 (2) 財政的信用 (Financial Credit)。

真信用在種種的形式上，是關係於交付貨物的蓋然性 (Real Cred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the delivery of Goods in their various forms.) 而財政的信用在種種的形式上

是關係於交付貨幣的蓋然性 (Financial Cred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the delivery of Money in its various forms.) 若我們如謂真信用是關係於貨物的供給，而財政的信用是關係於貨幣的供給，所以貨幣對於貨物不一定具有必然的之妥當關係，那末兩者的區別恐怕可以更得幾分明瞭罷。

真信用不是依據貨物的實際供給來計算的，而是根據其可能的供給來計算的。真信用的標準，實在就是隨着所需要的時間和場合而生產和交付貨物的那種能力之正確的標準。因此這裏有一個企業家若把機械、工場、雇傭者等等歸為己有，那末縱令現今這些不作生產事業，而這些要素也都具有真信用。進而言之，究竟全國民都具有真信用。國民的真信用是隨着由於可能的消費者所要求的時間和場合，而生產和交付貨物的那種國民能力之正確的標準。

依據這定義，就可以討論下面的事件了。真信用是依付在兩種要素上的。這就是可以生產的能力和可以滿足的要求。這兩者相互間如無第三者便是無用的。爲什麼呢？因爲沒有什麼人需要的貨物之生產者和不生產者之可能的消費者同其沒有何等價值。換言之，在真信用生產中消費者和生

產者完全同其必要。真信用是這兩者的合同或共通的創造。

因此消費者在真信用的生產上不但不是不可缺的，即在爲着全體的共同社會而事的生產上，也是不可缺的。若切適的說來，真信用的生產中所必要的可說是以生產者和消費者爲共通要素之共同社會。依經濟的觀察，國民是和真信用的生產相攜的民衆之聯合。依這意味看來，可以說自視爲共同社會的真信用之監視人的那國家「註——在這點上也可以窺見奧雷治氏所懷抱的國家和共同社會的區別論。雖和現今的議論沒有關係，但是可以促進注意的。」是同等的代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害。爲什麼呢？因爲生產者和消費者在他們之間造成整個的共同社會，我們可以說當作其結論看的真信用，在其起源上是社會的或共同社會的；所以真信用不屬於生產者和消費者之任何方面，而是屬於他們的共同要素的共同社會。生產者和消費者就是這共同社會的一部分。

其次是財政的信用。我們下真信用的定義的時候，認牠是隨着所要求的時間和場合而生產和交付貨物的能力之正確的標準。財政的信用，在另一方面是隨着所要求的時間和場合而交付貨幣的能力之正的確標準。真信用是以貨物爲基礎，而財政的信用是以貨幣爲基礎。並且如前所述，貨幣

對於貨物，沒有具備必然的妥當的關係，所以牠是可以另作如下的解說的。「真信用是真接的以貨物爲基礎；而財政的信用只是經過貨幣的仲介而以貨物爲基礎。」(Real Credit is based upon Goods directly, whereas Financial Credit is based upon Goods only through the medium of Money.)

然則財政的信用，是形成什麼機能呢？牠是使真信用活動並且指揮真信用的。[It (The function of Financial Credit) is to set in motion and to direct Real Credit.] 回轉車子的東西實在是貨幣。例如現今有一製靴工場。那裏具備着專供製造的工場或機械，生產者方面什麼要素都沒有錯落。同時社會上有許多人要求那裏所製造的靴；消費者方面也沒有什麼要素錯落。然則只這兩要素，所謂製靴的生產過程就能夠發生嗎？不用說必定是不會進行起來的。在這設備活動之前 (Before) 某條件是非充足不可。

所謂某條件是什麼呢？企業者首先是必須獲得在生產上必要的原料品。同樣不能不具備付給工資、俸給以及其他的費用之貨幣。換言之就是非獲得那種對於既存的這等原料品及其他之統制

不可。

但是現今只就生產者的立場來研究，假定生產者在一切的市場上購入這些東西，而沒有具備爲着支付雇傭勞動者等類的工資，俸給等等之貨幣。他只是具有生產上必要的手段。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開始生產。換言之，要獲得運轉這生產設備上所必需的貨物統制之手段，是不能不借入購買力或財政的信用。發行這財政的信用或貸付普通手段的是銀行。「因爲銀行除富的監視人外，還是財政的信用之經理者。」(Since a Bank is, in addition to being a custodian of riches, a dealer in Financial Credit.)

我們其次觀察銀行的機能。

我們的「資本家」雖以自己的真信用趨於運轉的目的，向銀行請求財政的信用借款，但是銀行和貨物本身沒有任何的關係。貨幣的基礎是牠代表貨物的那種信仰。換言之，財政的信用，在究極的方面，固然是立於和真信用相關聯之上，不過在直接的方面，財政的信用是僅立於貨幣之上的。並且關於生產者到底限於什麼數量內生產靴子，或者是爲着奢侈的少數者和正人痛感必要的多

數者之中那一種人而事生產，銀行對之並不加以何等顧慮。只他所問的只是借主將來能否歸還借款。再推究這意味而說，就是只計慮及該生產是否具有將來有望的消費者。

現今假定該生產預想在將來有可望的消費者，銀行便會喜悅起來，立即承受這資本家的請求。不過假定縱然要求這生產物的消費者之熱望是怎樣的強烈，而實際的購買立刻都是不中用的性質。銀行是不能承受這生產者的請求的。因為銀行貸款的標準，不在乎潛藏在能否生產靴的能力中之真信用，而是從消費者恢復生產者的能力來補償自身所貸給生產者的貨幣的。銀行關懷的東西只是貨幣。銀行和貨物的關係，不過是限於該貨物和貨幣的關係。

我們已經知道真信用的生產者，即隨着所要求的時間和場合交付貨物的能力之生產者，是什麼人。真信用的生產者實在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合同，一說及這點，那就是當成全體看的共同社會。但是我們又知道在他們獲得達到手段上的統制之前，是不能開始將真信用現實化。而且達到手段上的統制，在近代國家，是被財政的信用所造成的。然則統制財政的信用是什麼呢？概括的說起來，統制財政信用的東西是財力（Financial Power）其活動的機關是銀行。銀行是發行主持真信用的

財政信用。而且這方法使真信用將本身在真貨物中現實化成爲可能。

若僅此就算全部的敘說，那末我們的經濟困難還不會如此的厲害。生產者從銀行借入財政的信用而無限的繼續推行其生產。設由於其財政的信用之增殖使物價騰貴起來，那末消費者購買這物品的能力就按照這比例減少，畢竟這生產是定歸消滅的。「註——這是受需要供給的法則之支配。然而達格拉斯主義是說需要供給的法則不能算一般的法則。達格拉斯氏以爲現代爲着勞動者的最低生活之貨銀的或爲着勞動權的要求，是足以了解需要供給的財政法則已經對於經濟問題不能適用的意味。」（參照 E. D. p. 81.）

不過全部的敘述，不是在這裏就告終了。我們是必須向下面的事件加以注意。財政的信用雖是銀行所發行的，但這不是把貨物生產者當成貨物生產者看而發行的，卻是對於這貨物生產者同時又是貨幣的生產者纔發行的。例如製靴的人必須使銀行了解他以少量的靴從公衆集斂得多量的貨幣。這並不是一種假定，在事實上一切的托拉斯或獨占都是把這點作目標的。這是在交付貨物上，爲要以最少的費用，即結局貨物的最少量，去獲得大量的貨幣之目的而抬高物價的。財政信用之

發生起來，實在是對於共同社會的幸福，沒有什麼關係的。銀行的顧忌只是能否收回其貸款。財政的信用是被這限度所限制，在這限度上，姑毋論那裏有形成生產手段的許多真信用，並且同時消費上有許多的需要，不過財政的信用，總不去爲着結合這兩者來發行的。

消費者錢袋中的貨幣已用完罄，於是銀行就沒有收回貸款的希望。假設如此，銀行是不來借貸的。生產告停息，消費也告停息。

在真信用和財政信用間的這不調合，實在是橫貫在我們經濟困難的根低上。爲要尋求救濟這困難的資金，無論如何必先正確的理解這事實。我們既已知道真信用是生產和消費的生產物，其終局的源泉是當成全體看的共同社會。又在他方面知道統制這真信用完全是財政的信用，這財政的信用，是被極其少數的人們所獨占。一切的害惡都潛伏於將真信用從財政的信用分離開，把這財政的信用之統制委諸私人。因此論及我們的改造計劃是以什麼作標準，那就不能不把財政信用的充分使用恢復到共同社會之手，作爲要充分的利用其共同社會的真信用的必要手段看。〔註一〕

【註一】這一節是放在 C. P., pp. 158—166 裏奧雷治氏所寫的文章，按照原來的順序，爲要使

普通人容易了解的自由譯文。

七 克生斯氏的新勞動政策論

最後想介紹克生斯氏的主張。克生斯氏的主張如前所述的是現露在他的新著新勞動政策裏 (Hilderic Consens, A New Policy for Labour, 1921) 但是我不知道克生斯氏和達格拉斯氏的關係。在我缺乏記憶和檢索的範圍內，克氏像沒有其他關於基爾特社會主義或達格拉斯主義的論著。再者這新著述的內容，如像他自身在序文中論斷過的那樣，只是敘述達格拉斯主義的輪廓，當成爲要讀難解的達格拉斯氏之著書的準備，是便利的，因此並沒有使這學說有何等的發展。再者不管這著述的標題，關於勞動政策的敘述比例是較少的，主要仍是討論一般的經濟生活上財政之重要。我現想把其理論的部分，大略隨着克氏著述的順序，加以介紹。

- (1) 經濟生活具備西方面。這便是生產和生產物的分配。
- (2) 生產也具備兩方面。那就是產業和財政(業務)。

財政以幾何的級數增進，不絕的增加其重要性。財政因為牠的活動很神祕的而理解又很困難，在勞動者方面是不可忽視的。

(3) 財政統制產業的方向。財政是產業不可缺的條件。

所以財政的統制就是產業的統制之意味。而且因此勞動者方面的攻擊目的不是產業，而不能不是財政。

(4) 財政不獨給消費者全體以影響，就是對於產業上的大羣勞動者，技術家和產業組織者也給與影響。

因為這種緣故，把財政的統制作目的之政策，恐怕是要從這兩階級得着比較以直接產業的統制為目的之階級的更多的支持與更少的反對罷。勞動者全集團，關於所開放給他們的雇傭量，是依據於財政。財政又還給雇傭的種類以影響。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的統計學者中載有「銀行的貸出是不限於於那包含對於國民的福利重要的產業」。即銀行家是為自己設想有利可圖便行的貸出的。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經濟學者（倫敦）敘述英國銀行業向倫敦集中的結果。據依

其論斷要想免除下面狼狽情形的途徑全然像似沒有的樣子。(A)若銀行家不去統制產業的方向，那末就不能適當的使用自身非運用不可的有力機制。(B)若他們使用這有力的機制，那末他們便不是負擔該事業的適當人物。

(5) 財政的統制，幾乎在經濟生活的任何階段上，都是可以企圖的。然而產業的統制，是只限於繁榮期纔可以有企圖的。

這事實是很重要的。如像現今的經濟恐慌時期，局部的產業統制的勞動運動，除只是被動的以外，沒有其他方法，而且這是不會收獲巨大的效果。因而許多的勞動運動指導者，對於前途總不外失望。在繁榮時代因為勞動者的要求是能動的，所以貸銀至少在名義上是增漲的。不過是只限於這時代的。反之財政制度是不管市場怎樣的平滑的在那裏活動，形成其統制。

(6) 具備如此重要意味的財政，現今幾乎是被少數人所保持的獨占的東西。
托拉斯，卡特爾本源上便是財政的。

(7) 這類人們統制我國政府的及其他政府的內政。

經濟力是政治力的先驅。(這句話是基爾特主義者的常套話，我們現今自然是會在克生斯氏的言論裏尋着的。)某財政家即令選擇無論什麼時間，和一位開員相接近，是公開的祕密。

(8) 內政的支配，同時便取得外交政策的支配。

(9) 財政的利益漸漸的向海外擴張。(a)向其他的產業國。(b)向未發達的國度。

(10) 擴張(a)是在財政的利益間使國際的協約產生。其絕頂引起國際的托拉斯，或引起少數競爭的托拉斯。

因此政府的政策，現今屢屢是受超出國家境界而擴充的勢力所決定。現今的世界是被集約在美、法、英及德的銀行家，即莫爾幹，薩巴羅夫，和斯契勒之名字下，所宰割的。兩種集團若結合起來，我們就見着國際的托拉斯，再若他們不結合，我們就要看見鬥爭。無論如何，總不是好現象。

(11) 擴張(b)是引起國際財政的競爭。因此政府是必須對於各種市民的企業加以保護。

(12) 政府間的共同勞動若增進，那末就招致財政的國際組織之增進。

(13) 這發達的一種結果，就是國際的貨幣托拉斯。

(14) 這種交替 (Alternative) 是把英國和美國作爲主腦的世界戰爭。

日本迫脅世界和平的原故，是和沒有人口過剩問題的英國或美國之所作所爲具有相同的理由。爲什麼呢？因爲日本同樣是遇着增加輸出的必要和市場狹隘的事實。

如上所述，財政是居於勞動者要去解決主要問題之重要地位，所以在財政繼續的活動的機制中，非特別的加以分析不可。

(15) 達到產業上的財政統制，是橫貫在發行必要的財政信用之任意力裏的。

(16) 達到當成全體看的共同社會中的財政統制，是由於財政信用發行後生活費膨脹起來，及發行後物價被抹殺的做法誘起的。

(17) 因此個人所得，是按着這比例，使支配現在和將來的富的經濟力漸次的縮小。生產者出售本身的生產物逐漸的發生困難。其結果，生產便轉向 (a) 奢侈品 (b) 構成的貨物 (c) 爲着輸出的資本貨物去了。

這結論就是：

(18) 強制的輸出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戰爭也是不可避免的。

上述是產業和財政的一般關係。我更想把上述的現象分成生產和分配兩方面來觀察。

現今生產是在能率低度水準上繼續的被運行的。生產是耗棄很多的冗費。

(1) 需要和供給，並不是緊密的配合。(2) 不是急速的採用發明或修正。誘起這現象的緣由一部分固然因為無知，而一部分卻是因為事務家的保守。(3) 爲了強烈的競爭消滅有價值的企業。(4) 向着很危險的企業投資。(5) 使勞動者向着惡劣的條件下去作犧牲。這些都是例子。

生產是循環的被影響。

現在的生產能力，是和享樂上的標準巨大的增進相等的。

生產上的能率，是受形成鎖路的困難所妨害。使致能率的大部分只與產業的出售方面發生關係。這是偽能力。爲什麼呢？因爲這是不會使享樂標準有何等的增進，而且卻不絕的使在出售方面的這種偽能力發達起來。

努力和熟練的增進，不是使所得增進的緣由。

人類的努力和熟練，是正在被繼續的排斥出產業之外去的。這就是在我們經濟生活的生產方面之結論。

其次我們再觀察分配方面。

爲要使貧乏絕根的勞動運動的樣式，在本質上有兩種。(1) 賴租稅，資本課稅等類的方法來徵發。(2) 是採取產業的社會化。但是這類辦法並不會攜帶任何效果來給我們的。普遍的議論不能不由於我們變化現在自身的財政方法，纔可以確保巨大的進步。其次纔是有賴於發明和科學的匡正的。

然則最後爲要這樣的構成原理是什麼呢？

產業的目的是確保享樂標準，而且使之增高起來。

形成資本貨物的產業，不過是確保享樂標準的手段。

財政制度必須是獎勵終極貨物的最大生產，而且必須保證與之相匹敵的消費。生產和消費間的平衡，只是由於將物價制定在牠所需要的費用以內，並且賴超過給與各人的賃銀，俸給和紅利而直接的發生購買力纔能夠維持。包括享樂標準的貨物和勤勞的一切價格，如上所述是必須調節起

來的。

金本位的通貨，是不可恢復的。但是國際的通商自然是物物交換，所以金是最上的平滑劑。消費是必須給與生產的方向的。【註】

【註】上面是把克生斯氏的著述從第一章到第六章的全部要約來作的敘述。縱不一一的附加以說明，好在其趣旨既已讀過達格拉斯氏和奧雷治氏的主張，想來是容易理解的。

八 達格拉斯主義的改造方法論

我們已經無遺漏的觀察過達格拉斯主義所主張的經濟生活的目的及其經濟的理論。其次所考察的是隨伴這目的和理論的社會改造方法論。達格拉斯氏在他的著述裏曾謂：「在國會議員選舉場裏，是沒有任何希望的，只有改修信用制度，在五年間就會將世界改變的。」【註一】所謂這自信的方法是怎樣的呢？我想在後面加以介紹。

【註一】 Douglas C. P., p. 86.

改造方法的原則是怎樣的，根據其理論方面的主張，想已窺知了。達格拉斯氏首先在經濟生活上的集中主義認為是罪惡的。而且集中弊害之最大者，莫過信用的集中。關於這點的對策，是非先使我們集中的信用地方化起來不可。其次我們的信用姑毋論本來是共同社會的東西，可是總被少數人即銀行家所掌握。因而產業全體的運用終於被少數人所掌握。關於這方面的對策，是社會化已被集中的信用，而在勞動者方面也必須建設能得參畫這對策的制度。最後是打破物價和購買力的均衡。爲要救濟這點，物價是必須以何等公正的方法來公定的。上面所述是一切積極的政策，若論及附加在其中的消極的政策，那末達格拉斯主義是反對和其信用政策相違背如像對於產業上不能給與巨大影響的資本課稅，或產業的社會化，或其他勞動運動如現今採取的罷業以及此外的直接行動。不用說社會革命的究極手段是反對的。

克生斯氏列舉下面的四項作爲勞動運動的方法。

(1) 勞動運動是必須將其勢力向着當成經濟生活的神經中樞看的財政上集中的。這是必須調查現今的財政制度，反對這制度的缺陷，並且檢查救濟這缺陷的提議。金融和信用，費用和物價，都

不能不是其注意的焦點。

(2) 反對財政的寡頭政治，勞動運動必須是在「調查明白且加以征服」的原理之上活動的。

(3) 勞動組合是必須發起其本身的銀行。自然這類銀行並不是爲要獲得利益的銀行，而是爲要使組合的財政力增進的。合作銀行是不能代替的。這銀行無論在範圍方面或在機能方面，都和他資本家的銀行是一樣的。

(4) 其計劃是須立刻使社會公衆的享樂標準增進的。因此國有化和罷業都不必定是有利的。

【註二】

【註一】 *Cousens op. cit., pp. 94—104.*

上述的四項我前面要約的論及理想時，是已明顯的現示過了。

達格拉斯氏在他的著述經濟的民主主義之末尾，歸納改造的方法作如下的言論。

把經濟力的分配歸還給個人，是一切根本匡正的基礎前提。〔註三〕利益的共同社會和個人的利益，只是同一物的兩方面。如此的社會物質的基礎，是包含下面的條件。(1) 賴非集中化的地方權力

體來作信用的管理 (The administration of credit by a decentralised local authority) (2) 在組織化的生產者手中放置全部經過的統制 (The placing of the control of process entirely in the hand of the organised producer) (3) 在使用價值的廣義之原理上賴共同社會來制定物價 (The fixing of prices on the broad principles of use value, by the community) [註四]

【註三】 Douglas, E. D., p. 149.

【註四】 op. cit., pp. 152—153.

達格拉斯氏計劃的具體實行案，是基於上述的根本原理，首先把可以適用到鑛業上當例子，而作記述公表出來。這是在信用力和民主主義的末尾當成附錄揭載的，雖僅不滿四頁的東西，不過牠的解釋確實不算是容易的，奧雷治氏對此曾附以數十頁的解說。計劃案是分成二部，前半是生產者銀行的設立案，後半是物價制定的方法案。達格拉斯氏在這計劃案的序文裏，寫有如下的文句：「後面實例的計劃，雖特別的是當成適用到鑛業上去而敘述的，但是也像那從產業的恐慌現狀移轉到經濟的民主主義之狀態，對於普遍的福利，形成獲得最少量的損傷和最大量的結果之樣子纔計劃

的。】〔註五〕這言論是立即說明達格拉斯案的根本特質。

【註五】 Douglas, C. P., p. 147.

這計劃一九一九年以來就是爲新時代雜誌所加以贊助的，而達格拉斯氏首先在鑛業方面計劃其實例案的意味。英國的鑛業，當時是達到途窮的狀態，而且除了悲慘的和無益的葛藤之外就沒去路的樣子。關於鑛業的許多實際提案，那時候屢屢的被人提起而且受着評論。上面介紹的達格拉斯氏之序文，認爲和這事實相對應，那就特別的有深刻的意味。他們的主張以爲這計劃案加以多少的改變，自然是必須及於其他產業的，不過這是必先被鑛業所採用的。但是英國鑛工聯盟 (The Miner's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 的實行委員和有力的社會主義者們，都不打主義採取這提案。〔註六〕實行案後又提交國民的基爾特聯盟實行委員，至於對這實行案基爾特主義者的態度，後面想要詳加敘述的。

【註六】 N. Carpenter, op. cit., pp. 126—127.

(A) 生產者銀行的設立 (Establishment of Producer's Bank)

達格拉斯氏的主張是如左：

(1) 以造成有效的勞動作目的，每個地質的鑛區在行政上（管理上）都作爲是自律的。

(2) 在每個鑛區中，建設由於英國鑛工聯盟（M. F. G. B.）所開設的銀行支店。今後就把這銀行叫做生產者銀行。政府是把這銀行認爲富的生產者的鑛業完整部分，容認代表其信用。生產者銀行確保加入票據交換所。

(3) 銀行的股東是以和鑛業有關的全部人員所組織成的。而且股東的勘定是賴銀行來施行。各股東在股東總會裏，都有一投票權。

(4) 如此的銀行不是分配利益的。

據此看來生產者銀行在本質上是勞動組合銀行。換言之，鑛業的場合，這便是由於英國鑛工聯盟所造成的銀行。不過其股東並不一定是鑛工，而是所謂「和鑛業有關的全部人員」，所以其中不待言包含鑛山所有主。這就是受柯爾氏所反對的地方，因而也便是達格拉斯主義被認爲忽視階級對立的一種協調政策論之緣由。但是總而言之和生產的機械或設備或建築並立的，在生產上是重

要要素的勞動者，從來對於鑛業的財政信用，不能得着任何的置言餘地，反之將鑛業全部信用作為是在從事鑛業的全部人員統制下之一點，是不能夠忘卻生產者銀行的意義的。

不用說把各鑛區作為是自律的行政區看，是達格拉斯氏反對集中主義的地方主義之一種表現。

生產者銀行，不是如像其他的銀行樣，為要收獲利益的機關。這點上使生產者銀行竟連與合作銀行也異其進向了。因此生產者銀行不是做何等利益的分配。其目的不外是勞動者也參加到賴信用來作統制裏去。

生產者銀行的全部股東，換言之和鑛業有關係的全部人員，由於他們的勘定造成整個生產者銀行，所以貸銀及俸給的一切支付，也都直接的總括的是付給生產者銀行。

生產者銀行的事業，是把真信用改變成財政的信用。說起來，這銀行的意義，不是貸借貨幣的制度，牠只是英國鑛工聯盟的真信用之代表者，是聯盟的財政機關。

賴如上述的生產者銀行的設立，信用被社會化起來，隨伴產業的統制也被社會化起來，於是所

謂資本家從來具備的獨占的努力，就逐漸的微弱了去，畢竟資本主義本身的惡弊便是消滅了。賴國家去向資本所有者做徵發的方法，不經革命就能施行，是無從着想的。不能不說罷業並不是對資本主義的「直接行動」，而僅有信用社會化的方案，纔是直切意味的直接行動。

據此奧雷治氏便言及過，由於現在的資本，取去現刻不絕的形成的真信用之獨佔，而且由於現今資本，剷除制定物價之力量。然則資本主義的全部罪惡豈不是就會不存在嗎？如像社會主義者屢次說過的樣，造成罪惡並不是資本，而是資本主義。而且資本主義的定義就是把資本作不正當的使用之制度。然而在這計劃之下，賴資本除去向來所形成的不正當的特權。所謂的特權是信用的獨佔，是物價制定的力之獨佔。雖屬容易引起誤解的文字，但是想來足以說明生產者銀行的目的和機能。關於生產者銀行的仔細組織或運用方法，達格拉斯氏和奧雷治氏除上述過之外，還有很詳細的解說。不過現在只介紹其根本點，所以一切的其他解說都從略。

(B) 物價的制定 (The fixing of prices)

怎樣纔能夠制定物價，就現今世界的形勢看來是重要的問題，關於這問題我們已經見過幾種

計劃案提出。不過這裏要介紹的達格拉斯氏提案，比較其他的計劃案確具有特色，而且是獨創的。達格拉斯氏的計劃案，原來可以說是由於他的經濟理論自然演繹出來的，只聽聽離卻他的理論的計劃，完全是不能了解的。生產者銀行的設立，是基是生產者方面的種種政策論，而物價的制定，又是基於消費者方面的種種政策論，在背景上固然具有共通的經濟理論，可是當成計劃案看的兩者，縱令各自分離的觀察，好像不必一定具有障礙樣。

達格拉斯主義的物價制定之根本原則，開始是如像下面樣的不思議。

商品的物價，是必須制定得較所需要的生產費用還低下。

詳細的說，我們購入之商品的物價，是不能不制定得既然除去商人的營利之外，還要較生產時所需要的實際費用低下的價錢。如此的計劃案到底具備怎樣理論的基礎呢？還有若果如此那末企業家能得繼續預知其損失的貨物生產嗎？我想在下面介紹這不思議的論理。

若然，那末物價是較生產費用還小，其比率是怎樣的呢？爲要表示這比率，達格拉斯氏首先造出如下的公式。

這物價對於費用，是非具備以（家庭日用的煤炭的）商品全部記入的全國總消費對着信用的全國總生產所形成的同一比例不可。【註——全國造成若干的消費，採取其總勘定額，接着同樣全國造成若干的生產，採取其總勘定額，於是作成總消費量和總生產量的比率。非以和這全然相同的比率來完成物價和費用的比率不可。因為費用，總生產量和總消費量都是已知數，所以據此物價的數值是可以求得的。】

換言之：

費用：物價 = 生產：消費

因此每噸的物價是由於

每噸的費用 × 總消費的費用價值

總生產的貨幣價值

而決定的。

（其中的全國總消費，是包含資本的減價和輸出。全國的總生產是包含資本騰貴和輸入。）

上述是公式的全部。若以這樣嚴密的公式來表示出，那末要去解釋其真正的意味，是很困難的，我首先作如次的話當成預備的解釋。

我們在分析達格拉斯氏的經濟理論時，已經見過生產工場的總支付是形成A加B。這總支付就是物價。然而實際上移轉到消費者之手的購買力僅是A，而B是賴信用機關支持的。因為使限於A的購買力來和A加B的物價相對照，遂使得經濟生活的一切困難的原因，首先都沒有不在這裏胚胎起來的。由於A加B的總支付，即總費用所生產的貨物總量，並不是消費者的究極消費貨物。其中含着建築設備等等所謂資本生產的許多成分。資本貨物對於究極貨物的成分，是逐漸不絕的增加起來。然則企業家沒有不使資本生產上的費用轉嫁到究極貨物的物價上去，物價全部是A加B的金額，所以結局一切資本生產的費用，都算入究極貨物的物價中。物價不能不與日俱進的騰貴。但是消費者可以支付給生產者的物價，是不能把如此不當的轉嫁資本生產的費用算入的。因此物價是被恰恰從生產費用中減去資本生產額所決定的。不過這種計算除造成全國的之外，是沒有適當的方法，所以首先須計量全國的總生產量和總消費量。後者是必定較前者還小的。把這低小的比率

作成從總費用中比例的減額。然則尋求的物價就可以得着了。

更加詳細的解釋，我想按照奧雷治氏的解說順序來加以說明。

爲要理解這公式，是不可忘卻前面介紹經濟理論時真信用的定義。真信用是隨着需要的時間和場合，生產和交付貨物的能力之正確標準。真信用並不只是由於現實貨物來形成的。這是在現實貨物之上還加以可能的貨物。實際上財政方面現實貨物不能說必定具備很重要的意義。重要的東西是貨物的可能性，換言之貨物隨伴需要的時間和場合，實際上能夠生產和交付的正確信念。

所以計量全國的總生產額時，我們只將那裏所生產的現實貨物的數量拏了出來，是不充分的生產的現實貨物量，是我們總生產的一部分爲什麼呢？因爲在全國的總生產額中。除此之外還包含着足以生產更多的貨物之手段。若我們每年都不絕的生產真信用，那末占據這不絕增加的真信用中顯著的部分，並不是現實貨物。而且不和真信用的數量加大相似，其中現實貨物的數量是很少的。然則在其間繼續以大量生產的是什麼呢？那是生產的手段，即是新的機械。若我們想計算國民的收入，如像從來正統派經濟學者的辦法，採取所生產的現實貨物之總數量，那末這總數量在某時期間

並不是大規模的增加，我們恐將可憐的成爲貧窮的國民罷。但是現今若使這富的總數量中也包含生產手段的出產量，換言之以真信用的總量來計算，則在這時期間，國民是逐漸的富足起來。

現在將定義再作一度反覆，真信用是把資本貨物加入可消費貨物（究極貨物）的總和。所以我們全國的總生產是由於(1)現實貨物(2)資本貨物(3)生產上目及資本的騰價(Capital appreciation)和(4)輸入所造成的。輸入是可以說由於他國所生產的貨物。

上面是關乎經濟生活中的生產方面。其次是須得觀察消費方面。

不過這裏所推究的項目，與前面敘述的生產方面沒有什麼差別。我們並沒有消費過全國總生產以外的什麼東西。若我們生產現實貨物，那末我們就是消費現實貨物。若我們生產資本貨物或使之騰價或使之進步，那末我們就是不絕的把資本貨物來消費，或加以破壞，或使之減價。若果我們輸入這兩項貨物，那末我們就是把兩種貨物來輸出。生產和消費，是這般全然不絕的對立着。

將這對立作基礎，我們便可以造成全國的總出入表(Balance-Sheet)即如下：

貨方=所生產的現實貨物+資本騰價+輸入

借方＝所消費的現實貨物＋資本減價＋輸出

依據怎樣的平衡狀態，而我們的共同社會便形成或善或惡。全體就造成我們的全國的信用計算。

全國的信用計算，或是良好的狀態，或是險惡的狀態，依照常識不是不能大略加以決定的。不過若要知道其精確，那末無論怎樣總不外根據全國的統計。現今縱令不顧慮這精確的比率，一切的人們都知道憑藉我們的發見，發明，科學，教育，組織以及其他一切「進步」的要素之餘蔭，使我們交付貨物的能力，是定恆的繼續的增加起來。無論如何我們怎樣更多的消費了，而我們的生產手段還比我們的消費更加迅速的增加起來。

然則在我們全國的總生產中，什麼比率，精確的是我們全國的總消費呢？換言之，在生產額裏什麼比率是被消費了呢？我們全國的總生產中的何種成分，是我們真信用的全國總消費呢？沒有精確的統計要作細密的討論，是不可能的。這統計若根據歷來的經驗，那並不是不能夠造成全國的比率。現在當成這統計的結果看，對於生產方面的四纔足以代表消費方面的一，那末就是說把全國總生

產中的四分之一來作全國的總消費。

物價和費用的比例怎樣纔能決定，根據上面的分析就全部明瞭了。全國的總消費是占總生產的四分之一。換言之，對於生產費用的四，真實消費了的數額是一。這真實的消費額，是當成物價看，消費者必須支付給生產者的正常數額。

推究物價較費用低下的理由，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兩點。第一這減價只是對家庭日用的石炭適用，而資本石炭是不能適用的。所謂資本的石炭，例如在各種工場中使用的石炭，還具有爲要生產其他貨物纔消費的意味。再據相同的理由，這減價是不適用於輸出的石炭。關於這兩種場合的價格制定法，後面還要記述的。第二是費用和價格之間分離開要怎樣去補償的問題。若不補償，則生產者是不能繼續其生產的。但是這問題和怎樣一來物價纔被正確制定的問題全然不同的。至於補償的方法後面再述。

爲着解答這理由，我們回顧真信用的意義是必要的。所謂真信用是什麼呢？牠是隨着需求的時間和場合，生產和交付貨物的能力。所以真信用的生產，是我們國民的事業。真信用的生產不只限於

生產者，如前所述消費者也涉及的。換言之，真信用的生產者是共同社會的自體。我們國民產業的目的，就是包含在這定義裏。我們要求的東西是究極的貨物，而不是中間的資本貨物。資本貨物姑毋論使用若干的費用，具備偉大規模的設備，可是任何人也不需求這類貨物。生產的唯一價值是橫置在真信用中。所以這真信用是在隨着需要能夠交付貨物的信念或目標裏形成的。

因此石炭的消費畢竟是不外兩途。其一是直接的在家庭裏消費了。其二是在機械運輸等等的形式上經過某種資本貨物的工具。當成生產其他的商品之手段而消費的。換言之，石炭的生產，一方面由於交付家庭日用的石炭，使得真信用現實化；他方面由於我們用去作資本的騰價，使得較高的真信用創造出來。

根據上面的分析，既足以明瞭我們國民產業的目的，並且還足以明瞭我們認為真正目的之貨物和生產者全體上生產的一切貨物之比率。物價自然是非按這比率，較之生產所需要的費用還低減不可。

不過隨了根本理論，作如此的減價，是只限於家庭日用的石炭，換言之，當成究極貨物的石炭。我

們除此之外還有資本石炭和輸出石炭，這兩者的價格要怎樣去制定呢？

首先來看一看前者。工場裏用的石炭，是沒有包含何等的根據可以降低到生產費用之下。可以減價的是限於家庭日用的石炭。不過同時工場裏用的石炭，也沒有何等的根據，要用生產費用以上的高價來購備。然則這場合的石炭，按生產費生來交易罷了。在如此的終極點之計算，並沒有形成不正當的事件。這交易時的費用是出現於最終貨物的生產費用裏，在這裏是可以減價的。

其次輸出的石炭之價格，對於生產費用恐是沒有什麼關係罷。我們現在是推究某一國度的市場。並不是推究世界全體形成單一的信用範圍之場合。（這理論是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一般立場相符合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也只是推究一國內的改造方法。因此在基爾特共同社會制度裏包含軍事外交等等。）所以這場合的價格，不外只是在世界市場的關係上，由於各個場合所制定的。

要約的來說，價格是被吾人作如下的決定。(1)我們可以在「生產費用以下」出售石炭對於我們自身的家庭的消費者。爲什麼呢？因爲對家庭的消費者之供給，是有組織的社會之究極事件。(2)我們可以用和生產費用相等的價格出售石炭對於我們的工場使用者。爲什麼呢？因爲這費用是當成

真信用的增加看再出現出來的。(3)不過輸出方面我們是不必顧慮這許多，可以採取適宜的價格出售。爲要完全的遂行上述的制度，政府首先製作全國的總生產和總消費的統計是必要的。煤礦主必須按着四分之一期或按着半年，一年將該處所消費的總費用（其中自然包含紅利和額外股息）報告給政府。

然則最後由於物價的低減發生的生產者之損失，怎樣去補償呢？我們是必須推究這事件的。現今推究一個煤礦主的收入，是由於如次的東西成就的。

(a) 生產，交付家庭日用石炭的費用的四分之一，+(b) 生產，出售工場用的石炭的費用價格，+(c) 輸出的石炭之市場價格。

即其收入是從(1)家庭的消費者(2)產業的消費者(3)外國市場三者而來的。但是這總計依然是不及費用的總數。我們在前面已經知道全國的總出入表或全國的信用勘定的性質，不過在這平衡上，借方較之貸方還小，是不能夠保持兩端的平衡。在這裏是非賴什麼方法來補償這不足額不可。

達格拉斯氏以爲這方法是規定政府對於煤礦主以國庫紙幣來補償總費用和總物價間的差

額。換言之：這紙幣抵償全國的信用勘定借方的不足，而保持兩端的平衡。

這方法，一見好似比物價制定的方法還不思議。但是仔細的推究這補償的性質，並不是那般奇特的方面。自然對於這方法恐有許多的非難發生罷。不過達格拉斯氏和奧雷治氏們以爲這非難都是由於不分析信用的性質才引起來的，而努力於啓發反對者的蒙昧。現舉出一個反對的例，設若其立腳點是果然如此，那末就要引起信用巨大的膨脹，其流弊真不堪設想。但是他們給與如下的答覆。信用的膨脹，換言之，貨幣的豐富，就其自身着眼是沒有什麼罪惡的意味。甯可以爲貨幣的豐富和物價低廉一樣，都是我們的要求。其所以招致罪惡，是因爲在我們的社會中，伴隨信用膨脹的現象，常常發生物價的騰貴。但是現今我們的制度裏，制定物價是和通貨的數量沒有關係，通貨的膨脹一點也不會成爲物價騰貴的原因。他們是主持這樣的議論。

就以上的敘述，使造成我介紹達格拉斯主義的社會改造方法的概要。

九 達格拉斯主義的爭論

我最後想摘要的敘述在學界和實際運動界上現出的達格拉斯主義的論辯，特別是在一九二二年度露出來的爭論之大要。

在前面已經述過達格拉斯主義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就受新時代雜誌的支持。不待言在新時代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搖籃，其評論又完全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而且還有基爾特主義者中許多有力的投稿家的關係之上，那當然達格拉斯主義不會不成爲基爾特社會主義內部之問題的。奧雷治氏之所以在新時代上歡迎這種主張，也不外以爲把兩種主張調合起來，原理方面是無有不可能的結果。

然而達格拉斯主義姑毋論在普通方面或特別在基爾特主義者的內部，都不能引起許多的輿論。基爾特主義者固然並不是對於這點不加以注意，可是爲什麼不發表贊否的言論呢？自然其中一部分的理由，是因爲達格拉斯主義的內容很新奇的，和向來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內容發生差異，試要統一兩者便有困難的地方；再者有如勒凱特氏已指摘出來的那樣，因爲牠的內容都屬於財政或信用的專門範圍裏，在非專門人們的議論上是有困難的。不管怎樣在基爾特主義者的內部是繼續經

過很長久的默殺政策。

想讀者已經知道屬於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機關雜誌除新時代外，還有基爾特主義者（現在已改稱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論及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關係，對應着前者普通認為政治，思想，文學，美術等等的評論雜誌，而後者基爾特主義者，總算是國民的基爾特聯盟之機關雜誌。然則基爾特主義者的態度，是現今場合裏必須重視的。直到一九二〇年初期基爾特主義者和其他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同樣關於這種主張都繼續保持沉默。然而在一九二〇年三月的基爾特主義者中登載受着很嚴厲的催促對於該雜誌之無策沈默。【註一】具有許多能文的人們之基爾特主義者，什麼時候都保持沉默自然是不行的。柯爾氏、伯德氏、霍布生氏們都次第的開始揭出這信用計劃的攻擊論文，新時代便與之相應而作筆戰，這裏學術界美好的爭論便交換起來了。【註二】

【註一】 The Guildsman, March 1920.

【註二】 關於這項事件及其爭論，在加彭特爾氏的著述中，記載得很詳細。

若現將其爭論的經過作概略的觀察，那末其主張者和反對者，是使下述的根本見解發生差異

的。第一，對於主張者以爲賴這計劃就可以形成不經過暴力或獨裁的異常方法而達到究極意味的革命，反對者認爲只是空想的「無淚革命」(“Revolution without tears”)。第二，對於主張者在經濟的民主主義的問題上全力側重的是非與不形成工場的統制之財政統制發生關係不可，反對者攻擊達格拉斯氏依然承認享受紅利的資本家，繼續其紅利的享受，結局是增加受取紅利的人員，甚而至於這紅利成爲收入的普通形式。誠然這兩點若是達格拉斯主義的特色，那末同時又是這主義的弱點。論爭的焦點特別是在這裏的。如像柯爾氏便是無所忌憚的攻擊信用的計劃，其中要約的竟極言達格拉斯主義「實際上是不能實行的，經濟上是不確切的，並且道德上是不願意的」(unworkable, practically, unsound economically, and undesirable morally.) 達格拉斯主義是否和基爾特社會主義有關係，柯爾氏抱着否定的意見。隨伴着這意見，達格拉斯氏畢竟是一個分產主義者。〔註三〕而且統制是消費者方面並不是在自治產業的民主主義的生產者方面，所以總批評他的經濟的民主主義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產業的民主主義之直接反對的論著。〔註四〕不過達格拉斯主義是消費者統制的政策，新時代的記者也認可過，〔註五〕並且在克生斯氏的著述中還明白還加以敘述。

【註六】

【註三】 關於分產主義的本質，我曾經在文化第三卷第五號詳述過的。

【註四】 Cole, Credit Power. The Guildsman Feb. 1921

【註五】 Towards National Guilds. The New Age, Feb. 24, 1921

【註六】 參照 Consens, op. cit., p. 91 和 Carpenter op. cit., p. 190.

對於這點，新時代記的者，又以同樣嚴厲的論調來反擊柯爾氏的批評。在這裏便提起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正宗者之爭論。新時代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搖籃，柯爾氏只是一個費邊主義者從他處闖入的。因此達格拉斯氏是否算基爾特主義者應歸新時代來決定，不屬於柯爾氏所能及的事件。若不承認柯爾氏，那末我們就把達格拉斯氏認為一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註七】在這裏就有這樣的議論。

【註七】 Towards National Guilds. The New Age, March 24, 1921.

達格拉斯主義，終局成爲國民的基爾特聯盟內的問題。在一九二〇年五月的年會，和在同年十

二月十一與十二兩日召集的特別協議會裏，都認為是個問題來討論。

在五月的協議裏，組織實行委員會公然的調查達格拉斯氏的計劃。但是同時由於協議的過半數通過「賴資本去獲得利子，認為是無論何人的權利之社會狀態，根本的是和基爾特的理想反對」的決議。【註八】這決議包含什麼意味，是很明瞭的。信用計劃本來承認給資本以紅利的支付，且進而想把這紅利擴張及全體人員，所以現在若國民的基爾特聯盟，當公然的開始調查時形成這決議，那末可以說這決議立即將豫定的信用計劃廢棄了。因此達格拉斯派以為根據這決議要造成「聯盟是妨阻當成全體看的計劃之採用。」【註九】不管是怎樣的，信用計劃的調查却顯著的進展，該報告在十二月協議會中提出，這報告雖是批評的，不過大體似乎是好意的。可是後來當協議會投票是否採用這計劃的時候，幾乎以三對一的少數而遭否決了。

【註八】 The Guildsman, June 1920 的附錄。協議會的報告揭載於基爾特主義者的一九二〇年六月號和一九二一年一月號。

【註九】 參照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The New Age, August 21, 1920. Correspondence.

The Guildsman, October and November 1920.

國民的基爾特聯盟全體的態度，雖是如上所述的，但每個聯盟員自身態度的問題，却是因遭遇這次決議所否決而充分的形成其意義的重要。因此在聯盟的地方會員中，明明的表示反對這決議，宣稱這決議不必定能夠適用於各地方，再者新時代爲着這計劃的調查評論，甚而至於熱心的隨處舉行集會。現今不絕的召開這性質的集會，由於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登載，便可以得知的。這裏不能不說信用計劃現在仍然是成爲整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裏一個困難的宿題殘留着。

最後我想介紹本稿執筆的前年，即一九二二年中，發生的主要爭論而結束本章。

在新時代裏固然看見達格拉斯氏的投稿，可是並沒有見着特別的爭論爲着他自身的主張。只有奧雷治氏執筆的每週短評和卸了主筆後的經濟評論裏，照例發揮其經濟學的特色。然而在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裏，信用計劃的反對者伯德氏和贊成者勒凱特氏兩者間的激烈爭論，就相互交換起來了。

伯德氏在年前刊行的基爾特·交易及農業一書中，很激烈的攻擊達格拉斯主義。元來將伯德

氏和達格拉斯氏比較，在排斥權力的集中主義與採用地方主義的根本點上，兩者是很相類似的，好似和柯爾氏遠離的樣子。但是伯德氏在攻擊現今資本主義之前，否定潛入近代產業主義的普通基調的人生觀，高倡所謂「後期產業主義」，似乎力主復歸於農業，所以他的人生觀和經濟觀完全是實在的，將物物交換的原始樣式作基礎。反之達格拉斯氏是因爲不離卻如像所謂財政信用銀行在近代經濟生活上固有的觀念的存在，想對於這種觀念存在的機械作用如以怎樣的統制，纔可以建設較優美的經濟生活。在根本的人生觀和經濟生活的本質之考察法上，可以說兩者立於全然反對的地位。不用說爭論的焦點都是圍繞這根本的反對點之周圍的。

伯德氏在他的著述基爾特·交易及農業中批評達格拉斯主義，竟謂想藉信用問題的解釋來救濟現今的社會之人，是居住在幻想的世界裏的。達格拉斯氏全然忘卻道德的問題，而只在我們信用制度裏深求直接的原因。總之他是誤解事物的原因和結果。信用問題不是病患的中心現象，而是病患的最後現象。問題不是藉勘定的言辭就能得着解決的，卻只是依靠道德的言辭纔能得解決的。爲什麼呢？因爲經過數世紀之久，存儲的慾望，在產業方面是形成鼓勵前進的力量。我們在這裏非依

賴新原理的發見，新動機新勉勵力的發揮去達到改造之途徑不可。

伯德氏還批評達格拉斯主義的具體方法。按照達格拉斯氏費用和物價的相差，是要賴政府以國庫紙幣來補償。這是他的計劃的要點。我想批評的主要點就是這裏。現若依照這計劃，那末通貨恐要顯著的膨脹罷。不過達格拉斯氏竟不恐懼這通貨的膨脹。爲什麼呢？因爲在一方面物價是由於和通貨沒有關係的原理所制定的。我對於這反問更加以答覆。爲要這標準是有效的，物價就應須同時制定無論關於任何工場的一切商品。假若制定不是同時的而是順次的，那末還沒有制定價格的商品之價格，爲要恢復費用和物價的平衡是必須騰貴的。不過如此的將物價同時制定，是全然不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在今日的國際市場上，可以想着的單位都不僅限於本國，而是成爲世界的。我固然提出過物價制定案，〔註十〕可是我明明的容認這制定是順次的。一切可以實行的計劃，想來都非立在這前提上不可。〔註十一〕

【註十】關於伯德氏的物價制定的方法，在後卷纔介紹。

【註十一】以上的批評都是據 *Penty, Guilds, Trade and Agriculture pp. 103—103.*

伯德氏更在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一九二二年四月號的論文達格拉斯主義和基爾特中，作如次的議論。

達格拉斯的新時代計劃果真和基爾特思想一致嗎？這是過去二年間煩惱過許多人的問題。不過我的解答是如次的。若達格拉斯主義由於其謬誤的理由，想確保勞動者方面的支持，那末這雖久已算是一實務的命題，可是卻形成一種宗教殘存着。基爾特的運動元來是反對集產主義的官僚主義纔勃起的。然而若將達格拉斯主義實施起來，則無論怎樣都是不能夠離卻這要忌避的官僚主義。我也主張物價的制定。研究歷史的結果我纔明白中世基爾特的中心目的是在物價之制定。物價制定是基爾特組織的自然之演繹。基爾特是容易去制定物價的。爲什麼呢？因爲若禁止投機，限制通貨的數量，那末物價姑毋論多少，都是固定了。然而按照信用計劃，並不是能夠施行上述的任務之基爾特。因爲新時代說這是先於基爾特，並不是在基爾特之後出現的。但是現在假定基爾特是存在并且基爾特已把物價制定了。若勞動者把自己購買的貨物來轉售出，就能夠獲得四倍的貨幣。因此轉售和包買，都恐是信用計劃實行的必然結果罷。爲要防止這類事件，除物價制定之外，還非採用消費貨

物的配分法不可。其結果形成和蘇俄實施過的相同，是不能夠離卻官僚主義的流弊。換言之：這是使我們成爲狂人。近來新時代似乎把計劃認爲和分產主義相一致，可是信用計劃毋寧作爲和官僚的集產主義相接近。我在前面已說及過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中心點，是反對集產主義的官僚主義。若再置一言，則基爾特社會主義是反對社會秩序的機械觀。在這根本的前提下，互相反對的兩種主張，不能求着任何妥協點，確實是當然的。【註十二】

【註十一】 *Douglasism and the Guilds* The G. S., Aug. Sept. 1922.

對於上述的批評，在達格拉斯派裏，立即加以答辯是勒凱特氏。勒氏在該雜誌五月號的論文社會信用和基爾特思想中，作如次的言論。【註十三】

依據伯德氏的意見，達格拉斯主義雖是和集產主義的官僚主義接近，不過達格拉斯派的人們也知官僚主義的弊害，在想要離脫這弊害上，並不讓於伯德氏。依照伯德氏的見解，信用計劃的結果，是如像蘇俄樣的。不過蘇俄的辦法，是達格拉斯主義嚴密加以反對的信用集中。我們設想的辦法是藉分散來形成信用的社會化。伯德氏的見解，個人非立在獨裁之下不可，而我們的意見，這裏就是經

濟的民主主義。不僅只此，伯德氏竟普遍的反對產業主義，雖以為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中心觀念，不過這只是伯氏個人的私見，想來總不是全部基爾特主義者一致主持的要求。伯德氏固然多方的批評達格拉斯提案的物價制定，但他豈不是關於自己的物價制定案竟不給與一點兒暗示嗎？總之我認爲如像已在其他地方論過的那樣，（指 National Guilds 的意義一文）基爾特社會主義是須得參入關於信用的政策。信用分散的政策，與其說與其基爾特思想相一致，毋寧說是在基爾特思想中所不可缺的。

【註十一】 Reekitt, Social Credit and Guild Idea. the G. S., May 1922.

對於這點，伯德氏的駁論繼續在該雜誌六月號裏，用和社會信用和基爾特思想相同標題的論文發表出來。【註十四】他的駁論是如左：

在我和達格拉斯主義之間是關於人生究極目的之見解的相異。若我採用達格拉斯主義，那末我是非拋棄我所懷抱的一切思想不可。對於勒凱特氏相信產業制度，爲着這制度的擴張只想剷除機械上的障害，我卻相信根本的謬誤是產業制度，要在其中尋求現在困難的原因。產業主義的矛盾，

不過是近代精神矛盾的表現。我相信是有必要的變化。因此非進入這範圍裏去不可。達格拉斯君以爲由於外面的人之操縱，這變化就能夠形成。這兩種立場是不能尋求着什麼妥協點的。

我想向他質問，依照他的計劃，能夠使生產的能率不限於量的同時還是質的增高起來嗎？勒凱特氏並沒有把這點加以說明。奧雷治氏在他的著述經濟學的ABC中，認爲量和質的差異，不是種類的而是程度的，由於在商品上所耗費的許多工作或勞動，量是可以看成質的變化的。不過在意義方面這並不是真理。美學的意味之質，在對牠所使用的勞動分量上，是沒有什麼關係，只是趣味和熟練的關係。

總而言之，第一問題是道德，藝術，機械性，組織等等，而貨幣問題是其次的。可是達格拉斯君只看見信用的問題，而沒有見着第一問題。我現今在這裏固然無暇詳論這類問題，不過論及在近代世界上忽略藝術因而對財政問題發生什麼的影響，是很容易理會的。古時，餘剩貨幣是消費在藝術方面，特別是需要巨額的費用之建築上。〔註十五〕然而今日，人們都把餘剩貨幣向着爲要更增進貨幣的企業去投資。真切的解答，目今的富人，是失卻趣味與教養。破壞在需要和供給上的平衡，完全是由於這

個原因所引起的。

【註十四】Penty, Social Credit and Guild Idea. The G. S., June 1922.

【註十五】這部分議論的詳情在後卷再介紹。

伯德氏和勒凱特氏間的爭論，就上面的敘述先要算個結束。在該雜誌八九月的合併號裏，載有朵濱生(Dobinson)氏的達格拉斯主義和基爾特論文，【註十六】這論文上是敘述如次的趣旨。

伯德君以爲達格拉斯主義當成一種宗教看纔可以殘存着的。不過縱令叫做宗教，卻也不是立在謬誤之上。伯德君在他的議論的大前提上放置給產業主義的反對意見，可是這恐不必定能夠獲得許多基爾特主義者的支持罷。還有在這爭論裏，官僚主義雖成爲問題的，但是官僚主義就牠的本身着想並沒有什麼惡害的，官僚主義是在過渡時期纔發生弊害的。不過達格拉斯主義是謬誤的。這是牠所主張的立說論理裏包含的謬誤。

形成這議論的朵濱生氏，是將達格拉斯主義的主張，改作三段論法的形式，在這裏附帶批評，至於其介紹現刻從省。

該雜誌十二月號裏揭載柯爾夫人對於加彭特爾氏的新著塞爾特社會主義的批評【註十七】原來加彭特爾氏的著述具有關於達格拉斯主義給與很多的篇幅之特色。然而柯爾夫人批評這事件大意如下：達格拉斯氏和奧雷治氏對於從來閑卻的信用問題加以注意的功績，無論什麼人都不想去否定的。不過料不到在這計劃或分析上還有耗費許多時間的價值。

【註十六】 Dobinson, *Douglasism and Guilds*, The G. S., Aug.-Sept. 1922.

【註十七】 M. I. O., *The Story of Guilds Socialism*, The G. S., Dec. 1922.

主筆替換後的新時代，對於達格拉斯氏採取怎樣的態度，是有幾分興味的問題。奧雷治氏退出這雜誌以後，雖然寫經濟時評，可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第某號以後，新時代便以批評經濟現象作標準，把自身採取的經濟學之立場，在新時代經濟學【註十八】的題目下開始著述。當本論起稿時我還只閱讀過第一回，所以後來的發展成爲怎樣的情形，是無從預測的。

【註十八】 *New Age Economics*, The New Age, Dec. 7, 1922.

就以上的敘述，我想來已把達格拉斯主義的理論、政策以及到今日的發達過程幾乎無遺漏的

介紹了。由於最後勃興的伯德氏和勒凱特氏之爭論，達格拉斯主義對於其他主張所具備的特色，尤其更加明瞭的發揮過。在社會改造問題的解決上，依然是陳舊問題，即個人心情的內的變化和社會制度的外的變革間優劣的對立，特別的用明顯的形式表現出來，是有深刻的與味的。達格拉斯主義現今在英國少壯社會思想家間，是主要的一個參究題目。這主義的價值現在是不能作任何決定的。僅僅對於我們研究方面所給與的暗示確已屬不少罷了。

【補遺】 在完全著好這論文之後，收到霍布生氏（並不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新著述失業的經濟學（J. A. Hobson The Economics of Unemployment, 1922）這是全書十章每章研究一個重要题目的優美著作，這書第八章就是達格拉斯的理論（The Douglas Theory）對於以為達格拉斯主義只是基爾特社會主義內部的問題之人們是很好的證據表決不是如此的。竟連如霍布生氏的經濟學者，為着達格拉斯主義選特別的設一章，想來是很足以表示這主張的重要了。今後的論著中研究這裏論想來是要逐漸增加的，所以我在後面可以綜合起來寫章本解說的補遺。

第三章 達格拉斯主義的研究補說

一 達格拉斯氏的新著生產的統制和分配

在我開始作達格拉斯主義的詳細介紹時，自然這著述已經公刊，不過因為我自己還沒有得手，所以是不能一併介紹的。達格拉斯氏之新著。這就是此地我想介紹的生產的統制和分配 (Douglas, *The Control and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一書。

這書的前半部是在社會學會，拉斯金大學，和全國的基爾特聯盟的講演，每篇簡短的文章裏，都略述達格拉斯主義的精神，所以閱讀是很便利的。後半部的論文是曾經在新時代和英國評論中揭載過的。如此本書是一部講演論文集，所以概括的來說，並不是敘述什麼新的意見。但其中各部分都是相當有趣味的記述，現將這類部分在下面作片斷的介紹。

卷頭的消費者統制的機械主義一篇講演錄，是大略的說明整個達格拉斯主義的輪廓，而且是

很得要的論文。

我們的討論是立在如次的根本前提之上。

(1) 近代共動的產業 (近代的產業都是共動的) 在兩種目的上是有用處的。這就是製造貨物同時分配購買力。

(2) 在產業上做工作的人們大多數的目的，都是務必犧牲微少的不愉快而想要獲得貨物。換言之，其目的不是一「就業」的，而是為要得着購買貨物的「貨幣」。

若這制度在達到該目的方面有了差誤，那末就不外破滅之途。

(3) 若貨物的分配全然的 (馬克思主義者的) 或主要的 (資本主義的) 依存於所做的工作，那末 (a) 今後繼續加增的人們是不能夠得着貨物，(b) 貨物或勞動都是純粹的因為把購買力來加以分配的目的纔非消費不可。

(4) 資本主義的前提是如次的。(a) 一切的費用都是從公衆，即消費者，在物價上奪回來。(b) 商品的價格是徹頭徹尾限於賣方的意欲。

這樣前提的結果，自然在社會制度裏發生不可救治的巨大缺陷。有如第三前提裏所說的樣子，若我們的購買力依存於我們所做的工作，那末只就其費用著眼，人類和機械終局是相同的東西。（克特生氏說會說設若訓練猿類而即刻把現在的勞動轉移成爲這猿類的工作，那末社會上將要成什麼現象呢？）而且我們的購買力分配於生產之間，不過是生產費用的一部，所以在個人手中的貨幣，是不能支付這些貨物的全部價格的。

現今的制度，換言之，（a）把個人方面統制的間接貨物的生產（資本生產）全然的分配給個人是不可能的。（b）關於究極生產物的質和量以及種類等等，個人都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要約的說來：將我們生活資料所不能缺乏的貨物生產之統制，全數給與生產者的結果，就是消費者的命運無有不瀕於危險的。

我們是非破滅這社會制度的機械主義，而建設應着貨物需要的場合去生產貨物的制度不可的。

現今社會的病根實在是如下：

(1) 賃銀，俸給和紅利（即購買力）是不能夠購買全部生產物的。並且這困難是逐漸屢進的。

(2) 清償這兩者的差額所必要的購買力之唯一源泉，就是公債信用和輸出信用。

(3) 所有產業的國民都是爲了輸出信用而競爭起來的。這競爭的結局便是戰爭。

(4) 對於個人主要的購買力之分配，是經過賃銀和俸給的仲介。在生產上的優勝之要素，是改

善其經過（生產的）以及利用太陽的能力。

(5) 由於後者的事件便逐漸的奪了賃銀與俸給的位置，所以將生產物作究極的分配給個人，是失卻其機會了。在如此的購買力中，信用要素是加增其重要的性質，因而竟至於支配生產。

(6) 這種生產結果，就形成資本生產。

(7) 若追尋信用根本的發生，則其源泉雖是由於個人成就的共同社會，可是現今個人賴使用這信用是不會享受什麼福利的，所以其基礎是被破壞了。

現制度如上所述是造成許多罪惡的東西，演出空虛的消費，把生產物分配給個人成爲不可能。打破這些弊害之途徑，不外是統制信用。

立腳在這理論上而作的計劃就是達格拉斯氏所謂的信用計劃。這計劃涉及很廣大的範圍。不僅限於英國就是美國也加以討論的。這計劃是一漸進策略，是要漸漸的推行以紅利來代替貨幣的制度。

在美國火車司機者的友愛會(The 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首先創行生產者銀行的計劃。在這種銀行裏，信用根本的是置諸全美大陸的鐵道勤勞之上，而不是置諸銀行所持有的現金之上。法國的 C. G. T. (La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有以同樣的目的設立具有二千五百萬法郎公定資本之銀行的計劃。可以說這些都是開始施實信用計劃的第一步。

所謂在產業上的統制政策一短少的講演裏，是批評國家社會主義等等的各種政策，並且將牠們來和達格拉斯主義的政策相比較。

全部產業的第一目的，是把個人所要求的東西對個人給與供給。個人的需要是一切活動的絕對的源泉。人們是爲要滿足這複雜的要求而共同勞動的，在這裏把要求結合起來是必要的。並且社會結合的需要，在經濟的範圍裏，是全體社會的「政策」。達格拉斯氏首先如此的考慮「政策」的

意義。可以說達格拉斯氏的討論，根本的立腳於消費者的立場，在這裏充分的表現出來了。

達格拉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根本的差異是什麼呢？國家社會主義的前提是如次：(1)政策的統制，是在行政中佔有位置的。(2)「社會的」統制行政，是可能的。(3)國家非對個人加以經濟的壓迫不可。對於這三點達格拉斯氏的暗示是：(1)政策的統制不是在行政之中而是在信用裏的。(2)行政是技術的專門的工作，社會化是不可能的。(3)爲要達到最高的文明，姑毋論國家或其他一切團體都決然不可以對個人加以經濟的壓迫。如此達格拉斯氏以爲國家社會主義是想要社會化行政，是想要賴經濟的強制來施行支配，這當然是導入集中的組織和集中的信用，所以是不可以採用的政策。

信用發行和物價制定，是同一事的兩方面，前者是積極的而後者是消極的，採取對於任何一方而的政策是不滿足的。政策是非同時對兩方面都採取不可。所謂這政策，就是把信用制度的基礎從金融取出而移轉於必要的生產能力之上。按照達格拉斯氏在採取這種政策時物價是由於較商業的費用低減百分之七五支付給消費者的。

在二三的講演裏，討論資本主義制度的特質，是可以看見許多富有暗示的議論。現將牠試作片斷的敘述。

現今的制度最普通是稱做資本主義 (Capitalism)。不過依據達格拉斯氏的推究，資本主義至少七十五年前已經死滅了。產生現在的悲慘和不安的制度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信用主義 (Creditism)。我以爲這看法是非常的獨創的。

將達格拉斯氏所謂的資本主義加以定義是很有興味的。不過這裏的資本主義不用說是一般人所謂的「資本主義」而是達格拉斯氏所謂的「信用主義」。

「資本主義決不是管理 (Administration) 的制度。牠是制定和費用關係的物價之制度。」註

11
【註1】 Douglas, op. cit., p. 77.

達格拉斯氏對於以爲資本家的「利潤主義」 (Profitteering) 是形成現在社會缺陷的根本原因加以反對，曾有言如次：

「若想像生產者全然的不收取利潤，困難還是殘留着的，並且困難是還要在較激烈的形式物與起來的。」（原譯者註——購買力雖是賃銀俸給和紅利三者，可是其總和是不能抵償全部的生產費用。）然而現今資本家即生產者不懷抱「利潤主義」，那末就是沒有紅利了。那時消費者的購買力是更加高程度的減落。達格拉斯氏恐是說過這樣的話罷。

又有所謂失業和浪費（Unemployment and Waste）一章。縱然在這部分的說明裏，達格拉斯氏的思想很具備顯著的特色。

達格拉斯氏所謂的失業之場合，不只限於「勞動失業」（Labour unemployment）的意味。此外還有重要的「資本失業」（Capital unemployment），而且沒有資本失業是決不會產生勞動失業的。〔註二〕

失業好似雪人般的進展。無論什麼人若被投出產業工作之外，那末就是愈加減少得着貨幣的人，於是便使致在市場上購買貨物的消費者減少一位了。這經過是無數次的反覆進展着。總而言之失業的發生原因，是生產費用和購買力兩者間的不權衡。所以縱令使生產費用減少，失業也不會停

止的。換言之，縱然把生產費用的一部分之貨幣降落，那就是成爲使消費者的購買力減少的原因。

【註11】 *op. cit.*, p. 88.

如前面所言，達格拉斯氏將一切的經濟現象的出發點都置於人類的經濟之需要，換言之消費的作用。所以他不是將佔據生產一部分的勞動作主要的政策之根本東西。像所謂的勞動運動，據他看起來，和期望的世界在許多場合，甯可說都是向着反對的方面進展。在這議論的全部資本和勞動間，他都不置經濟機能的區別，竟把兩者同等的放在生產方面。縱令在前面失業的場合，除勞動失業之外還研究資本失業，在所謂失業的觀點上，兩者可以說占在相同的利害之立場，這就是一例。這點是隨了達格拉斯氏所經歷的年月而得整頓其理論的構成。不過這和一般常識的經濟學或勞動問題的看法是離得很遠的，所以從這方面發生的反對，是很巨大的。我想若試熟思達格拉斯氏的立說之真意，那末無論如何總是可以首肯的事情。

他曾經論及過衣食住的統制，是社會的統制。因此信用的生產者統制，是使社會成爲產業主義的奴隸。

在生產和供給之間是置有很大的裂罅。而且這裂罅使得近代的共通勞動的生產愈更擴大起來。雖稱頌信用購買力具有很大的力量，不過這決不是可以形成收入現露出來的，許多改造的提議，在計議方面完全是不能包容這信用購買力的要素。

批評基爾特的建築，總之參與建築的人無論基爾特的建築者與其他的建築業者間，就經濟世界的結果來看，沒有具備什麼差別的。

批評邦志和霍謝斯的勞動運動是把真確的病患和這病患惹起的徵候混爲一談。勞動組合總不外是生產方面的要素之組織。若從消費者的立場，換言之一般公衆的立場，那末勞動組合也是在公衆即消費者方面施行榨取的。若勞動組合是刺激資本家而使賃銀增高，則其結果物價是顯著的騰貴起來。

如此在最近數年間具備滿蔽世界之勢力的政黨，無疑的不是邦志和霍謝斯所代表的「勞動黨」而是「公衆黨」(Public Party)。這政黨不只排斥托拉斯等等，而且排擊勞動獨占代表現今組成勞動黨的男女們。代表不是當成商品獨占者看的而是依賴最便利的又最適快的方法要想達

到正當目的之人間的男女們。【註三】

【註四】 op. cit., p. 132.

達格拉斯氏作如斯的議論而主張所謂「公衆黨」的建設，在這黨中雖宣稱包含現今正當的意味之勞動黨黨員，可是這場合的看法已經是從生產者轉向着消費者了，公衆黨也許與其說包含勞動黨毋甯說新現出來的消費者的政黨，還要妥當罷。

論及銀行的勢力。在社會上這數年間形成很顯著的進出，曾作如次的言論。

試將倫敦市及英國內地作例，現今的銀行支店有一千五百以上，而其中至少有半數是一九一四年纔開設的。這些銀行是具備「適當於巨大的信仰的寺院，堅固偉大的建築。」試把這銀行所占據的地域和其他企業據有的地域比較起來，那末確實是很有興味的。

將勞動者加以組織化，固然好似世界的希望，可是現今這希望已成爲很微弱的了。因爲由於戰爭所給與勞動者的勢力使之消散了。今世紀的急務正是信用的使用和統制。

我略略的在上面將達格拉斯氏新著的內容敘述完畢。達氏較這著述出版之前，刊行達格拉斯

學說 (The Douglas Theory: A Reply to Mr. J. A. Hobson) 一小冊子。我還沒有得見過這小著。這著述有如其副名，是寫着給霍布孫氏的辯解，想來恐怕是答覆霍布孫氏的近著失業的經濟學 (The Economics of Unemployment, 1922) 中的批評罷。我想在後面當成失業問題的研究文獻看纔來介紹霍布孫氏著述的內容並且尋找這立說與達格拉斯主義的關係。

二 達格拉斯主義的文獻增補

我固然已經寫過裝釘成單行本的達格拉斯主義的文獻，可是這須得今後逐漸加以增補的。現今就在後面寫出加以訂正過的書目。不過這只是限於單行本而將在雜誌上登載過的文章省略了。若要加上後者，那末即令我現在只開出揭載的題目，也要超乎五十以上。全書都以達格拉斯主義的解說或主張作目的而寫的著述，是如次：

- (1) Douglas, Economic Democracy. 1920.
- (2) Douglas, Credit-Power and Democracy. 1920.

(3) Douglas, *The Control and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1922.

(4) Hilderic Cousens, *A New Policy for Labour*, 1921.

(5) Arthur Kitson, *Unemployment*, 1921.

在這著作的任何地方介紹或批評達格拉斯主義的著書，是如下：

(6) G. D. H. Cole, *Chaos and Order in Industry*. 1920. pp. 211—232. Chap. XI, "The Finance of Industry."

(7) M. B. Reckitt and C. E. Bechhofer, *The Meaning of National Guilds*. 2nd. Rev. Ed., 1920. pp 254—271. "Finance, Credit, and Guild Policy" in Chap. VII. "Problems and Policy of Today."

(8) A. J. Penty, *Guilds, Trade and Agriculture*, 1921. pp. 103—112, Chap. XII "Industrialism and Credit."

(9) Niles Carpenter, *Guild Social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Analysis*. 1922.

(10) J. A. Hobson, *the Economics of Unemployment*, 1932, pp. 119—127, chap. VIII.

“The Douglas Theory?”

以解說或主張達格拉斯主義作目的而公刊的小冊子是如次的。不過這類小冊子因為我都還沒有得着，是不能詳述其發行的年月。

(11) Douglas, *The Douglas Theory: A Reply to Mr. J. A. Hobson.*

(12) W. Allen Young, *Dividends for All; Being an Explanation of The Douglas Scheme.*

(13) N. D. S., *It's Like This,*

(大正十二年四月稿)

三 楊格氏的萬眾配分論

達格拉斯主要的文獻常常所舉的是有兩種小冊子。其中之一就是楊格氏作的給萬眾的配分

(W. Allen Young, *Dividends for All*, 2nd. Ed., 1921) 這著述是四六版三十一頁，分成三部的。第一部是該書的主要部分，文題叫「爲什麼這計劃會被發見呢？」(Why The Scheme Has Been Devised)。第二和第三兩部是從新時代的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號轉載的。第二部是「爲着鑛山業所草出的計劃」的例子，已經當成達格拉斯氏的著述信用力和民主主義的附錄轉載過的，并且是和奧雷治氏所作的解說完全相同。這所草出的計劃實在是達格拉斯主義的本質，解釋這層意味是需要非常的努力。第三部是「鑛業計劃具備什麼效果？」(What The Mining Scheme Would Effect)。

達格拉斯主義元來具有很強的分產主義之傾向。現今在達格拉斯氏的著述裏，含有分產主義派的議論，并且在運用他所草擬的鑛山業計劃中之生產者銀行時，自然是要形成給民衆的整體以配分。【註一】根據加彭特爾氏的著述【註二】奧雷治氏和達格拉斯氏自命爲基爾特的分產主義者 (Guild Distributivists)。不過在奧雷治氏的解說裏，這種分產主義的議論，是並沒有多見過的。明確的記載在達格拉斯的計劃中含包着當成重要的一種原理看的分產主義，是現在這裏要介紹的。

楊格氏的著述，和後面想介紹的哈達斯勒氏的著作共同社會的信用。就中哈達斯勒氏的議論是很詳密明晰的，所以關於達格拉斯主義所謂的「社會的分配」在這著述的解說中是要加以詳細的註釋的。現在楊格氏的書名，公然的將分產主義表明出來，因而一說及這番意味。

【註一】形成達格拉斯氏關於配分的理論，例如是 Douglas, *Economic Democracy*. pp. 110

— III. Douglas, *Credit-Power and Democracy*. Chap. I. 在哈達斯勒氏的著述中，是舉出公正價格作為達格拉斯氏社會信用的第一原理，而舉出社會的配分作為他的社會信用的第二原理。(Hattersley, *the Community's Credit*. p. 101) 社會的配分之議論。固然是達格拉斯氏的重要主張，不過是否非把牠認作第二原理不可尚屬疑問。就我想起來，社會配分的概念，在達格拉斯氏的學說本質之部分「信用」的理論上，是沒有許多的關係，這幾乎可以說本身就是獨立的理論。但是這兩種理論自然不是說完全沒有關係的。

【註二】 N. Carpenter, *Guild Socialism*, 1922, p. 328. 在什麼地方作如此的言論，我不曾注意過。

楊格氏的小冊子，有如該書名之後所附記的那樣，是爲要說明達格拉斯計劃的內容纔作述的，所以其中並沒有見着新奇的議論。因此隨意的抄解以爲有興味的地方，而省略作全部的解說。

首先說一說達格拉斯氏的計劃之特色，第一再與國內的市場，附帶着再與國外的市場之思想，是堪注目的。這思想是和約斯登氏相似的。

「產業的目的，總不外是如下的。隨着個人要求貨物和勤勞的時間與空間，將其必要的貨物和勤勞交付與個人。若就國民方面來看，那末爲要滿足這國的民衆之必要纔製造對於這民衆中用的國民之生產機械。（特別的把“of this Country to satisfy their—people’s—needs”作意大利體的字形。）」

「輸出貿易非是這目的之從屬不可。若爲要獲得這國度缺乏的原料品，必須輸出製造的商品或如石炭的原料品，那末由於交換而得的這類原料品，不管雇傭主和雇傭人，這國的民衆是都非爲着製造那因了他們個人的必要想獲的商品而使用的不可。」

將一切的貨物分成兩類，奧雷治氏叫做究極貨物和資本貨物，而楊格氏稱爲究極貨物（Ulti-

imate goods) 和發展貨物 (Development goods)。所謂發展貨物有其名是藉牠來發展究極貨物的。其重要的意義是在生產消費者需用的究極貨物的機能。因此發展貨物若不能繼續的生產消費者要求的究極貨物，則就沒有什麼價值了。

現今英國並沒有極度的使生產機械的可能效力活動工作起來，爲什麼發生這種現象呢？因爲國內市場的生產被需要之缺乏所限定嗎？抑或因爲國內市場的生產被設備之缺乏所限定嗎？若依據一九二一年一月末泰晤士報的工業附錄所揭載，則任何事業也都使其設備較歐戰前增加起來，所記載的是這類事業的五分之四報告的情形，在某場合其設備竟達戰前的四倍。根據克蘭孟特氏約略不相同的時間之演說，英國的產業比較戰前在生產能力方面增加百分之五十。然則最後爲着國內市場的生產是被在這類設備中工作的勞動者苟安怠惰或沒有能力所限定。

楊格氏將這些原因都加以否定後，而以爲缺乏足以獲得國內市場的再興之國民繁榮的原因，唯一的是「財政」(Finance)。在這裏他說明達格拉斯主義特有的經濟理論關於保持在貨幣和財政信用間的關聯。其詳細的敘述不過是以前的反覆，所以只好從略了。他說：「這事是很重大的地方。

在某單位期間所發出的貨銀，俸給和紅利，購買在同期間所出售的究極貨物，必定是不充足的。」

爲着補償這不足，銀行發行信用而製造和消費者沒有直接關係的購買力，甚至於達到銀行統制生產的境地；他方面討論爲了外國市場的獲得而引起國際的競爭戰鬥的楊格氏之意見，依舊是與達格拉斯氏的意見相符合的。在這裏攻擊銀行家的活動只側重於爲着各股東而不是爲着國民的利益。其次楊格氏攻擊金本位制的缺陷，完全是立於和凱特生氏伯爾氏約斯登氏們相同的基礎上的。按照楊格氏所舉的例子，就是在一八九六年巨大的金貨額被從英國取去的結果，以致信用的發行俄然縮少，而且各公司的股票的價格都低落，於是呈現被外國投機家所收買的悲境。

楊格氏爲要救濟這類困危的方策之提案，是和達格拉斯氏相同的生產者銀行的設立和物價制定的新方法。

由於國庫發行紙幣來補償生產者的損失，是使致通貨巨額的增加之緣故的批評，常常從達格拉斯主義的反對者發表出來，不過楊格氏解答這批評而謂：「國庫紙幣的定期發行，並不會引起通貨的膨脹。爲什麼呢？因爲這是限於貨幣方面表現各時期間真信用的膨脹（或收縮）之緣故。」這

裏在達格拉斯主義的理論中固然是難於理解的地方，可是我認為楊格氏的解說確屬正當的。（不是說及其方法之善惡，而只是謂其理論是沒有謬誤的。）達格拉斯主義的貨幣論說起來雖是主張真信用本位制論，不過這點是許多的反對者所沒有真切理解的。這點在哈特勒氏的著作中有更詳密的敘述，所以我想在敘述哈氏的解說時再詳加討論。

最後楊格氏在其結論中，作如次的言論，是具有深刻的興味的。「不過向來提出的計劃，適用其方法的結果，不將他人變得較貧乏，而使賃銀勞動者階級較富有起來，無論任何方法，也不會實現出來的。這信用計劃是提供不只富有的人們依然能夠是富有的，就是貧乏的人們也能夠逐漸的富有起來的方法。」在第三部「信用計劃具有什麼效果呢？」的條陳中的第二十五條，也將相同的意見用如次的言文寫明出來。「不把富人變得較貧作必要的條件，而貧人恐會富有起來罷。」

（大正十三年二月七日稿）

第四章 哈特斯勒氏的共同社會信用論

一 世界經濟的困厄和正統派經濟學的無力

「事實是較今日的理想更迅速的繼續着變動。」哈特斯勒氏說：「所以當政府和他們的專門顧問，都努力於用陳舊的忽視信用的方法來救濟經濟疾病的時候，受這治理的民衆，在過去數十年間所襲用的舊方式和現今政治家的凡論中，都是不希求任何慰樂的。於是在短期間，近代產業的文明事業，便發生與日俱進的重大險惡。現代的事業是必須加以新的分析，同時還爲着本身的改善務，必求新的救濟方法。」〔註一〕

哈特斯勒氏還作繼續的討論。在一九二〇年春季，達格拉斯氏的二冊重要著述的前著披露過的。〔註二〕在經濟的民主主義和後著信用力與民主主義（受過前新時代的主筆奧雷治氏的補助）中，〔註三〕達格拉斯氏也試作過產業狀態新的基礎的分析，并且其中指示出現在經濟的困厄，是

必須尋求某種永久解決策略的確立原理。「社會的信用運動」是受了這兩部著述的影響，爲了要將其中所構成的原理加以研究和發展，而且發現一種使牠有效的實行出來的方法和手段而出現的。社會的信用者（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是能夠獲得人生的新見解和希望充滿的見解。

【註一】是現在想要解說的哈特斯勒氏著述的序文。

【註二】關於達格拉斯氏的經歷，是沒有其他很多的敘述。楊格氏的給萬衆的配分（W. Allen Young: *Dividends for all* 1921.）的序文中有如下的敘述。達格拉斯氏是具備關於會計卓越的經驗之技師，在大戰時是法爾波魯（*Farnborough*）某皇家航空機工場（*Royal Aircraft Factory*）的副監督。

【註三】Major Douglas: Economic Democracy, 1920. Major Douglas: Credit—Power and Democracy.

【註四】The Social Credit Movement。這種團體現在有三十三個地方支部。若只計算有通信員的地方，那其數竟達四十六處。倫敦中央委員會的幹事是克生斯。南亞非利加洲和美國也都

有此運動的分派。南亞明白的是南亞非利加社會信用運動之名。曾經有公衆的厚生 (Public Welfare) 的機關雜誌，不過現今的機關雜誌是月刊信用力。最近將新時代作爲其機關刊物已會述過了。

我已經將關於達格拉斯主義的內容再三的反復記述，所以想讀者應已充分的理解其趣旨。但是達格拉斯氏的二冊著述，有如任何人都說過的那樣是不易理解的，因此在達格拉斯主義批評者的議論裏，是包含着不少的誤解。不過這裏可以當成達格拉斯主義解說書看的適當小著是已刊行，這就是哈特斯勒氏的近著共同社會的信用 (C. Marshall Hattersley: *The Community's Credit* 1922)。適當的達格拉斯主義的解說書，此外就是首先已介紹的克生斯氏的新勞働政策 (Hilderio Co sens: *A New Policy for Labour*, 1921) 和其次想介紹的康伯男和哈利生兩氏的新經濟學 (Marten Cumberland and Raymond Harrison: *The New Economics* 1922) 二種優良的著述。這兩者無論那種，在介紹達格拉斯的主張中心點方面，雖算是成功的，但特別的作敘述之分析的詳密介紹是只有哈特斯勒氏的這部著述。其概念的明晰和其改造方法說明的精細確是本書的特徵。

達格拉斯氏的著述固然難於理解，可是本書卻最是容易理會的。因此，我一方面據從來記述過的思想之總勘定的意味，和他方面據更易了解其思想的意味，不避重複，想試將本書的梗概敘述如下：

據哈特斯勒氏的記述，本書是把從一九二一年後期到一九二二年春季送給社會信用運動斯威登（約克斯）的支部的要目加以整頓而成的，其目的可以說是專爲助此問題的理解。這著述的內容，是最適宜的達格拉斯主義的解說書籍，可以說依隨這種運動已算明證過的，竟或有把牠叫做新經濟學的辭書（a "Dictionary of the New Economics"）的。刊行這著述不是其他的書肆，而是信用力雜誌的出版部。

哈特斯勒氏首先題名叫「現在產業的和經濟的狀態之分析」詳密的解剖現在產業的和經濟的困厄原因的真相。換言之，就是立在信用的見地想要說明經濟界上的一切現象，這便是達格拉斯氏的觀察很獨創的部分。

觀察現在經濟的事情之時候，縱令最皮相的觀察者，也可以注意着的，是目前我們在各方面正和許多矛盾背理的事件相逢。例如：我們目及四周圍，一方面雖將土地，原料和設備不加使用的放棄，

但方面便有對於貨物發出可驚的要求的現象。【註五】若精確的說來，世界上現在是具有生產的和關於爲要把生產的貨物加以分配什麼纔算有效方法的可驚要求。縱使察視美國的社會，在該處是握有世界金額過大部分的巨大債權者的國民（Great Creditor Nation），該國是沒有受過慘澹的威脅而惹起悲慘的失業者之問題。對此正統派的經濟學者所給與的忠告是「更多的生產，更少的消費，輸出其剩餘。」【註六】不過這怎是可能之途呢！更多量的生產嗎？這豈不是向那從來不能夠售出的堆積起來的現貨之上更增加巨大的堆積嗎？更少量的消費嗎？這豈又不是對於尚且已得不着生活必需品的民衆作如此困難教理的說教嗎？將其剩餘輸出嗎？這輸出首先往何處呢？無論如何，採用這些方策，完全是不可能的。

【註五】 參照 H. P. Vowels: Under New Management, P. 8.

【註六】 爲要容易理解這趣旨，我就舉出我國的實例。（這并不是批評時事問題，而是引用這事實來作純粹學問的研究哈特斯勒氏的論旨的一種幫助。）大正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在地方長官會議席上，前田農相的訓示有如下的話：「我國對外貿易不振的原因，主要的雖認爲是受世

界經濟界不振的影響，但是不得不承認的卻是那種事實，即從來在我國商品市場的地方，和最顯著的目及各種工業發達，同時歐美的物品，漸漸的蠶蝕我國的市場，繼續的代替我國的商品，這確實是我國產業上不可忽視的重要事實。今後和更加整備生產的組織而圖謀能率的增進，勉力於品質的改善和生產費的降低，同時必須竭力的將那從來向內地推銷的商品中適於輸出的部分作輸出的轉換，他方賴審察海外市場的狀況，廣大的介紹我國商品的長處，企圖販路的開拓，尤其是鞏固交易而藉提高我國的信用，極力的期待貿易之伸長，是目下的急務。」在從來是其國商品市場的地方，最近顯著的見着各種工業的發達，不只我國，卻是世界的現象，無論那國度都有失卻其商品得意的傾向。尤其是大戰中歐洲生產品的國外輸出減少，而使從來是商品購買者的地方轉變成爲其生產者的地域。參照 Fenty: Guilds, Trade and Agriculture, 1921. Appendix: Europe in Chaos, J. S. M. Ward: Can Our Industrial System Survive? 1921. 生產組織的整備，能率的增進，生產費的低減便是和哈特勒氏所謂的「更多生產」相當。但是生產費低減同時就是貨銀低減的意味，而其結果便形成失業和勞動者的

收入減少，在國內購買力減退。貨物便是較從來還不能推銷了。其次把向內地發售的商品轉換成適於輸出，就與哈特勒氏的「更少的消費」相當。但是向內地的商品生產減少，勢必提高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並且還使其分量減少。結局下面的結果便出現，即失業，賃銀低落，購買力減少，生活必需品的生產減退，物價特別是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騰貴起來。

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巴克勒銀行的總經理顧登諾 (F. C. Goodenough) 所作的演說中是如下：「市場受着限制，使之減少，由於德意志和其他各國之再加入生產世界的現在事情，我們不能不和巨大的且較從前激烈的競爭相遇。實際上，這事變已是可以感覺着了。」日本及尤其可怕的美國，和我們英國相同在經濟的事情窮迫之下，現今不獨妨害英國獲得新的市場，且進而正在努力於驅逐英國從既已獲得的市場中。其結果國際間的鬥爭與其說大戰後已消滅。毋寧說：更正在使其勢焰增長。大戰前至少二十年間，在我們的社會裏發生物價普遍的水準騰貴，失業者數目的增加及爲要獲得國外市場國際的競爭增進，其論理的結果便是大戰。不過其趨勢在大戰後是更加激烈，若就此趨勢推測，我們無論怎樣都不能免避世界大戰的再興。

對於目前的形勢正統派經濟學者所採取的假定是如下

- (一) 共同社會富的唯一源泉，是牠的產出物。
- (二) 使貧者富足，是只有賴使富者較貧纔可能。
- (三) 英國現是貧乏的國度，其唯一的要求是節約。
- (四) 國外貿易，爲要正當的分配國內之富，是不可缺的。
- (五) 所讓渡給消費者的貨物的價格，較生產的財政費用，無論如何是不能減少的。
- (六) 獲得共同社會的貨物和勤勞的分額的唯一名義，是工作。
- (七) 產業不只是爲着貨物的生產和分配，還是爲供給雇傭。

這些前提，看去無論如何或許都是正當的，現今一般人都不少加懷疑的；不過精細的考察時，達格拉斯主義，是不能不把這些前提全數都加以否定。在這裏就和正統派的經濟學分離了。我現在就按右列的順序，簡單的試加以這些前提的批評。

第一、共同社會的富的唯一源泉是牠的產出物。

這假定是將共同社會真正的富的其他巨大的源泉〔生產能力〕(Capacity to Produce) 落漏了。有如財政的富是由於通貨和信用 (Currency and Credit) 以形成的樣，真正的富 (Real Wealth) 是由於生產物和生產能力二種而成就的。

第二、使貧者富足，是只有賴使富者較貧纔可能。

這前提是包含有如下的事項。這是共同社會的富受了限定。其結果，共同社會的真正的富，固然不是以貨幣成立的，——貨幣只是爲着真正的富的分配機械——就連確認由於貨物及爲供給貨物的能力所形成是不可能的。若使真正的富增加，那末富者仍然是富的，而貧者變成較富有，自然是可能的。

第三、英國現在是貧困的國家，其中之一的要求是節約。

若以貨物及其生產能力的總和作爲真正的富，那末英國現在的富是較從前增加。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的 *The Spectator* 還論及此事。「事實上，英國以及世界一般，由於大戰，普通人們並沒有因了貧困的方法而成爲貧困的。許多國度仍是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狀態相同，沒有什麼差異的。

富足，僅有的差別，是以公債和租稅來作財產的分配，若採取與這不同的方法，那恐要呼叫革命的辦法罷！但這并不是富的減少的意味。大工場沒有因大戰而受任何的破壞，并且人口也未會減少，反之，他們由於大戰的刺戟，對於富的增加，卻較以前更加熱心。【註七】

【註七】這只是敘述 *The Spectator*, October 15th, 1921. 的梗概。和這相同的趣旨是楊格氏的著述裏所寫的。Young, op. cit. p. 10.

第四，國外貿易，爲要正當的分配國內之富，是不可缺的。

我們向來都是慣於「我們必須輸出更多的東西的叫喊。但是，據達格拉斯氏的指示，這完全不是現在經濟制度的必然結果。假使這是英國所必要的，那末同樣美、日、意、德，無論那國也都是必要的。這是將要引起必然的國際間的衝突，而無從避免了。【註八】

【註八】這點也是楊格氏的著述中所記的。楊格氏以爲產業的目的，是國民的，爲要滿足該國民衆的必要。

第五，所讓渡給消費者的貨物的價格，較生產的財政費用，無論如何是不能減少的。

就實例來說：若某製造業者支付過原料品一千磅貨銀俸給等一千磅，那末他的製造貨物的價格，是不能在二千磅以下。在現今財政的和經濟的制度之下，此事無論如何是不能避免的。但是，這種假定並不是在任何經濟制度之下常常都是必然的。例如把產業的共同社會的財政制度，置諸該社會真正信用的基礎上，而現在所謂的金本位被認為陳腐的東西廢棄了的場合，這假定就不能成立。現舉其實例如下：在某時間單位裏，所產生的該共同社會真正的信用總增加（其中，除究極貨物產出之外，加入生產能力的發展）是一百萬磅。而在同一時間內，所發生的共同社會真正信用的總減少（其中，除貨物消費之外，加入設備的減價）是八十萬磅。在那時候，這時間內所發生的共同社會的真正信用的正確騰價是上面兩者的差額二十萬磅。那時，遠二十萬磅，在該制度之下，（財政制度是立於該社會真正信用之上的場合）就成為新財政的信用國庫紙幣發行的效力之背景，其發行是不能超過二十萬磅。不過，這裏尚應考慮的，是對於真正信用的總增加百萬磅來說，其總減少是八十萬磅，結局因為減少是增加的五分之四的原故，所以若支付其貨物的總價格，那末總物價自然是總費用之五分之四。那時，該八百萬磅的生產費的貨物，實際上按照生產費來支付也是不必要的；實際的

物價是較賤五分之一，物價只值六百四十萬磅。而且殘額一百六十萬磅，若以新所發行的財政信用的國庫紙幣便被製造業者所補償，那末這就是適宜的。在如此制度的社會，物價卻較生產費用低廉。因此前揭的假定，任何社會都適用是不可能的。不過關於這點後面還想詳加解說。

第六，獲得共同社會的貨物和勤勞的分額的唯一名義是工作。

第七，產業不只是爲着貨物的生產和分配，還有是爲供給雇傭。

產業是具備兩方面的。第一，產業的目的，是藉貨物的生產來作人類物質欲望的滿足，但其次，在現制度之下，產業是還藉賃銀，俸給，和配當的形式，爲要分配能夠得着這些貨物的分額的貨幣之介紹。然而這後者的機能是錯誤的。

科學者發明新的機械或生產方法，而繼續的熱心研究將這些手段來代替人類的筋肉勞働。但是現在設若上面的假定是存在的，那末這類事即刻不能不發生下面的矛盾。科學的進步必然的使人類勤勞減少。然而獲得貨物和勤勞的分額的唯一名義是工作。前者若越更進步，我們獲得的貨物和勤勞的分額是越更加少。因此我們在能夠確認產業的目的徹頭徹尾是貨物和勤勞的生產及分

配而不是雇傭的供給之前，無論如何解決這巨大的產業目的是不可能的。其次當成這統系看的我們，不能不限於認承工作是獲得共同社會的貨物和勤勞的分額的唯一名義。

如此，現在的經濟制度，明明的是被破壞，正統派的經濟學者，是不能發見爲要改善現在問題的任何適當的考案。

把以上的訂正見解，試作條陳，便如次：

- (一) 共同社會的富，不只是由於其產出物所形成的，其中還包含生產的能力。
- (二) 使貧者富，不一定要使富者較貧。
- (三) 英國不是貧困的國度。
- (四) a. 貿易有利的平衡，普通都認爲要使國內貨物適當的分配，是絕對的必要。
b. 不過這事便包含着爲獲得國外市場的鬥爭和經濟戰的繼起。
- (五) a. 在現制度之下，把商品給與消費者，以該生產的財政費用以下的價格出售，是經濟的不可能。

b. 但是造成和現制度不同的某制度，并不是本質上的不可能。

(六) 獲得共同社會的貨物和勤勞的分額的唯一名義，已經不是「工作」。

(七) 產業的真確目的是貨物，生產和分配；而且雇傭的供給，并不是必然的產業目的。

二 信用及信用力的分析

其次哈特勒氏解說這學派中特有的「信用及信用力」的學說主張，產業上勞資雙方都是信用的發行者即銀行業者的奴隸。

據哈特勒氏的解說，信用在近代經濟社會上，實在是「產業社會的血液」(The Lifeblood of An industrial Community)。然則信用的本質何謂呢？這不外是信仰 (Belief)。

信用包含真正的信用和財政的信用兩類。所謂真正的信用者，是隨着這個東西的需要，於一定的場所和時間中，在交付貨物或勤勞上得着人們信用的人類能力的評價。製造業者真正的信用，是基於爲着供給貨物，他自身的能力受着的他人信賴，這畢竟歸結於他所有的適當機械的設備和一

定蓄積的已製現貨。所謂財政的信用，是隨着這個東西的需要，於一定的場所和時間中，關於在交付貨幣上，受着人們的信用的人格能力，由於銀行或其他債權者所有的信賴之貨幣表現。今若有某人貸金給他人，將其基礎置於這兩項信用中的那一種呢？若沒有真正的信用，那末貸金者恐怕將危及其貸金的。但是，結果假如沒有具備財政的信用，在現今制度之下，任何人經濟上都不會被他人所信賴的。他持有許多的靴和製靴的機械，是沒有任何效力的。他出售其靴而收得代價金，是受其他人們信用的基礎。

因此財政信用的基礎，不必是借主的真正信用，而是吸收他的貨物或勤勞且對於支付共同社會的能力的信仰。這就是銀行開始支配我們經濟的生活之端緒。爲什麼原故呢？因爲銀行發達的結果，現在已達到獨佔信用發行和信用制限的機能了。有力的銀行家，例如麥肯拉氏 (Rt. Hon. Reginald McKenna, Chairman of the London Joint City and Midland Bank Limited) 在 1911 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演說中，便有如下的話：「爲什麼物價高漲呢？……若我們全般的考察共同社會，那末明明的是因爲消費力的增加，相伴着物價的需要也增加起來，其結果物價便騰貴。所以這點

是不能不將我們的問題加以解決的第一步。我們必須找覓消費力增加的原因。……公衆實際的消費力，是以流通中的通貨之總量和銀行預金的總數兩者的總和來計量。在一九一四年公衆的消費力是十一億九千八百萬磅，而今日是二十六億九千三百萬磅，其增加是十四億九千五百萬磅即百分之一二五。若我們表現一九一四年的生活費以一百，那末現今與之相當的數字差不多是一二五，其增加便是百分之一二五。」

麥肯拉氏的演說，更進說明處理這種通貨和銀行預金的銀行家之機能，現將這點加以考察有三重要點。第一，所增加的消費力，其及於物價上的影響，是和這消費力由於政府所發行的制貨的增加，或和由於銀行所創造的財政信用的增加，都同樣沒有關係的。第二，銀行在自身方面不受何等的損害，所以將這信用得向顧客發行。第三，在大戰期間，我們消費力的增加，大約僅四分之一是由於政府通貨的增加，而其他四分之三，完全是由於銀行新貨幣的創造。

由於銀行信用的發行是要使物價的水準騰貴的。爲要說明這種傾向，至少須先給與二項理由。第一新的消費力在共同社會裏流通，是較新的貨物流通爲先。因此目前存在的貨物價格是騰貴了。

因爲貨銀也與之相應總是騰貴的。似致生產費也要和貨銀一塊兒騰貴。在新貨物運到市場上時，因此之故，物價的一般水準是騰貴起來。第二，需要供給的法則，雖限定商品的最高價格，但其最低價格完全是受不同的生產費所規定的。較之生產費還低的發售，在現今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

麥肯拉氏的演說，除上敘過的以外，還論及可加注意的事實，這是當成大戰必然的結果看，銀行借主中最巨大的，實在是政府自身。因此，物價的騰貴，約百分之三十，其原因雖是爲了貿易目的之貨出，但其餘幾乎百分之七十，是政府借金的直接結果。就此許多的惡害便產生出來。真正的政府，是只可以貸出而自身是不借入的。

財政家或銀行，由於共同社會自身的安定性而獲得信用發行的全權力和實行這全權力的可能性，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英國對德國宣佈作戰，同時民衆努力於從銀行提取預金，并特別要求用金貨。設若民衆繼續的要求以金貨支付，那末銀行是必須全然的中止支付。詳言之：銀行的信用，不外是民衆信賴着安定性。在這種場合，英國政府，據財界巨頭的要求，公布銀行休業三天。次日，當銀行纔開門的時候，應儲金者的提取金額，將這短少時日間迅速印成的紙幣洪流來支付。

國庫即共同社會的錢囊，利用公衆的信用來拯救私立銀行的危機。所以銀行信用的背景，支持牠的，常常是共同社會的真信用，已經是無從懷疑的真實。

產業的共同社會的繁榮，是依賴賢明的而且離卻利害心的財政政策之上。

麥格拉氏在他的演說中，還說明康利浦政策實行之不可能的原故，康利浦案，雖是計畫漸次的收縮貨幣，但貨幣的收縮，便是國民債務重任的膨脹的意味，因此也是直接和間接的課稅加增的意味。

英國國內最有力的五個銀行結合起來，把處理權力收歸入所謂「五巨頭」的手中，向近代的民主主義給與新的脅威。（這五銀行是 Barclays, Lloyds, London County Westminster and Parrs, London Joint City and Midland,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任何問題，在和財政的利害或和經濟的政策相關與的場合，支配牠的是財政，而且只限於財政。財政家的政策和公衆個人成員的政策，必然的不是一致的，是須得充分的注意。共同社會的個各分子，把貨幣看成正確的貨物和勤勞的名義，而財政家認為是得到貨物和勤勞的手段。信用的發行和制限委

諸私人之手時，在產業的共同社會上，民主主義是不能推行的。

如此，我們得着的結論，現時經濟惡害的根源，不是資本家方面的貪慾無度，也不是勞動者方面的法外要求和違法政策，而是在牠們的背後，較牠們更強烈的更致命的現時財政制度，資本家和勞動者都是牠的奴隸。誠然，我們的敵人，不是資本主義者，也不是個人的財政家，而只是現時的財政制度。

然則我們向任何方位去尋求我們自身問題的解決呢？一切的財政家，資本家和勞動者至少共通的都具有一種屬性。這屬性不管多少，他們全體都是消費者。因此，產業是好像被消費者的利益（The Benefit of the Consumer）所運用，換言之：就是好像被共同社會全部成員的利益所運用，而不是爲着使其中少數者富裕而運用的。不過，這種理想狀態，在由於消費者的手究極的支配共同社會的信用之前，是決不能實現的。〔註一〕

【註一】此地所述過的信用理論，是和達格拉斯主義的信用理論沒有什麼參差，達格拉斯主義採取消費者本位的改造方策，大體上具有分產主義的傾向，是在現今哈特斯勒氏的主張裏，充

分的表現出來。

三 產業的停滯物價及物價調節的問題

哈特特勒氏繼着右述的信用理論而分析產業停滯勃起的全部經過，這部分也是達格拉斯主義特有的理論，這是爲要明瞭信用和生產的必然關係，纔尋求支配我們經濟社會的分配的法則。

現時產業停滯的直接原因，無論國內的或國外的，都是消費者方面購買力的缺乏。貨物的需要姑無論怎樣的巨大而且真切，若在其需要的背景上沒有購買力，那末這無論如何是不能形成商業的命題，若沒有貨物的有效需要 (Effective Demand)，產業是不能繼續這些貨物的生產。然則消費者爲什麼會發生購買力的缺乏呢？我們想從此出發試考察這現象的根本理由。

在達格拉斯氏分析裏，最爲明晰的概念而且研究者最先遇着的是他的所謂「流通說」(Flow Theory)。簡言之：其學說如次：「在某種一定的單位時間裏，給與和產業結合的各個體的購買力之流通，以現今制度之下製造業者不得不請求的價格來購買在這單位時間中所產生的總生產物，決

不是充分的。」

達格拉斯氏爲要說明這理論，創出他的所謂A加B的定理。現將達格拉斯氏自身所作的說明，照樣的引用如下：（這段引證文，既已揭載於介紹達格拉斯氏的文中，現就敘述的順序上再來錄用。詳細內容，請參看前面的敘述。）

「工場或其他的生產組織，除看成貨物生產者的經濟機能之外，還具備純粹財政的方面。工場一方面可以看成是經過貸銀，俸給和紅利的介紹，分配給個人以購買力的組織，而他方面是物價——財政的價值——的製造所。從這立腳點看起來，工場的支付，可分如下的兩羣。

A羣 所給與個人的一切支付。（貸銀，俸給及紅利。）

B羣 所給與其他組織的一切支付。（原料品，銀行清算，及其他的費用。）

個人所具備的購買力流通的比率，是由於A所現顯。不過一切支付，因爲都必須是物價轉變來的，所以物價流通的比率，是不能較小於A加B。某工場的生產物，是必須將牠當成公衆能夠購買的東想西設想的。如此說來，在許多場合裏，其生產物不是爲着個人的使用，而只是爲要形成繼續製

造業的使用的間接生產物。但是因為A不能夠購買A加B，所以至少僅和B相等的比率之生產品，由於上面所述的當成在A之下所集聚的東西看，沒有包含着購買力的形式，是必須加以分配的。」

[註1]

【註1】 Douglas: *Credit—Power and Democracy*, 2nd. Ed., P. 21—22 Hattersley, op.

cit., pp. 34—35.

如上所述，消費者的購買力A，是這些貨物總生產費A加B中的一部分，因而與創造這購買力相同的單位時間裏，是不能夠支付生產物的總價格，其所生產出來的貨物的一部分，必然的不能不殘留着。如此，一方面姑無論具備所生產出來的貨物的巨大堆積和由於生產新的貨物的儲蓄之社會熱望，但是他方面購買這所堆積的貨物，是很不充分的購買力，這兩者的競爭，是加速度的使其間的隔絕加大。

在此，我們將生產區別成兩類是必要的。第一是究極商品(Ultimate Commodities)。這是究極的生產，我們消費者當成個人需要的東西，便是這類物品，產業的真正目的，僅是這究極貨物的生產。

第二是居間的生產物 (Intermediate Products) 經過這種生產物的介紹究極的商品纔能生產出來。例如：麵包是究極的商品，而製造麵包的設備，便是居間的生產物。

商品的生產費和購買力的關係，在如上所述的時候，重要的現象是由於生產的兩種庇廕所分配給個人的一切貨幣，無論遲速都不能不被那藉究極的商品向公眾要求的價格所收回。從貨幣發生分配直到仍被製造業者所收回的平均時間，是有一定的。不過在 A 羣之中所包含的紅利，並不是將其全部去購置究極的商品，其中一部分雖購買生活的東西而被消費，但其餘大部分是再當成資本去投資，立刻是不能被製造業者所收回的。換言之：購買力實際上並不是 A 的全部。其結果藉商品的價格收回的貨幣，實際上是需要較從前更長久的平均時間。這種經過被無數次的反覆，而每次上述的平均時間都形成較為長久，於是藉價格來收回貨幣，是更加困難。

當成上面結論看的我們的認識便是次的命題。在現今經濟制度之下，近代產業的共同社會吸收牠自身的一切生產品是不可能的。

成爲救濟這困難的臨時策略出現的，第一是銀行家發行新的信用給生產者。藉這種手段使產

業呈現類似一時的好景氣，而這就是繼續的招致更巨大的貨物堆積。第二是將剩餘生產向國外輸出。如此信用的發行，不是直接的爲着消費者所需要的究極商品，而實際上是爲了工場的建築或新機械的設備。卽銀行藉牠的信用的發行來維持製造業者生產費中居間生產物的費用，所以消費者只支持究極商品的相當費用便算了事，而物價就免除首先騰貴起來的現象。代替物價不致騰貴，製造業者也不會中絕其生產，銀行就必須不斷的發行信用，而且這發行額必定達到異常的巨額。參入流通裏的新貨幣形成制貨和金行債權，其及於金融和信用的影響，都是沒有任何差別的。第二輸出的結果惹起爲要獲得國外市場的國際鬥爭，畢竟招致戰爭，是無須再討論的。在世界上具有最強大的產業化的共同社會的德意志，由於必須獲得輸出上新市場的經濟的必然性，以致不得不惹起戰爭。但是同樣人爲的必然性，不用說德意志，現在是臨到美國，日本，和我國了。任何政治的和外交的行動，僅是使得遷延戰爭的機會，而沒有具備使戰爭的必然性滅絕的力量。年年輸出的剩餘增加起來。年年其他國民逐漸產業化，同時向來中用的市場便逐漸的狹隘。〔註二〕與日俱進樣我們是近於世界大戰了。

【註二】 爲要易於理解，再舉出我國的實例。大正十三年一月八日兼駐巴西的田付特命全權大使，在報告該國裏我國輸出的紡綢之供給需要的狀況中有如下的一節。「我國紡綢近來需要特別減退的理由，是基於在我國原價的騰貴和巴西國內生產的增加。因爲巴西的絹織業專從意大利運入原料生絲，近年形成長足的進步五錢以上的東西在巴西都能夠製造。」這不過只是最近的一種報告，相同的報告關於許多市場，都由於那些國度的代表者，向我國寄發出來。哈特斯勒氏接續着論及物價和物價調節問題而作如下的主張。

普通支配物價的法則，都以爲是供給需要的法則。但是在物價的規制上，適用這法則的地方，只不過是部分的。有如觀察事實那樣的明顯，物價就全體看來雖比較兩年前顯著的落下，但共同社會的有效需要，是降落到非常的程度。再有生活費姑勿論怎樣的低落，可是賃銀勞動者的大衆很具有較今日還低下的生活標準之趨勢。這事件明明白白的證示供求的法則不能普遍的適用。在決定市場商品最高的價格上，雖是無論如何都眼見這法則的妥適，但確定市場商品的最低價格是生產費而不是這法則。

支配產業共同社會全部存在的東西，既如前所論，是信用發行及信用限制的能力，而施理這能力的機關是銀行。現在消費者是必須統制如此的信用力，爲要能夠施理這信用力是不能不把財政信用的全體重着的收歸共同社會即消費者的手中。

然而現在的社會，是包容有妨害這重新收回，至少使牠絕大延期的原因。這就是現在的金本位的制度。不過，金本位制度，今日已經成爲時代錯誤的東西，是無容懷疑的。發行紙幣唯一正當的而且唯一論理的背景，自然是共同社會的真正信用而不金塊。金本位的形成，因而破壞了我們經濟生活的脅威的實例，是不勝枚舉的。因此代替我們貨幣制度的金本位，是必須形成真正的信用本位（a Real Credit Basis）。如此的基礎鞏固的貨幣制度，另外是無從着想的。

若隨了真信用的增減，在這基礎上發行紙幣，那末這便是發行購買力給與當成消費者看的共同社會，於是我們還要不能不考究將這購買力分配給消費者的方法。當成這方法看首先須加以考慮的是直接的分配購買力給共同社會的各個成員的法子。不過據這種法子，同時便促進物價一般的水準的騰貴。結局只是使製造業者的銀行信用膨大，除此之外不會得着何等的影響。第二種方法

是達格拉斯氏的計劃。就此計劃物價必定是在生產費以下，物價和生產費兩者間的差額，是藉國庫紙幣來給製造業者以補償。這種方法無論何時，第一物價不管任何場合都是被生產費限制其最高額，所以是沒有比生產費騰貴的憂慮；第二通貨的增減是緊密的對應着共同社會的真正信用，所以是沒有引起通貨膨脹的焦急。

將以上作為哈特勒氏議論的第一部，即現在產業的及經濟的狀態之分析告結束。這是可以呼叫達格拉斯主義的經濟理論本質的部分，所以哈特勒氏在進到次的議論之前，先將以上的主要點加以節約如下：

(一) 現今產業的停滯，不是由於生產上的能力受着任何的破壞，而只是導源於我們的分配方法。有效需要（即具有購買力的背景的需要）是和產業供給的能力不相符的。

(二) 科學的發明和發見，在產業上使人類勞動要素的重要減少。在雇傭中用的人類能力的一切上，充分的有效需要，是已經不能目及了。

(三) 在現今經濟制度之下，產業的經濟社會是不能購買和其自身產出物相等的貨物，因為生

產者不外是隨着該制度要求價格。於是將剩餘生產物向國外的市場輸出而和其他產業的共通社會演出最激烈的競爭的人爲之必然性，是增高了。

(四) 轉瞬間所堆積的現貨，是妨礙產業的機能。真切的需要，因爲缺乏其購買力的背景，就不能得滿足。新的購買力只是當成以後生產的支付而分配與消費者。

(五) 支配究極的政策，無論國民的或產業的，都歸於具有處理財政即信用的力的人們之掌中。不受統制然物價，共同社會的大衆雖盡力去獲得任何微弱的財政力，但都是掠奪的。

(六) 改造方法有二：

- a. 科學的調節物價。
- b. 消費者的統制信用。

四 一三構成的原理及提案的批評

爲要救濟我們的產業困厄，向來所提議的是怎樣的方策呢？哈特斯勒氏在主張自說之前，首先

揭出關於這類方案而加以短評。現將其一二批評敘述如下：

如俄國革命之後，在國內高漲起紙幣的洪流，使貨幣的意義歸於無的方法是什麼呢？不用說是普遍的強制國行，但不能謂一般的強制推行是良好的辦法。我們可採取的政策，通常不是強制而必須是誘導（Inducement）。不特如此，貨幣在人類看起來，縱然不是人類的主人翁，卻是很有用的隨從者。

現有由於勞動者像行政的統制生產樣的方案。即如弗托勒委員制度，工場委員制度就是的。根據這種方案，細目方面雖要加以變化，但現在經濟的逼迫恐是停滯於不受何等變化的狀態之中罷。換言之：行政的統制只是幫助一般條件的改善。對這點給與永久的影響，除財政的改良之外，沒有良好的方案。

產業的國有化，換言之生產手段收歸國有，是并不見得具有較任何都首先實行的可能性。所謂國有實際上只是將私有替換成國有的一種行政的變革。其結果恐有助長集中主義的傾向，而勞動者變成產業車輪中的一輪齒罷了。不只如此，現今財政的制度仍然是存留着的，所以在困苦艱難中

漸漸的得着的這種理想鄉裏，現制度的惡害，依然是不能夠剷除的。

資本課稅也是成爲我們社會裏的問題。不過設若包含在產業共同社會裏的個人所有的總購買力，不能購買這共同社會全部生產物，卽是現今社會的構造，那末藉使這購買力從一人的錢包中轉移到他人的錢包裏（因爲租稅是一切購買力的轉移）豈能算改善這經濟的組織嗎？

現有創設國立銀行，從私立銀行的手中奪取信用的發行制限，而將牠置於政府統制之下的方案。不用懷疑這個方案是明示出非常的進步，但是同時伴隨巨大的危險，爲什麼呢？因爲集中的財力，是有被爲着政治的目的所使用的憂慮。況且這銀行是被財政「專家」的手所運用，那末信用的發行依然是以生產者作目標，至於將消費者當成目標，恐怕要被目爲愚笨的罷。

信用計劃的第二，是對於爲輸出製造業者發行財政信用的方案。但是這結果必然招致物價的騰貴。不特如此，各國都採取這政策，那末引起激烈的國際鬥爭，是如前所論的。

吸取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者的改造方策，對於許多問題不見得提示出構成的解決案。現若如馬克斯的理論，實施無產者的獨裁，但是實施後是勵行怎樣內容的方策呢？縱然是無產者獨裁的社

會，不過那裏依然有人類和機械，生產者和消費者，以及分配和消費的問題殘留着，他們仍是沒有關於處理這些問題的解決案。

雖有與此反對志在人類心情變化的精神改造的方案，但是善意（Goodwill）或心情的變化（a Change of Heart）永久的都不能發生何等的影響。

這些全部的改善方案，都沒有一個是適當的。社會與其說是改善，毋甯說是改惡。我們避免這等困難的真確改造方案，無論如何都必須採用達格拉斯氏的計劃。

哈特斯勒氏的批評如上所敘，這等批評都很短簡而同時攻擊從來改造方案的中心缺點；試僅當成獨立的各種方案的批評看，確具有相當深刻的興味。

五 公正價格及國民配分的原理

既批評各種改造方案之後，哈特斯勒氏開始試作達格拉斯氏提示出來的構成方案的解說。這解說比較達格拉斯自身的記述更加明晰，幫助我們的理解，是具有不少的便利。哈氏將達格拉斯所

謂的社會信用原理 (The Social—Credit Principles) 當成公正價格 (Just Price) 和國民的或共同社會的配分 (National or Communal Dividends) 兩類看，現就這順序每一原理加以解說。

我們首先試從這公正價格的原理，換言之爲要制定物價達格拉斯氏所擬議的新方法的理論出發。

我們是已目及過下面的事實。爲使由於生產能力擴大的產業，在共同社會有得着利益之可能的擴張，是非伴隨由於消費者之手中購買能力等量的擴張不可。否則，增加的生產能力，與其說形成給產業以刺戟的作用，毋甯謂造成妨害產業的動作。因此我們首先討論過將真信用作本位的經濟制度的必要。然則這樣的真信用本位的財政制度，是怎樣的公正價格被其制定呢？

爲要說明達格拉斯氏公正價格制定的方法，我們採用下面一個簡單的例子。在現今某時期間，共同社會真信用生產的總量是十。同時消費的真信用的總量是八。那時候，在這時期內，發生的共同社會真信用的真實的騰價是二。從消費者得到的總真利益 (Total Real Benefit) 是八，而從共同社會得到的總真利益是二；所以消費者支付給生產者的價格對於總生產費的十看來是八，殘餘的

二，是必須以共同社會的信用來支持。換言之：商品賣價的十分之八，是由於消費者為支付，其殘餘的十分之二，是必須賴國庫以紙幣來支付給生產者。

於此關於公正價格的制定，便有如下公式的成立。

「在將真信用件為本位的財政制度的共同社會之中，給與消費者的商品的公正價格，對於其生產費是必須具有和共同社會真信用的總減價具有對於其總騰價的同一比率。（更加明白的說便如次。物價和商品總生產費的比率，是與共同社會真信用的總減價和其總騰貴的比率相同的。）我們將這比率叫做今後的物價率（The Price Factor）。

$$\frac{\text{公正價格}}{\text{生產費}} = \frac{\text{真信用的總消費}}{\text{真信用的總生產}} = \text{物價率}$$

對於這方法立即加以非難，是國庫紙幣的發行額巨大起來，其結果就引起通貨的膨脹。不過這非難是不當的。如克特生氏在其著述失業論中所說，根據這計劃的紙幣發行，使與俄國的紙幣發行完全異其性質。這是以幫助商業的目的來發行通貨，並不是如像俄國由於破壞商業的目的來發行

通貨。

對於這非難我們解說如下：(1) 賴國庫作財政信用的週期的發行，是不過藉貨幣來表現那交付前回發行以後的貨物和勤勞在共同社會的能力上的擴張。(2) 這種發行，所謂使物價騰貴，是不合乎事實的，牠卻是使物價減落，維持在生產費以下的手段。由於這兩種主要的理由，這種計劃是沒有惹起通貨膨脹的憂慮。

失業是現在的財政制度裏必然的東西。因為在現制度之下，產業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不能不遭遇停滯的。然而現今若採用上述的物價制定方策，那末產業的輪軸便不斷的迴轉，所以無論如何，是沒有發生失業者的憂慮的。

第二的社會信用原理，是國民的配分。因此達格拉斯主義是被稱爲分產主義的一分派的原理。關於國民何做具有享受配分的權利，和賴什麼纔有享受配分的可能，哈特勒氏曾作議論如下：

將科學適用在產業上的結果，使人類能力的消費漸次的減少，已是如前面所述的。但是，和此事

同時發生使失業者的數量增大的傾向，確是不得已的。設若使這兩種傾向調和起來，那末必要的是講求什麼手段使產業纔可以配分給似乎不必要的人們以購買力。在此便形成國民的或共同社會的配分之思想。配分因爲我們一切都是共同社會的成員上安置基礎，而并不是基於做過何等的工作上。所以這不只算是我們的非常的願望，同時當成原理看就在倫理的方面，也是正當的。

產業上有三種要素：第一是資本；第二是勞動；第三是共通文化的遺產。「富的生產賴機械是使之更加容易。人類勞動的要素正在一日比一日的減少……這是對於洞窟人的遺產看來的我們真正的遺產。」〔註一〕

【註一】 Hattersley, op. cit. p. 104. 這引文是根據 Manchester Credit Reform Group, 所發行的活葉宣傳文件信用的社會化 (Socialisation of Credit p. 9.)。但是這活葉宣傳文件在普通列舉的達格拉斯主義的文獻裏都不載入，僅僅的在哈特斯勒氏的著述中引用過。據此看來社會信用運動的地方支部，除普通當成文獻看所記載過的以外，還發行過許多的小冊子或活葉刊物。

關於資本和勞動二者，是不必再特別的加以討論。至於共同社會的共通文化遺產。經濟學者是不會作過許多的討論，那末這遺產的相續者是什麼人呢？這偉大的遺產相續者是共同社會的成員。共同社會的各個成員，是相互的依屬着，各個成員都是全體共通文化遺產的共同相續者。社會雖包含着資本家和勞動者，他們據其生產的成果而獲得各自的分額，但是在社會上，還有不屬於這兩者之中的人。論及這樣的人們從全體共通文化遺產看來，是必須享受何等的分額的。換言之：從共同社會增加的真信用來說，共同社會的成員，無論何人都不得不要着分額的。

國民的配分之根據，便是基於這點的。國民的配分，和這收受人有無工作并且其人的財政狀態怎樣都無關係，是概須享受着分配的。據此我們立刻可以解決的便是失業的救濟。現在失業救濟的方法雖能考慮出來，但這方法，在救濟金和支付這救濟金的共同社會的能力間，沒有必然的關係，僅能形成好容易壓服失業者引起的暴動之有效的最少限度。因此失業的調治不過是對於現在經濟制度的惡害的國民保險。然而我們現在想提示的國民的分配，因為是直接的保持給與共同社會支付能力的比例，所以使這配分增加與否，是係乎共同社會的成員的如何去努力。

若設國民的配分成立起來，那末有如物價騰貴的救濟【註二】的著者H. M. M.氏所言，各人經濟上都是獨立的，所以縱令家庭裏，也沒有如今日樣，妻是夫的從屬者的情形。配分對於其產業所投下的資本，是一定的并且是極低率的。共同社會的生產能力若增加，國民的配分也增加。產業上的勞動者，自然按照他們的工作支付賃銀或薪俸；而國民的配分，是除賃銀或薪俸之外的支給。如楊格氏【註三】的著述中所言，在今日情形之下，雖要嫌惡或排斥產業上採用使勞動者減少勞動的任何方法或設備，但是若國民的配分之制度形成，那末這等方法或設備的採用是要受歡迎的。

【註一】 H. M. M., *The Cure for High Prices*. 僅是二十頁的小冊子。這是當成楊格氏計劃的首先刊行的小冊子看，而爲人們所記憶的。本來是在新時代上掲載過的論文的再版。這小冊子因爲最初就是以被限定的數目發行的，以致後來極度的感着切要之外，還遭遇禁止的明令，現在是已經絕版了。

【註二】 W. Allen Young: *Dividends for All*, p. 24.

總之，我們的社會信用計劃之原理，在似是而非的金本位之上，是看着我們的經濟制度；而是

要專門努力在真信用本位上建設起來的。

貨幣本來雖是從物物交換的經濟社會中發達成功的，但是現今在其中插入物物交換的思考，是不可能的。貨幣在牠自身中具備價值，是不必要的，僅在其中某物即我們今日所謂的「信用」相接的限度裏，完成貨幣的機能便可以了。在牠本身上雖沒有具備何等的價值，但用之去獲得其他貨物及勤勞的信賴（The Relief That, by its Means, Other Goods and Services Might be Procured）就是看成徵證的貨幣。

現在的財政制度是建立在金本位之上的，所以銀行家的發行債權，是超出制貨的五六倍，支配牠的人是銀行家；不過若現在我們的經濟制度是建築在真信用之上，那末發行信用和制限機能，都從銀行家及財政家的手中奪回，而自動的去和產業的必要相應。

我已將達格拉斯氏的兩層社會信用的原理敘述完畢。繼續着我們當然必須敘述這等原理實際上適用的趨勢。但是若據哈特斯勒氏的理論，那末達格拉斯氏的目的，并不是指示他的原理怎樣的纔能夠實際化，因為這行政的問題，是欲委諸後來採用其原理的實際家的手腕。因此下面敘述的

實際案，並不是明示社會信用的計劃怎樣是必須適用或能夠適用，而僅限於顯出怎樣的適用纔算完成。

首先提示的計劃是生產者銀行或產業銀行 (Producers' or Industrial Bank) 的設立。這銀行是和某特別的產業互相的結合，例如鑛山、造船、農業等類的部門，各自創立其產業銀行。這是用和今日銀行相同的方法來加入銀行清算所。這銀行本來就不是以給股東的紅利作目的而設立的。對這產業有關係的人們的貸銀和薪俸，都支付給這銀行。自然這貨幣的大部分都因為勞動者日常的必要而被提取，但是其殘餘的部分，都當成儲金存留在銀行裏。銀行是如我們所目及過的，在真信用的保證上創造財政的信用和發行機關。使用儲蓄的貨幣，站立在該產業真信用的保證上，生產者銀行具有可以給其產業發行財政的信用的地位，這就是生產者銀行的大綱。

現若產業上必需新的資本，那末這新資本不只由於其所有主提供出來，同時和該產業相結合的生產者銀行也必須應募。而且所有主和生產者銀行擔當該項資金的比率，是與所有主享受的紅利和勞動者的貸銀及薪俸的總和所形成的比率相同；所有主是不能超過這限額來應募的。例如在

某種產業，對於賃銀與薪俸的總和十而紅利爲一的比率的場合，在募集十萬鎊新資本中，所有主繳付一萬鎊而生產者銀行繳付九萬鎊。如此，隨着該產業必需的新資本，因爲生產者銀行應募多額的資金，所以結局生產者銀行好像能夠統制該產業的政策。

這生產者銀行的機能，立即就能產出國民的配分，不過這是要特別的注意的，

向產業投資的生產者銀行的債券，當然發生利子，不過這比率是很低的。其利子中的一部分，雖週期的看成支付給該銀行而記帳；但是還有其他殘遺的部分，（例如全部中的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這比率隨時藉議會的法令來限定。）便當成支付給國民的信用計算（The National Credit Account）看而記帳。支付給生產者銀行的金額，恰如以銀行的紅利式樣每年支付給該銀行的股東。這就是產業的配分（Industrial Dividends）。其次支付給國民的信用計算便是分配給該共同社會的全部成員。這就是國民的配分（National Dividends）。

上面雖只關於國民的配分裏生產者銀行的機能，但是若創設如此的機關，那末生產者漸次的能夠統制該產業的管理，并且消費者也能夠統制信用。屬於該產業的生產者同時是一切的消費者；

在消費者看來使生產費減少是比什麼都有利益的。

假若設立生產者銀行，那末必須設立當成相伴隨的計劃看的地方清算所 (Regional clearing House)。使這清算所和現在的形態稍異而司理下面的兩項機能。第一，地方清算所具有關於地域內的財政信用的發行和管理的責任。第二，是集聚那計算物價因數的必要統計。若這樣的清算所成立，那末必須創立一個中央清算所 (Central Clearing House) 來統一這些地方的清算所。

具體的計劃固然還須更詳細的討論，可是這裏只好省略去。總之如哈特斯勒氏的理論，社會信用運動，在現今只是涉及政策和原理，而并不是以詳細的討論其適用的形式和方法作目的。這是要與共同社會的特殊必要相應，纔能加以決定的。達格拉斯主義并不是想使全世界都改宗唯一的理想的辦法，或者僅有這計劃，非以同一的樣式來適用到所有的產業不可。不只如此，達格拉斯主義不希望社會發生激烈的變化，而只想從現今制度漸次的移轉到理想的制度上去。賴達格拉斯主義的適用，銀行的性質爲之一變，因了國民的配分失業者問題得以改決，并且一般民衆具備關於本國經濟事况的精確知識。

哈特斯勒氏在最後另設一章來細論關於國際貿易的達格拉斯主義的態度；要而言之：國際貿易現今還是停滯於物物交換的狀態，因之達格拉斯主義的理論，也不能有所進展。這信用的計劃，只可適用於國內；若將牠作國際的應用起來，在微細的地方，也許要遭遇到許多的困難。（但這不過只是在想像中存在。）達格拉斯主義并不排斥輸出和輸入，在其計畫適行之後，這等貿易依然是進行的；不過這場合的貿易和現在的貿易是完全異其目標的。換言之：在現今輸出是爲要使國內產業不停滯的人爲的強制，但在達格拉斯主義適施之後的貿易，全然是不受壓迫的。

（大正十三年三月稿）

第五章 伏勒斯氏的新管理論

一 經濟生活的關聯性

現將伏勒斯氏的著述，在新管理之下（Hugh P. Vowles, Under New Management, A Book for Business Men and others, 1922）的要旨，當成一種信用經濟研究的，尤其是達格拉斯主義研究的重要文獻看，而來加以介紹。我現在仍不知道這著者的詳細生世。不過就所介紹的範圍來說，著者并不是專門的經濟學者，而是某大產業商會的總經理和總工程師。我們在前面已經知道達格拉斯本身不是專門的經濟學者而是一個技師，向來達格拉斯主義的贊成者，大都在資本主義產業經營的實務上擔任過技術的事務家，是很值得注意的。不過伏勒斯氏并不只是事業家，會長久的參與過社會學的和政治學的問題之研究，且與威爾斯，拉格斯坦教授們努力於社會學的著述。

現今試一讀伏勒斯氏的這著述，無論如何他固然是社會革命家中，很詳細的理解現在複雜

的資本主義之社會機構的技術家，可是他方面還具體的理會現社會道德的缺陷，是潛伏在社會機構的什麼地方，而且確是沒有什麼躊躇加以公然非難的紳士。他所讀的書也很涉及得廣泛，對於文學的作品很能理解，其文體也有相當的風格。

將哲學家的理想論，在事務家的見識中具體化起來，好似是他內心所期待的，在這書裏，有一節哲學者和事務家的對話，論及事務家有考慮「利用而且直接的適用世界中已存在的知識和善意之計劃」的必要。

在經濟的改造方案中，伏勒斯氏雖推獎達格拉斯的計劃，可是不知什麼緣故這著述在達格拉斯主義的文獻中，普通都沒有列舉出來。這書獨在哈特斯勒氏著述的附錄裏，和達格拉斯，克生斯，與凱特生三氏的著述，一同列舉為達格拉斯主義解說的文獻。哈特斯勒氏批評這部書而作「將現代的產業缺陷從種種的觀點——社會的，經濟的以及政治的——來加以觀察，很是簡明的讀物」之稱揚。【註一】

【註一】 C. Marshall Hattersley, *the Community's Credit*, 1922. P. 157.

現就來作便宜的抽出在他的著述中值得注目的意見罷。

伏勒斯氏首先在其著述的卷頭揭載「無能的三角形」之圖表。在三角形的頂點寫有「人類的愚鈍」(Human Stupidity)，而三角形的每邊便寫上「慘憺的貨物，缺乏的世界」(A World in Dire Need of Goods)「不加使用拋荒了的土地，原料和設備」(Land, Materials and Plant Lying idle)或「失業者的大眾」(A Mass of Unemployed)。

這自然是用圖形來將現在世界上社會的生活表示出來；將這三種現象代表我們的生活，的確是無謬誤的。伏勒斯氏曾有批評，姑毋論，一方面因有急迫的社會人們的需要，所以他方面若將不使用的荒蕪土地，原料和設備利用起來，使失業者的羣衆去作其生產的勞働，那末產業的社會之困難立即得着救濟，能夠滿足需要，生產要素可以去作經濟的活動，失業者自然會消滅，可是這辦法之所以不能實現，確是因爲人類的愚鈍；而且爲要除卻人類根本的謬誤理解，隨處都論及教育的必要。「無能的三角形」可以說畢竟是伏勒斯認爲問題應當努力於這方面的解決在著述中的提示。

伏勒斯在現社會批評的第一步裏，攻擊現今的政治家完全是離卻我們的實際生活經濟生活

的大言家，欺詐者；政治家雖不了解經濟生活的事務方面，不過仍架空的確立起種種的政策，其實國家的政策本來是事務上細心的建設，由於政治家來作國家的管理，性質上是和由於事務家來作產業的管理沒有什麼差別，所以我們今後的問題，是要讓我們自身來設想向着經濟事務家作提議；不過從來的經濟家，都有很卑鄙的商人劣根性，不考慮國家的問題，且不顧慮產業的國際影響，將這些事件都很慷慨的以為是詐僞的政治家之職責。這派人的議論是有幾分和日本武藤山治的言論相似。

「我們是受着像事務家樣的大言家，欺詐者，和裝出政治家的政略家形成的禍患所煩惱。世界是在他們謬誤的管理刺戟之下陷入窮迫的苦悶中。——他們實際上對於生活雖沒有什麼的理解，不過是以大言和欺詐來瞞騙的混賬東西，可是卻握着政治的和產業的機構之槓杆。縱然不了解什麼方策，但是他們關於我們的事態，總以為是天所任命的管理者。」

克萊蒙梭曾經批評路易喬治「我是不會遇着過像路易喬治樣的愚魯人」這豈是限於路易喬治嗎？蘭德在他的著述中批評聯合國的首相們，不曾謂「總之這三人都是狡猾而又雄辯的」嗎？不

過狡猾而又雄辯常常都是寄託在這類政略家的身上。

這裏就形成兩類人，一方面是具備充分實行其正直工作之品格的人物，而他方面是不絕的計劃怎樣纔能造成像是工作的樣子之政治家。殊不知在政治家所做的工作和我們事務家所做的工作之間，本來是沒有性質的差異的。大規模的事務管理，就是國家管理，小規模的來作國家管理，便是事務管理。「工作的範圍雖改變，但性質和知識在雙方的場合都是同一的。」【註二】我的工作是由組織經營工場的技師，並不是將著述來作商賈的，不過這書是由於我們事業家具備能夠助長將產業的和政治的世界，在新的方向上，建設起來的構成力之熱心信念纔執筆的。

【註一】 Vowles, op. cit, P. 19.

某人的事業並不是離卻一切而能繁榮的事業是由於運輸，外國貿易，勞働組織，匯兌市價，租稅以及其他萬般事象，在產業和政治的整個世界裏，相互關聯起來的。我們在大戰後纔適切的理會這類事象。姑毋論我們是否希望，可是我們都非注意和本身事業相關的整個世界不可。我們自身狹隘的產業之一隅，是不能全然就其自身自足的成立起來的。歐洲大戰對於我們是異常明瞭的現出產

業經濟的國際基礎。勞働爭議是將我們去和政治學與社會學相結合，租稅是將我們去和當成市民看的我們之權利和義務相結合，外國貿易是及於無從豫期的複雜的國際關係之物質影響。現舉一例，我們從來對於石炭雖只有事業家的興味，但是石炭業自身不過只算更廣泛的且更根本的事態之一部分。「網般的連結就是世界。」(The ramifications are worldwide)【註三】「人類的事態現今是互相關聯的，我們都是一個生長的部分。」產業是流貫世界共同社會的靜脈中之血液，每處都由於郵政制度，電話，電信等等的規模之神經組織作相互結合。無異於我們爲不消化所苦的時候，非我們的脚之幸福相似，英國爲石炭罷工所苦的時候，也不是法國的幸福，中部歐洲在混沌的狀態時，也決不是英國的幸福。【註四】

【註三】 op. cit, P. 31.

【註四】 歐洲大戰，實在是最切適的告給我們，世界的生活，特別的是經濟生活，具有這樣密切的相互關係。我們總是迷惑於以爲容易將一國革命化或極度的壓迫某國的經濟生活，而其他各國的生活決不因此而受些微影響的。所以社會組織縱令可以使之根本的發生變化，不過現今

已漸漸的悟着藉在目前經濟的機構上加以根本的變化之方法，卻不能夠達到其目的了。這樣的思想，是由於了解經濟生活的機構之實際運用的技術家事務家，或精通實業金融市場的財政學者所主張的；我們對於這點，是非特別的加以注意不可。不只達格拉斯主義主張這種意見，就是在格依生氏或加薩爾教授的貨幣改革論中，也可以見着這類主張的。尤其是想恢復現在歐洲的經濟生活而將歐洲的全體作爲一單位看，是絕對的必要之批評，已成爲現今經濟學者，社會改造論者普遍的輿論。

事態在如此的時候，我們事業家向來將政治問題委諸欺詐者或大言家，是錯謬的。我們現今非將事物就我們自身來加以考慮不可。換言之：我們非採取新管理的方法來代替舊日的管理方法不可。

不過就這點而言，從來我們自身懷抱的態度，是有不少遺憾。人們都在商人 (Salesmanship) 的任務上集中其能力，而忘卻政治家 (Statesmanship) 的任務。我們只着眼於特殊的部分，而忘了一般的見解。例如：我們事業家的目標是在輸出貿易的擴張，決不慮及輸出貿易在國際的關係上產生

如何的影響。不過我們人類所做的事，不管怎樣的加以決斷或進行，直至不會豫想到的人類生活的世界之將來——恐怕永遠的，非要發生動與反動不絕的進行不可。

伏勒斯氏續着普遍的主張教育的必要，更論及藉教育來變化人類性情之可能。

我們在前面已說過，除特殊的着眼之外，還須有普遍的見解。然而一般的見解，是非教育不可的。這類人物第一須把他們看做商人和經理，而第二纔將他們看做人類。現在我們是非對事務家施行自由教育，第一將他們看成人類和紳士，而其次纔將他們看成專門家不可。現今經理具有理解人生關係的能力更比具備高等技術的資格是必要的。有能力的管理，是必須有社會學的智識。反之沒有受過教育的精神，是見識狹隘的精神，一切政治的和產業的發達之罪惡，都是從這裏發生出來的。在無教育的社會中，那種可厭的大言家們便繁榮起來，而且這些混賬東西竟握着權力。就在產業範圍裏，例如：了解社會學的經理，是能的確知道同盟罷工的原因，可是昔時的經理就不能了。經理是天生的而不是人造的，確有一面的真理，不過勞働教育正在進展的今日，一方面信賴他的直覺和經驗，而他方面立在自己管理之人們的無智上，陳舊形式的經理，漸漸的是沒有利了。

現代屢屢被稱叫「現成的時代」(A "ready-made" age) 人們都使用通常的言辭或現成的文句來替代自身所考慮的事物。這點就是被混賬東西們利用的。世上往往流行着人類的性質，自然是不能變化的思想，不過這并不是真確的。例如：人類本來是具有殘忍的利己的本能，這是從古至今都沒有變化的，所以世界上沒有戰爭絕跡的時候，但是這不合乎事實的，現在人類的本能和原始人的本能，是不相同的。精神和靈性的性質，人類的希望，憧憬，理想，感情，先入見解等等，在短少的期間都根本的起了變化。現世紀是和過去或未來都不相同的。心理學的安定性，換言之「不變的人類性」是空幻的妄想。古代的習俗，是不會依然的留存到現今的。古代的人類只是「自然人」而現今的人類是「倫理人」。

形成這變化的原因是教育，教育常常雖得着突破無智的勝利，不過無智是使知識的生長或分佈停頓起來，在這點是不能夠占着勝利的。批評過去二百年的歷史，我們現在確進入新型的社會中了。由於無數的文化手段之伸介，我們貫通全世界而和我們的隣人發生密接的結合，因此對於我們心靈的狀態或人類活動的將來進展，都加以巨大的影響。變化就是實在，Becoming (變化) 較之

Being (存在) 是更加實在的。但是就值得記憶的本質的說來，變化至少可以說是部分的被人類意志所支配的。

二 物價的構成和信用的統制

在這準備的議論詳述之後，伏勒斯氏開始作專門的經濟問題之分析，先將我們現今正在支付的物價構成加以分解。伏勒斯氏極力主張的，可以說是由於現今商品市場的組織，物價未必定是受需求的法則所支配，從貨物產生到移入消費者手中之前的一切損失費，都包含在物價裏的，所以消費者是受着不當的課稅。

勞働階級現今不受英國自由議會所支配而受着英國產業聯合(The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和新聞的結合之力所支配，這是誰都知道的。市民常常由於其合成之力，受着種種形式的課稅。所謂課稅并不只限於用政府的名義來課的。國家在作戰的時候，發行巨額的戰時公債，而其大部分畢竟是從銀行貸借的。產業的企業勃興時，還同樣的向銀行借入貨幣。如此銀行在一般

民衆之上，能夠完納課稅。但這種課稅還不過是事件的第一步，我們因此更受着第二步的課稅。這就是由於通貨的膨脹物價騰貴起來的課稅。然而新聞在這種場合宣傳使物價低下的方策，是一多量的去生產，且使賃銀低下起來。]（“More-production-for-less-wages”）。但是多量的生產使賃銀低下，並不是一種利及一般民衆的緣由。

這裏可以注意的是縱令事業家任何大量的生產貨物，可是只有金融家得利，未必有利於消費者。事業家若要增大生產，那末其資金就非從銀行借入不可，這場合的信用發行，由於前述的兩重過程，使對於消費者的課稅增大起來。況且所生產的貨物，因為不能和消費者的購買力相符，所以對於許多的產業之企業，即對於直接消費者必要的貨物生產和其設備的多量費用，并不去作投資，而將其生產力的巨大的分量資本化起來。然而這資本化是非立即豫想與之相應的紅利不可，所以資本化的分量增大當然形成對消費者的課稅。我們已經目及過戰後顯著的傾向，只是使生產的設備增大，而實際上的生產，並不是伴隨着這種情形來使之加增的。戰後我們的生產力較之戰前恐怕至少增加百分之五十罷。消費者不只對於直接消費的貨物支付課稅，就是對於巨大的設備，也非同樣的

支付課稅不可。如此確定物價的高低，不能將第一貨物的分量和第二貨幣的分量都加入考慮之中。關於生產多量的貨物，不是使物價降低，卻反使之騰貴的實例，是不勝指數的。據溼青蒸溜所某友人對我的敘述，不管很巨額的生產，可是在那沉滯發生的上年，每噸價格從五十先令騰貴到達二四〇先令。如此一切的損失費，都沒有殘餘的包含在物價裏，這在長久的期間，畢竟都非由於消費者來償付不可。

伏勒斯氏在前面曾以為現代社會還是受許多的無智支配的，因而呈現種種的社會缺陷，其中有一例就是他指摘和批評支配勞動者的有力之謬見。這便是以為「勞動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所以勞動非是一切財豐的單獨受取者不可」的思想。

按照伏勒斯氏的意見，勞動若不是一切財富的唯一創造者，那末就不是財富的單獨受取者。例如：那裏自然是有像所謂科學的發明之要素存在的。採掘石炭雖屬煤礦夫，但消費這石炭的根由，是必須歸於瓦特發明蒸氣機關。將我們的文明相互結合起來的東西是一切機械，若除了機械，那末產業的世界恐如夢般的消失罷。其次對於我們集團的社會生活，繼續的努力於想給與適快的環境之

政治家的工作，也非認爲和富財的創造有巨大的關係不可。所以社會組織和其複雜的機構，是由於科學者，政治家，發明家，事業家等等集合的努力所造成的，若不如此勞働是無從發揮其適當的力了。然而這些科學者，政治家，發明家，事業家等等都是不含有「勞働者」的範疇之中的。有時雖將這類人們稱叫「頭腦勞働者」，可是「頭腦勞働者」一名，實在是將勞働觀念的缺陷隱蔽了的文句。若爲着將這類人們包含進去便擴張名辭的意義，那末「勞働」是包括一切階級的人，形成相互交錯的，於是馬克思「階級鬥爭」就失卻其原意了。

假若如這理論，財富是由於勞働所創造的，所以財富的受取者非是勞働不可，同樣也可以論及科學或機械罷。例如：科學家是非就過去研究的成果取得財富不可。如此的不合理，無論如何是不可的。「財富是共同社會的遺產。」(Wealth i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ommunity.) 如所謂(勞働)并不是以爲在共同社會中某種特殊化的能力，而是認爲全體共同社會的遺產。」「註一」這遺產須得受具備意志力和教育的睿智之廣泛人類同情的人們所管理。

【註一】 Op. Cit., P. 104.

在既如上述的物價論中，伏勒斯氏解剖現今經濟社會的真相，他更詳細的將事實的真相加以分析，而論斷我們的經濟生活，結局全部都是受銀行所統制。這點就是達格拉斯主義的理論形成的所在，伏勒斯氏幾乎沒有什麼異論，可以說是襲用達格拉斯氏的考察。

現代的社會具有貧窮人和富足人的生活罅隙，自然這并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對於當面的這事實，社會主義者的主張，是沒有具備關於全部產業經過的知識。全體最強力的部分，統制和勢力長住的要塞之大本營，是從他們的見解裏逃遁了。例如：他們裏的集產主義者，雖主張「集團的」所有，即國有；可是國有較之合理的規制之私有制度還罪惡。關於貧者愈加貧困而富者愈加富足的經過，資本家掠取的利益，只是一部分而決不是最強力的部分。縱然產業完全國有化，資本家掠得的利益全部廢止，可是現制度具備的惡害仍然恐是存留着的罷。正真形成產業的統制并不是資本家，這有如達格拉斯氏和奧雷治氏指示過的，是財政家銀行家。首先要改造的東西是這種統制。然而因為金融問題普通是難於理解，所以這重要的問題，不能夠惹起社會上的注意，獨創的達格拉斯氏的計劃，也就依然的保留起來了。

所謂我們的貨幣是什麼呢？貨幣是有兩類。這就是現金和信用證券。信用證券是由於必須現金的時候和處所，能夠兌換現金的一般信仰（Belief）所形成的。信用是有可以生產貨物的能力之信仰即真信用，和可以生產貨幣的能力之信仰即財政的信用兩種，所以我們就給財富、資本、信用等等以如下的定義。

真正的財富——貨物。

財政的財富——能夠交換貨物的貨幣。

真正的資本——可以生產貨物的能力。

財政的資本——可以生產貨幣的能力。

真正的信用——在可以生產貨物的能力裏的信用。

財政的信用——在可以生產貨幣的能力裏的信用。

真正的需要——對於貨物的實際需要。

財政的需要——由於可以購買貨物的貨幣所形成的背景來作對於貨物的需要。（註二）

只增加貨幣而不伴隨貨物的增加時，貨幣的購買力必然的減退，同時物價騰貴起來。由於通貨的膨脹於是新貨幣就掠取舊貨幣的購買力來當自身的購買力。(The new money gaining purchasing power at the expense of the old) [註三]

【註一】 Op. cit., P. 128

【註二】 Ok. cit., P. 131

關於購買力的分配，我們是非作如下的考察不可。

- (A) 分配給共同社會的購買力。
- (B) 從共同社會取去的購買力。

許多民衆由於貸銀，俸給，紅利等等的形式，換言之由於暫時財政信用的形式，獲得他們的購買力。然而這購買力是被包含一切形式的直接的和間接的課稅之種種方法所取去。若列舉其課稅，那便如次：

- (I) 由於使貨幣的分量增加而使得購買力稀薄，被金融家所形成的課稅。

(2) 被政府所施行的課稅。

(3) 由於將一切的資本貨物之費用和利益混入一切的消費貨物之價格，被資本家所造成的課稅。【註四】

如此論及購買力的究極統制者是什麼人，那末這并不是勞動者或資本家而是金融家銀行家。現代社會依靠什麼勢力，畢竟是非立在信用統制之下不可。例如任何資本家獲得財政資本的條件，首先若不刺戟銀行家的信用，那末要振興什麼事業都是不可能的。銀行家賴統制財政的信用形成對於資本家指揮他們是否生產和所生產的種類等等。對於共同社會，無論是怎樣的必要，可是在銀行家不同意其生產時，該貨物的生產是不會發生的。他方面，銀行家是具有任意使共同社會的購買力稀薄的能力。政府也為要形成其活動，既然對於銀行家負有債務，結局也不外立在銀行家的統制之下。

【註四】 *Op. cit.*, P. 133.

信用的統制，不用說立刻影響及於物價。資本家從銀行裏得着其生產的資金，而將其負債的利

子加入物價中。在物價之中還再加上爲着生產的設備所耗棄的費用，設備逐漸形成大規模的，形成貨銀或俸給等等所不能比較的巨大東西。支持這設備的東西是銀行的財政信用。不過如此大規模的設備若全部無遺的運用起來，那末民衆的購買力是不能購買在那裏所生產的全部貨物，所以資
本家不外是運用其生產力設備的一部分，縱然如此所生產的貨物分量還是超過所分配出去的購買力之分量，於是貨物就非向其經濟生活單位以外輸出不可。

我們社會的經濟生活，雖如上述的被運用起來，可是大部分的民衆對於金融忽視其無力，他們還被新聞所陷誤，將物價騰貴的原因，求之於另外的什麼東西，全然不了解這經過的真相。我們知道消費問題是和生產問題同樣重要的。爲什麼呢？因爲任何人都^不消費的時候，也不會發生生產了。所以我們可以主張只按照消費者，姑毋論不是自身生產的，而給共同社會的財富以分額。社會主義者關於現社會，並沒有加以必要的分析。他們主張能國有，不過是金融家喜悅的集中主義之過程的一步罷了。

對於現社會調度的機構，加以如上述的分析之後，在這類經濟的救濟政策裏，他推獎達格拉斯

的計劃，關於這計劃的內容已經作過多次的敘述，所以現在是沒有另加詳述的心要。總之他是想將信用的統制移到共同社會的手中。因此就非設立受公眾所支配的某種形式的銀行不可。其次物價依據達格拉斯氏所表示的特創公式必須制定得較生產費還低下。伏勒斯氏還充分的詳論採用這計劃時的結果，或給對於這主張的反對論以辯駁，不過這大概都和前述的重複，所以這裏便省略了。他討論過想使今日的勞働組合變成勞働基爾特團，「註五」這基爾特包含勞働者以外的其他技術家，可以代表真正財富的生產者，是值得注目的。

【註五】Op. cit., P. 155.

達格拉斯的計劃，只是在經濟政策統制的涉及範圍裏發揮其效果，關於政治政策的統制並沒有加以什麼討論。然而我們縱令政治生活方面，也非將這政策的統制收歸共同社會的手中不可。如此伏勒斯氏列舉現在議會制度之弊害，從大言家的手中奪回政治政策的統制，將牠給與共同社會來收管，所以非採取比例代表（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選舉制度不可。比例選舉制可以說是和關於經濟政策的統制之達格拉斯計劃相匹敵的。比例選舉制的方法和其特色，他是很詳

細的加以討論過，這裏卻從略了。

所以伏勒斯氏最後主張：在我們構成的見解，是必要的；一切東西的統一，尤其是基於團體生活的統一，在我們是必要的。我們在這裏好似也可以覺出伏勒斯氏爲什麼成了贊同達格拉斯主義的一人的動機了。

（大正十三年八月九日夜稿）

第六章 康伯男和哈利生兩氏的新經濟學

一 經濟學探究的主要問題及其各概念

雖由於運命不可思議的惡作劇，社會的經濟學的主題和我們日常生活發生密接的關係，可是許多人總以為是教授的獨佔物。一般人們都安於將經濟的問題作為自己考慮所及的範圍之外，如像金融制度的作用，就認為是不許多數人們透入的神秘東西。然而『我們由於現在金融制度的缺陷，便困住在高貴物價，失業和十分迫切的世界裏。前世紀在生產過程上雖證實急激的進步，但是為要將產業的生產物來加以分配纔存在的，而且為着大量生產的必要非使自身去適應不可的金融制度，還是在金貸階級的手中。所以生活的一般水準，在今日卻較機械生產開始以前還加低落。』為要救濟這金融制度的罪惡達格拉斯氏(C. H. Douglas)雖提出某種新的計劃，但是因為『勞働指導者』和『社會改革家』的狹小之嫉妬心與民衆堅固的忽視，這真理仍然沒有廣泛的流傳

起來。我們想對於現今場合的一般人們勸告，政治家和『勞働指導者』不能說較之其他的人都是聰明的，他們不過是個人方面具有更多的野心而已。新聞實際上也是沒有例外的墮落。由於教授們所寫的普通經濟學的教科書，有如黑暗時代作出來的樣子，備具許多迷信的固執。對於這類現象的達格拉斯氏的提案，關於救濟金融制度的罪惡問題，是革命的。我們眼見在這著述裏論評現今的經濟制度，已從平易的階段進展，漸次的將達格拉斯氏分析的內容明白的現露出來。康伯男和哈利生兩氏在其著述新經濟學（Marten Cumberland and Raymond Harrison, the New Economics, 1922.）的序文中，早已如此說過的。我現追隨兩氏敘述之後，試略記其著述的內容。

經濟學的主題向來便負有所謂「陰氣的學問」不受歡迎的渾名，這不幸是言中了。一部分是由於無智和杜撰的思索，而他部分是由於巨大金錢利害的催促，就下了一個經濟學是對於人類大眾的將來並不給與何等物質希望的結論。不過國民經濟學的任務，是基於對共同社會以最經濟的方法供給共同社會的必要東西，纔成立起來的。共同社會首先要求的東西，是生活的必需品，奢侈品是次要的問題。生產必要的事物和考究將牠適當的分配給必要的人們，是經濟學的主要問題。

經濟學的考察中，哲學的概念是不必要的。我們只採集有組織的社會裏完結過的事實，從經濟學的見地來觀察，那就算可以的了。某一定社會的財富，是該社會的成員生產必要的商品而將牠在這成員間分配的能力。這能力是有潛在自然界中的和潛在人類中的兩種，所以社會的財富，畢竟是存在自然界潛藏的生產力和人類具備對於這自然的仲介物加以勞作的生產力之中的。所謂社會的財富，是由於自然界可能的財富來生產社會必要的事物。如此真正的財富，是只在根據可能的財富生產社會必要的東西時纔算成就的，所以例如製造毒瓦斯的人類智力和製造武器的人類勞動力，就全體社會看來，不能說是增進財富的。再如生產快樂性質的東西，是和精神的與物質的都沒有關係，也不是增添整個社會的財富。

這財富，是當社會的生產力和分配都受着社會的統制和指揮作正確的指導時，便增進起來；而錯誤的指導，社會生產力發生浪費的時候，就減退去了。所以形成社會的真正財富，是非社會由於直接或交換生產出來而且分配於其成員之間所造成不可。

貨幣是交換的仲介物，產業社會流通的工具。在將貨幣當成仲介物看時，商品就能交換，就能分

配了。不過貨幣在牠本身裏並沒有內在的價值，而只有交換價值。「貨幣的交換價值，完全是依靠整個社會具有貨幣之力去作指揮其他貨物的信仰之上。換言之：貨幣的交換價值全仗着信用，即社會的生產能力。」(The exchange value of money rests entirely on the belief which society, as a whole, has in the power of this money, to command other good. In other words, it rests on credit that is on society's ability to produce.) (註一)對於個人的貨幣價值，是依存於其有效的需要，或在一定的時期裏市場上能夠購買的貨物。所以經濟學上之價值和哲學的價值，即絕對的價值，沒有什麼相同的。

(註一) *op. cit.*, pp. 9—10.

勞働是潛在人類裏可能的財富之源泉，是非在經濟的財富生產以前形成人類環境的自然中介物之上活動不可。所謂勞働者是由於運用心的能力或身體的能力來幫助經濟財富的生產。所以在高度複雜化的和能率已有組織的社會狀態裏，勞働的方法是直接的或間接的都包含着心理的和身體的種種方法不可。

資本是人類經濟的工具，在生產經濟的財富上，盡力作其活動。土地、空氣和水只有在成爲生產上的要素和成爲人類經濟的工具之場合，纔能夠認爲資本。說起來，這類自然的要素，在使用於生產的場合纔是資本，否則牠只是財富而不是資本。在這裏將財富和資本之間劃分區別是很重要的。一切的資本是財富，而一切的財富並不是資本。美麗的庭園，就鑑賞者的物主看來，是算財富的，在這庭園不成爲觀覽場時，並不是資本。我們經濟學的探究，只是研究限於和經濟的財富有關的東西。經濟學並沒有和美或快樂的問題相關，而只與利用性發生關係。將文明進展中的勞働來加以活動，首先是要作資本的積集的。因此資本是勞働的成果，有組織的社會某程度之富源的發達，在資本巨額集積之前是必要的罷。貨幣如前所叙是分配的巨大工具之一，所以自然是資本的一部分。

這裏有一個我們非注意不可的問題。生產的目的，是供給共同社會的必要品。生產就牠本身說來，並不是目的。生產和消費兩者并不只是因爲給與喜悅和快樂之緣故纔形成的，而只是爲着生活的必要機能的緣由纔施行的。廣義的來說，由於人類和自然的合作力所生產的商品是有兩類。這兩類便是比較的對於直接的需要供給的究極消費貨物 (Ultimate consumable commodities) 和如

像機械器具等等，爲着究極消費貨物以後的生產作用，換言之對於較遠的需要供給的資本貨物（Capital goods）。如此將商品區別成兩類，於是生產作用也區別爲兩類，究極消費貨物的生產可以叫產出（Output），而資本貨物的生產可以叫擴張（Development）。社會高度之組織化起來，文明程度便日愈進步，因而人類力漸次的被機械力所替代，結局呈現文明的進步以致生產者的勢力漸次的向着更多的資本貨物的生產發展，而次第的減少究極消費貨物生產的奇異現象。生產的目的是供給共同社會的必要品，這就是經濟學非推究不可的唯一之生產，就經濟學的觀點來論，不能說商品是爲獲取市場，換言之是爲獲得可能的消費者（Potential consumer）纔生產的。在貨物獲得市場的時候，那裏便引起物價的重要問題。

需要有兩種類。這就是自然需要（Natural demand）和有效需要（Effective demand）。飢餓的人對於食物雖感着自然的需要，可是他沒有購入食物的貨幣時，這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還不能算是有效的需要。然而貨幣是社會對於生產貨物的流通仲介物，所以社會使貨物的生產增加時，爲要將這些貨物分配給共同社會的成員，社會也得使購買力的生產增進起來。若使社會貨物的生產

減退，那末也要使購買力的分量減少的。如此在市場上貨物的流通和在市場上購買力之流通兩者間，若貨物的價格不起變化時，那末其間是有一定的比率的。（這種看法，在著者們的場合便形成貨幣數量說的理論根據，我們是須得注意的。）因此現今若在同一的購買力裏使貨物的生產增加起來，那末物價總不外是低落；反之，在同一的貨物生產裏使購買力增加起來，那末一定量的貨幣較從前只能得購買更少量的貨物，於是物價便騰貴起來。總之有效需要，是依於購買力之上的。在我們現代經濟制度之下，物價是隨着在一定的時間裏佔據的市場之購買力和消費的商品兩者間的比率所固定的。

堅固的分配，是依於一定時間裏佔據市場的貨物和購買力之間的流通所具備的一樣性之上的。若分配被抑制，生產也被抑制。爲什麼呢？因爲社會生產自身不必要的東西或不能分配的東西，都是不經濟的。

工作是人類和社會的必要機能。從經濟學的觀點看來，工作是爲着某一目的的手段，工作本身並不是目的。工作的目的是生產。所以文明的進步，若經濟的加以觀察，那末就是不絕的增加那生產

較消費更多的能力。人類經濟的進步是使人間努力的分量減少，因而在共同社會成員之間使閑暇加增起來。

賃銀是由於社會的生產品所形成的，而且是在勞働者無論與產出和擴張的生產發生關係的認識上支付給他們的。賃銀是成自將社會的生產力動員起來而形成的財富，所以若社會的生產能力增加，那末將賃銀加以分配的社會能力也得增加的。然而現今社會裏因為社會能夠漸次的節省人力，所以漸次的以較少的勞働形成逐漸的生產更大量的商品。但是若果勞働較少的去活動就只能得着更小的購買力，那末如前所述分配被抑制，生產也要被抑制了。爲去防止這現象，社會是非以配分 (Dividend) 來代替賃銀不可。姑毋論人能否「獲得雇傭」的地位，可是都不能不生活的。若社會賴着運用節省人力的機械，生產更多量的商品，形成更多量的財富，那末共同社會就全體看來都具有對於社會財富增加的分額的。

二 價值貨幣和信用的意義

我們更進就非考察社會上的信用作用不可。

信用 (Credit) 有如 “Credo”——我是信仰的——辭所示，是在信仰 (Faith) 或信念 (Belief) 之上安置基礎。在支付的場合，期望債務者喜悅來作支付和具備支付的能力，都是造成信用基礎的重要之要素，從經濟學的觀點看起來，不管有無前者的要素，而有組織的社會卻造成對債務者的強制支付，所以畢竟後者之要素是很重要的。反之，債務者縱令有支付的好意，不過缺乏其能力，那末其信用在經濟學上是無價值。若某國生產商品的能力和好意增高起來，則隣國人間對該國的信用就高漲，反之該國的信用就低落了。

信用可分成真信用 (Real credit) 和金融信用 (Financial credit)。真信用是基於經濟的財富，即某國生產可觸的具體商品的能力之上。在使這能力高漲時，該國的信用也高漲起來。其次金融的信用，是真信用的反映。恰如貨幣的財富，是由於真確可觸的貨物的財富作背景樣，一國的信用是基於生產貨物的該國能力之上，隨着其能力便形成或大或小的現象。金融的信用是追隨真信用的。

然而現今金融的信用，是被銀行的業務所統制。而且將信用的統制給與銀行團體的現今金融

制度，是很明顯的對銀行團體給與巨大的經濟力。現在的金融制度隨着銀行家的意欲來作信用的發行，並且附帶的給他們以制定物價的力。將金融的信用必須是真信用的反映，並且購買力非以和生產消費貨物的能力同一的比率增加不可置諸念頭，纔來檢討信用發行的現今制度是否充實其機能，便是我們的工作了。

信用是社會的血液，我們的銀行獨佔家，是居於將心臟的活動隨意加以活動的特殊地位。他們的勢力，主要是由於信用的「現金基礎」(Cash Basis)之幻想所產生的。這幻想即「健全的」金融非「在強固的現金基礎之上固定起來」不可的思想，是由於一八四四年的銀行條例所養育成的。金通貨雖和不兌換紙幣的發行同時，在一九一四年告終，可是金的迷信仍存留着的。信用的金之基礎，固然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但至少通俗民心中放置固定的基礎。普通物價高漲都以爲是紙幣的增發，不過事實上紙幣超過金貨並不成爲物價騰貴的原因，只有不受統制的通貨，是形成物價騰貴的緣由。貨幣本身具有內在的價值，不是容易消滅的。(米爾說：「貨幣是商品。貨幣的價值和其他商品的價值相同，暫時是由於需求律所決定而永久的且通常的就是被生產費所決定。」)然而貨幣，不就

牠在金貨和紙幣間的關係而論是流通的仲介物，不過只是幫助貨物交換的手段而已。經濟學的涉及問題，只是所謂「交付貨物」的唯一經過，生產和分配不過是這唯一經過的兩方面。經濟學怠於研究其中分配的要素。含有金貨的一切通貨，對於一切的商品具備的交換價值，常常是動搖的。價值是比較的。近代銀行業所養成的金本位，是已被從僕魯東直到凱特生一羣經濟學者所常常加以攻擊的。「金融的信用是對國民的真信用即國民的生產能力而發行的，並不是由於銀行金庫之中的現金作背景的。」金本位論者因為被仲介物所束縛，好似忘卻其精神的樣子。

若能夠使外國匯兌安定，那末我們國內的問題便自然解決的共通謬，是在社會上流行着的。（這就看一看日本的情形就很有趣。）依據多得氏的意見，『根據多得氏的著述匯兌的機制 (Toa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1922)』在輸出和輸入平衡上，輸出超過輸入就以爲是有利的均衡之誤謬根據，是由於我們產業的主要目的在製造爲要輸出的貨物，我們是賴國外貿易來維持生活，以及我們的國外貿易較之爲着國內消費的生產更加重要等的思想。然而多得氏的意見，以爲國民產業的主要目的，是對該國本身的國民供給衣食住之所需求。姑毋論就連正統派的經濟學

的學者都認承這思想的真確，可是許多市井之流，總以為現今國民的繁榮，是全仗國外貿易的增漲。我們已經說過物價是交換的比率。某商品的市場價值，便是以某種其他商品的名義之某商品的交換價值，這是沒有什麼差異在以這類價值不同的通貨所表現出來的場合。

三 銀行的信用統制和錯謬的產業經營

按照威薩斯氏的議論，匯票是可以說對於任何人都算便妥的辦法。不過這「對於任何人」卻是一個疑問，僅在銀行界的「對於任何人」之匯票纔確切的是很完全的有利的投資。國際金融使全世界成為單一的匯兌市場。不過據此決不能說一切商品，無論國外和國內，都完全是形成相同的東西。某時為要折買商品。這商品在國外市場的價格，是要較之該商品生產的國度之價值還更加低落，反之某商品的價值在國內低落而在國外高漲，那末便有很不相同的兩種價格支配市場。這原因雖是存在金融本身裏，可是為着了解其中內容，我們非試來研究銀行的機能和貿易兩者的關係不可。

英蘭銀行，股份銀行和票據交換所是形成信用發行的純粹個人之獨占。現今試一看股份銀行

的借貸對照表，將繳付資本僅僅的十億鎊來作基礎，在其上造成巨大的上部構造。然而股份銀增加其資本金是採取容易的途徑，這場合銀行的顧客是藉支付該銀行發行的票據來減輕銀行的債務。就算了事，結局銀行就是將在從前具備的資本金之基礎上所形成的上部構造挪移來作資本金。按照這方法股份銀行是無限的增加其資本金，隨着造成使其信用的發行額增加。

銀行家姑毋論作票據的貼現，或短期借貸，或其他任何業務，對於共同社會都是創造債務，這債務在貨物造成而售給消費者之前，是不會消賬的。不過銀行是支付手段的唯一源泉，所以便形成一債務的支付發生就是創造其他債務的現象，畢竟社會對於沒有可貸出的貨幣之「貸金」逐漸的是負了債務。

銀行具有信用發行的整個統制，所以造成將商業作任意的進退。例如銀行若停止信用的擴張，換言之提高銀行貸款的利率，那末就妨礙新的貸款，因而商業的繁榮也要衰落了。反之信用擴張的場合，產業機能被解放，生產也就興盛起來，不過無產者的購買力是不能適應這巨大貨物的生產，所以便促進輸出。

購買力被不充分的且不平等的分配於國民之中，再者這有限的購買力，爲着人口過多便依存於任何種類的雇傭上，因而國民的能力便傾向着去製造資本貨物，爲要輸出的貨物以及奢侈品，於是國民生活的必需品之生產便衰落了。如此，生產之間發生努力的空費是很多的。若除去這類的空費，那末以現今使用的百分之十的能率，便能夠支持全部人口充分的幸福。在許多種類的產業，其商品的賣價，是超出生產費的十倍或二十倍，且還超過分配的必要費用之百倍以上。其利害由於金融家的小集團，他們是立於商業的和謀利的方面，而且關於產業技術的和管理的方面常常是全無知識的來作整個的統制產業，妨礙使產業有益於共同社會的真切必需，並且使產業空費加多起來成爲非能率的東西。」（註一）

（註一）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industry by a small group of financiers whose lies wholly in the commercial and profit-making side, and who are often quite ignorant of the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side of the industry, prevents industry from serving the real needs of the community and renders it wasteful and inefficient. M. Cunn-

berland and R. Harrison, the New Economics, pp. 92-93.

依照波拉可夫 (W. N. Polakoff) 例如美國的石炭業受着可怕的誤謬管理，便是當成我們近代事業樣式的典型的東西看而加以記述的。依據所引用的地質學研究之統計，在經營中百分之五十是空費的，這是由於部分探掘的鑛坑之廢棄，和由於鑛坑裏存留着大部分的石炭，將牠像未開採樣的放棄空費，即拋棄石炭屑或下等煤，這兩者其未利用空費了的石炭分量，每年是達五十億噸之數。

不過如此謬誤的經營產業，並不是經營這產業的鑛坑所有主負擔的罪過。爲什麼呢？因爲鑛坑所有主這樣的經營纔更加有利。其罪過是經濟制度自身。就我們現今的制度，費用的大部都不傾注於究極貨物的產出而傾注於設備方面。我們目及巨大的資本堆積，屢屢的竟連有識者都以爲是許多人們的儲蓄加增纔發生的，不過這是錯謬的見解，實際是由於經過金融而統制產業的少數人，和在通俗的新聞雜誌上爲這少數人作代言者所造成的。

四 信用的消費者統制和購買力的分配

按照馬爾薩斯的意見，縱令在地表的面積上不受限制，人口的增加較之維持人口的糧食之增加，是很急激的。這種意見並不是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的，而不過是防止勞働者的解放和助長陰謀的目的。人口的增加不必就是脅迫我們的問題。「在現今，人類主要的研究並不是產兒的調節而是物價的調節。(Not birth-regulation, but price-regulation is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t the present moment.)(註1)

(註1) 這裏所謂「產兒調節」的意味和現今形成產兒調節論的主張，在其概念上，完全不是一致的。哈利生氏的意見，爲着世界人口增加起來便發生殖民或移民的必要，以致惹起種種的國際問題，是不正確的；無論怎樣人口增多起來若該國採用正當的分配，那末未有不能維持其增加人口的生活，所以物價調節較之人口的調節可以說是先決的問題。換言之：他們的產兒調節之意味是恐怖人口的增加而形成的產兒調節。

我們廿世紀當面的經濟問題，不是過剩生產的問題，而是過少生產的問題。社會現刻正受着擁有很多的貨物所苦，而他方面還受着無能去購買這貨物的貧困所陷。近代科學的生產，是脫離中世紀的金融制度，而立在放債的觀念之上。少數金融家的集團，舉其全力去維持貨幣獲得利子，而形成借貸的商品之迷信。在任何原始時代，例如像金的物質已被選作交換的手段之時候，近代存放款項的商號，就使得關於貸借的貨幣呈現相同的外表，他們都遮隱正在利用公衆信用的事實。現在任何人的錢囊中若一有貨幣，那末這就是社會對於其人負有同量的貨幣債務的意味。而且這貨幣已被消費時，其債務方被解除了。同樣若銀行根據形成暫時的存款來作對於其顧客發行信用，那末就創造這貸借數額的共同社會的債務。共同社會的真信用，換言之可以生產貨物的能力，因此就抵當了其數額。所以使名義上購買力增加的時候，物價便騰貴起來。結局物價的一般水準，現今是依於廣義的「購買力」的流通貨幣之數量上的，這就是稱叫貨幣數量說。

但是在現今制度下爲要迎合某種新的勞働儲蓄過程，便將一些人們驅逐出工作之外，或者使他們生產機械或其他設備來替代究極消費貨物的生產，其結果不使究極消費貨物的供給增加而

使得貨幣的供給加增起來，換言之，就是形成物價的騰貴。所以社會限於其可能的富，換言之生產能力，雖增加起來，而購買力，換言之消費的能力，卻更加貧弱。一國縱然無論其自然的資源或機械力勞動力富裕起來，可是在隨伴市場上貨幣的數量之物價動搖的時候，國民的生活標準，決不能夠改善的。佔據國民大部分的勞賃階級，下級月薪生活者永遠陷於最低生活標準裏；事業家階級，高級月薪生活者，無不賴投資的收入使他們的入款增加起來，因而國民的能力都從生活必需品的生產轉向着奢侈品的生產。一國的生產，便逐漸的向着資本貨物的生產和奢侈品的生產去發達了。再者縱然如此，民衆消費的能力，仍是比較生產貧弱，所以事業家非將其生產的貨物向國外輸出不可，於是一國的生產能力便向着輸出貨物的生產解放了。那末造成國與國之間藉競賣以奪取國外市場的競爭，是已不得不然的趨勢了。

從另一方面來加以觀察時，便形成各國爲着鬥爭，供給食料的工作，換言之農業，就只爲了輸出市場的戰鬥而不絕的使其能率轉向了。爲着輸出的爭鬥，便向着所謂世界大戰的唯一目標進展。世界民衆現今向着戰爭的慘境進行的原因，畢竟是基於不能夠將產業的生產來加以分配。

我們的結論，終局達到達格拉斯在他的著述中信用力和民主主義裏所草的計劃。我們具備有機械，我們又具備有勞力，但是我們並不能分配購買生活必需品的貨幣。購買力的分配的缺陷，是基於兩種要素。第一是機械的生產急激的代替人類的勞働。因此，一方面使勞働者可以活動的餘地減少，產生失業的羣衆，這就是使社會的購買力減落；他方面並不增加究極消費貨物的生產，代之而起的便是資本貨物的生產，所以物價騰貴起來，與之對照就是形成使得社會購力減降了。如此，便非爲着利於共同社會某部分的人們而將其他的人供犧牲不可。

第二明顯的是物價之要素。沒有研究過這問題的人們，往往公言：「我們是不能夠干涉供求的法則的，」不過現在物價實在是人爲的，隨伴市場上的貨幣數量而起變化的。換言之：和共同社會的必要無關係的，隨着信用擴張起來或緊縮去，物價就發生變化。現在若信用擴張起來而究極貨物的供給不能伴着信用的擴張增加，那末物價便不外是騰貴了。

所以我們爲着改善現制度，關於購買力之分配，是非顧慮下面的兩點不可。第一，縱然藉機械來代替人類的勞働，可是這必須同時不要使購買力減少。第二，使我們的生產力增加時，不能不使購買

力也增加起來。這事件，換言之就是非形成物價不是由於貨物和貨幣的比率來表示，而是由於生產和消費的比率表示出來不可。如此若購買力的分配成爲健全的東西，那末共同社會裏一切的困難便消失了。

以上的論述，是達格拉斯氏和奧雷治氏所提出的救濟現制度的新計劃之原則。我們現在作這著述，目的就是說一說向這計劃去的序論。這計劃的原理，因爲是不易明瞭，而其原理普通又是難於理解，不過其本質和現今複雜的金融制度之活動比較起來，是很簡單的。

如此說來唐伯男和哈利生當成結論看提出的救濟策略，完全是承繼達格拉斯氏的，所以這裏是不必再加以記述了。其策略就是信用的消費者之統制和公正物價之制定。

因爲產業發達起來而銀行就以貸借給產業的形式來擴張信用，那末其貨幣雖在貨幣，薪俸和紅利裏當成購買力看表現出來，可是同時物價騰貴起來，所以幾乎立即被銀行掠回了。如此消費者逐漸的成爲對銀行負上債務。我們是非將信用的統制奪回歸諸消費者自身的中不可。其次共同社會，在其支付的物價裏，維持巨大的資本貨物之費用。不過我們決不是消費這巨大的設備。所以物價

是非一切商品之費用價值對於總生產的貨幣價值所具備的費用比例不可。這計算的場合中，消費包含資本減價和輸出，生產包含輸入和資本騰貴。

現在的物價較之在費用更合理的制度之下所制定的，約有四倍左右。據我們的提議，首先是要匡正這高昂的物價。不過這提議是不可稱叫粗大的「社會主義」或「集產主義」——產業的國家管理。產業的管理，是在管理和技術的能力上歸諸最完善的人們手中，並且生產任何種類的貨物之決定權，明確的保留在消費者之手中。產業的官僚主義之管理，並不是這裏所推獎的。在主要的產業裏，新的產業銀行，形成基爾特的中核，信用的消費者之統制，對於私人的企業（私人的企業在共同社會裏最中用的範圍）給與新的生命。

舊秩序是已壞滅了。爲着黑暗的夜不要再降臨，我們在數年間是非決意去實行這新的計劃不可。不然根據我們前面的經驗很可怕的世界大戰又要暴發，恐怕西歐文明的末日就要來臨罷。無論什麼時候或什麼地方，若人性仍是殘留着，那末這提議恐是要被採用的。

康伯男和哈利生的持論是如上所述的，其原理的根據或提議的內容，都和達格拉斯氏的大致

相同。不過在說明其原理的方法上，更看出兩氏特有的思想而且對於我們給與不少的暗示。

（大正十三年十一月稿）

第七章 達格拉斯主義和勞働黨的對陣

一 勞働黨調查委員的成立

我既已敘述過對於達格拉斯主義的社會信用計劃，在英國的經濟學者間，發生許多的異議，其批評和相互爭論的主要地方，已在第二章之末尾，作過很詳細的記載。不過在他們的爭論中，理論的興味很深，是基爾特主義者對於達格拉斯主義的主張作怎樣的批評之問題，其次實行方面須得加以注目的是英國的勞働組合和勞働黨，對於達格拉斯主義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關於與基爾特主義者的爭論既是敘述過了。在這裏想略略的述一述達格拉斯主義和勞働黨在經濟的理論上，發生什麼的交涉。

對於達格拉斯主義，勞働黨曾經用該黨的名義公刊過「勞働黨和社會的信用——關於達格拉斯少佐及新時代的提議之報告」的小冊子。不過這報告是何人所著述的，其名字並沒有記載，而

只標出勞働黨；並且這報告什麼時候公刊的，這小冊子的發行年月也沒有寫出來。

若一看在這報告書的開頭所記載的牠自身成立之由來，那末這小冊子根據怎樣的經過纔做成功，我們所知道的也是很漠然。在那裏記述着如下意味的事體。勞働黨的蘇格蘭支部對於國民執行委員指示英國鑛夫聯合有調查達格拉斯新時代信用計劃的必要。不過鑛夫聯合以為這性質的調查最恰當是在勞働黨執行委員贊助之下來辦理，於是執行委員就指定這批調查委員。調查委員的名字便是如下：

Sidney Webb, R. J. Davies, M. P., Frank Hodges, and F. B. Varley, of the National Executive together with G. D. H. Cole, J. A. Folsom, C. M. Lloyd, Sir Les Chiozza Money, R. H. Tavoney, and Arthur Greenwood (Secretary.)

這委員們還得着有經驗的銀行服務者的協力纔成功的。調查委員造成這裏所記載的報告書，是為勞働黨執行委員所受理的。委員們調查的事件，是在新時代上披露的論文和在達格拉斯氏的論著中所發表的關於信用的統制與物價的制定之計劃。我們（調查委員）關於這計劃想直接的和

達格拉斯氏與奧雷治氏討論，於是就招請兩氏參與我們的集會，不過兩氏都拒絕出席。所以我們畢竟不外是將兩氏的論著作資料來批評這計劃。

勞働黨的報告大體是如上所述的。不過要了解其間的經過，只看一看勞働黨方面的記錄是不充分的，我們更不得不一瞥達格拉斯氏方面的記述。

對於勞働黨上述的刊物，達格拉斯氏立即在新時代連載數號公表其駁論，後來將這些文章彙集成爲小冊子公佈於世。此外小冊子錄有另一論題，將這爭論發生之前勞働黨和達格拉斯之間往還的書信都一概公刊出來。這小冊子是用這些現在的不滿以及勞働黨和社會的信用 (C. H. Douglas, These Present Discontents, and Labour Party and Social Credit, 1922) 之名在一九二二年公刊的，有如其名所表示，即這標題是合併二論文之名，對於勞働黨的批評給與答覆是在後半所謂勞働黨和社會的信用之文章裏的。

若據達格拉斯氏的敘述，這報告的起源，須追溯到一九二〇年。一九二〇年蘇格蘭的勞働黨支部關於他們的地位懷抱巨大的不滿。這時普遍的在勞働運動上發生絕境，勞働運動者都表明對當

時情形的不滿意。勞働者一方面目及那經濟的萎縮，是不能夠如像從前容易動搖資本家而貫徹其要求，他方面勞働黨向來當成目標看的方策，無論如何立即都不能夠實行起來，他們對於這兩方面都走頭無路，不外是懷抱着焦急之感，若有什麼新的方策提議出來，那末自然易於轉變其注意的。在這樣環境中，突然現露其姿態的便是達格拉斯新時代的社會信用之計劃，而且其實行的例案是對於鑛山業而作的，所以鑛業的勞働者，當然對於這計劃懷抱新的注意。這裏就是一九二一年一月蘇格蘭的勞働黨顧問委員會對於英國鑛工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如下的條文勸告將達格拉斯氏的鑛業計劃加以調查。

「我們之中有人竟還以為保證達格拉斯少佐的全部見解的時候都沒有來到。但是我們相信銀行的信用，是物價主要的組成要素之一，——縱令不是真切的主要的組成要素——而且相信問題作無論怎樣究極的解決，在將信用的發行和物價的制定置諸共同社會統制之前，是不可能的。」

「我們勸告英國鑛工聯合執行委員會去調查，想在鑛業中輸入信用改革的達格拉斯少佐的計劃。」

然而受着這勸告的鑛夫聯合執行委員會，將這全部事件移入勞働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手中，上述的委員會便是指定去作這問題的調查，這委員們的姓名已是如前所述了。

這調查委員第一次集會，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不過其調查報告的公刊時日，是恰好經過一整年即一九二二年。在這報告中，如前所述並沒有記載公刊的日子，可是由於達格拉斯氏的批評卻使其時日明白的現示出來。

再者在勞働黨的報告中，雖寫有調查委員的集會請求達格拉斯氏自身出席來重述其議論，而達格拉斯氏竟拒絕其請求，不過關於這經過是有稍加說明的必要。達格拉斯氏是將其間往還的全部書信公開過的，根據這些書信，勞働黨的調查委員會，曾以幹事格林威特的名義，向達格拉斯氏請求出席他們自身的集會，是第二次集會的數日前，即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四號。這恰恰是召集第一次議會的日子。幹事將該日集會的決議即時通告達格拉斯氏。這函件的措辭是如下：

「啓者：今日初次召集的委員會，爲着調查達格拉斯氏的信用計劃，在下次六月一日水曜日午後四時半的集會，要請閣下出席參加討論。委員會中的各委員都是讀過經濟的民主主義和信用

力與民主主義，委員們是否還想要閣下提出任何手錄來供委員會的參考，那是委諸閣下的尊意了。

對於這書信，達格拉斯氏和奧雷治氏聯名給格林威特氏以覆函。這覆信回答計劃中備具全然相異的兩方面，其一是社會的，其二是技術的，訊問委員會欲想質問的是那方面，且還問出席這委員會的全部委員之姓氏，勞働黨約定的時期因為很迫切，不能夠如約出席。

其後又有幾次書信往覆，結局達格拉斯氏們認為這集會只以造成勞働黨的利益之形式來組織的，若是召集討論的集會，那末這集會是須形成混同的調查機關，全部十二名委員中雙方各居其半，而且這集會的委員資格是必須在過去五年間參與過生產事業的某部工作或任過生產事業行政的實務。不過勞働黨方面，是為着勞働黨就自身去施行自己的事業，而且若由實務家來組織，那末要把研究這計劃的理論基礎之經濟學者都除外，於是就拒絕達格拉斯氏的提案，這裏便形成對於勞働黨調查委員會招請達格拉斯氏出席之提議，全部都遭破棄了。

我們就旁觀者的地位來看這次經過時，是有趣味的交涉。

我們首先須得注意勞働黨這調查委員的一般人們，形成堂堂的大集會。社會運動家之外，學者如像 Sidney Webb, G. D. H. Cole, Hugh Dalton, J. A. Hobson, C. M. Lloyd, Sir Leslie Chiozza Money, R. H. Tawney, 們，無論那一個當時都不是不及達格拉斯氏的聲名的學者，不特如此在背景上如像達格拉斯氏非認爲潛伏着倫敦大學諸教授的知識不可。在這堂堂大集會裏，如像達格拉斯氏和奧雷治氏一兩位非正統派的平民經濟學者出席，而且要直接的交換議論，不能不說就達格拉斯氏看來是非常危險的。由於不留意的發言或論辯中不測之發展，達格拉斯氏恐要當場宣佈自說的破滅罷。然而勞働黨方面，是限於學者的集會，姑毋論交換怎樣的議論，不管這議論的進行如何，自然沒有任何損失的。

特別是達格拉斯氏所恐懼的人，不能不算委員中的霍布生氏。霍布生雖受過許多的批評，可是總算一位英國現代最大經濟學者，論及這財政問題，目前的專門家首先就是霍布生氏。然而霍布生氏已不贊成達格拉斯主義，曾在一九二二年刊行的著述失業的經濟學 (J. A. Hobson, *The Economics of Unemployment*, 1922) 中，特設一章來批評達格拉斯主義，達格拉斯氏也對於這批評

刊行一小冊子來作答覆。有如斯關係的霍布生任這調查會的委員，就達格拉斯氏看來，自然是大大的不利了。不只如此大體上這般委員們，都是反對達格拉斯主義的，這集會與其說是公平的獲得研究達格拉斯氏立說之資料，寧可說是要捕着達格拉斯主義的難處，在這集會中一舉手就將達格拉斯氏的立說打破無遺。達格拉斯們不喜悅而拒絕出席確實是富然的處置。

然而他方面看一看勞働黨，雖目睹這堂堂大眾的集會，可是若論及其中誰是這問題的專門家，那末在這專門學者裏，是沒有一個可以和達格拉斯氏相抗的。這就是達格拉斯氏強硬起來而不絕的冷笑他們的緣故。所以若果要批評達格拉斯氏，與其將難於索解的文獻來作資料，還不如直接的和達格拉斯氏交換議論，理解其主張的構成，而且指摘其立論的中心缺點。如此爲要調查達格拉斯主義是最切適的方法。

可是達格拉斯拒絕出席這集會，所以委員們除間接的將達格拉斯氏的文獻作資料而加以批評外，是沒有方法了。不過在那批評裏，這些委員們無論如何不能說是這問題的最高權威者，所以起草報告時，感受巨大的困難，是容易察知的。達格拉斯氏將這報告中隨處的措辭一一的加以引用，而

且就對這些地方給與冷笑。例如這報告中，沒有一個署名負責的人，並且如前所述發表的日期也沒有載出。雖說得着有經驗的銀行服務者的助力，可是這服務者的姓氏並沒有載明。不僅如此，這報告在第一次集會之後，經過非常長久的時期纔公刊的，直到鑛工會議開會的前六天，纔公佈出來，這是決不許另有批評的餘地了。達格拉斯氏是作如此的批評，我想這批評一部分是確實的。

總之向來批評達格拉斯主義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姑毋論怎樣達格拉斯氏在這方面是不容其他專門學者來追縱的，而且還限於通曉實務的人們，所以許多的批評，都是不能夠握着這問題的核心的。

如上所述，這集會兩方都有所警戒的，所以雖是向來希望或立起來的，但是勞働黨招待達格拉斯氏的方式似欠穩當了。據前面所引用的初次書信就可知道，這招待縱然是稱叫招待，實際是喚問。其態度是難於純由辭令來推斷的。勞働黨方面的委員姓名，若不記載出來，那末其實問的要旨也無從寫了。達格拉斯氏不外是無準備的出席罷了。若不是下刑事裁判的判決，如此的招請帖，是不能發出的。但是以勞働黨巨大的背景，在對於達格拉斯氏個人的希望中，採取這種態度，雖十分的引為遺

憾，不過卻是自然的情感，我們不用說英國的勞働黨，就是世界上隨處都可以目及這類實例的。

達格拉斯氏感着單身應召出席的不利，而且將出席雙方同數的委員會作爲集會的條件提出。不能不說是達格拉斯氏當然的方法。不過他更將委員的資格限於實務家的出身，就不能認爲是適當的。就達格拉斯氏的立場看來，將勞働黨的委員限於出身實務家是最有效的，藉此就可以免除和強敵霍布生們去作直接議論的危險，而且竟將這些經濟學者都從勞働黨委員中除卻，那末使殘遺的委員被議論所征服，在達格拉斯氏看來是最容易的罷。勞働黨不容納達格拉斯氏上述的提議，也不能不說是當然的處置。

由於上述的經過，藉六月三日漢達生的書信與次日達格拉斯和奧雷治兩氏聯名的書函，這交涉便斷絕了，對於勞働黨調查委員會招請達格拉斯氏的計劃，便沒有信息了。所以勞働黨的報告書中，縱令將達格拉斯氏不肯出席引爲遺憾，可是不能說只是達格拉斯氏的罪過。其弱點是雙方的。

我首先試來述一述勞働黨報告的要旨。這是採取簡單的將達格拉斯計劃的內容加以介紹而批評其弱點的形式。達格拉斯氏謂這簡單的介紹有許多誤解，一一詳密的加以訂正的批評，就我們

第三者的立場來觀察時，達格拉斯氏的訂正自然是正當的，（因為達格拉斯主義就是達格拉斯自身的言論）不過大體上這報告記載的內容介紹，是沒有錯誤的。

調查委員的報告，開始作大體的論述，將達格拉斯主義的功過如次的論斷。「達格拉斯新時代信用計劃」的著者對於經濟制度上信用和銀行業的重要加以注意，是形成有益的貢獻。自然喚起這計劃的興味之大部分，雖是由於不可思議的提議和救濟案，「但應歸諸在計劃中所示的興味，是去研究很長久被閑卻的問題，和由於戰爭所惹起的經濟攪亂的結果暴露出來沒有止境的問題之事實。」

我們（調查委員們）理解含在這計劃中的內容和理解形成這提議的背景之思想，窮盡我們的最上能力。「提議自身常常不是齊合的，並且還不是以易於理解的樣子表現出來的。問題確是困難的而且複雜的。兼之我們在一切の場合都不是想利用簡單的歧義曖昧的言辭，而是努力於要發見其意味。」

就我們的理解，計劃是可以分成兩部的。第一是藉這計劃能夠獲得信用和資本的使用去作現

在機構的動員與在這計劃中形成生產費和物價的方法之分解。第二是新銀行的組織和制定物價形成新的而且強制的制度之提議。

調查委員會作如上述的議論，把計劃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順次的加以解說和批評，在否定達格拉斯信用提案之後，纔考究勞働黨自身所採取的財政政策。

二 勞働黨調查委員對於信用計劃的批評

若詳細的將調查委員的批評加以敘述，便是如次：

(一) 批評達格拉斯氏對於現在的信用機構之立說

達格拉斯氏分析現在的信用制度，具備機械的任何構成和機能，是有名的 A 加 B 定理。如次的言論就是批評這理論。

第一，在成爲貸銀，俸給及紅利而進入個人手中的購買力之部分，和成爲原料品，對銀行的支付及其他外的費用而流出的東西之間，形成區別的達格拉斯氏的思想，是謬誤的。在資本主義的生產

裏無論如何大部分雖是由於銀行給製造家以貸借纔能夠運行起來，但是這決不是說全部的現象。製造家向銀行借入貨幣，同樣就消費於貸銀的支付，原料品的購入等等。不只如此，貸銀，利子，薪俸及其他全部的支付，畢竟歸諸個人之手，因而在這類人的手中，便形成購買力。（達格拉斯氏下的綜合批評，固然在最後要揭截出來的，不過小部分的辯駁，立即作對照的記載，是便於理解的，所以在這裏就加以附記。達格拉斯氏曾作如次的言論。根據調查委員們的意見，生產的全部支付——換言之A羣和B羣的合計——結局雖歸諸個人的手中，而在這類個體之手裏，便形成購買力，不過並不是如此的。「貸銀和薪俸是由於信用而形成的，開始（Originally）雖歸諸個人之手，可是結局（Eventually）是被合併利潤而形成的物價所恢復轉來，就藉這物價來支付紅利。」達格拉斯氏是作如此的理論。對於調查委員們合併A加B而究極的形成個人之購買力，達格拉斯氏則以為B羣開始是歸諸個人之手，終於恢復轉來便歸諸銀行的掌中，所以並不成為個人的購買力，而個人的購買力祇是A。這就是達格拉斯主義理論的根本分歧處，所以我們是必須加以詳密考察的。）例如不祇製靴工廠的貸銀和薪俸，還有被銀行股東所獲得的紅利，在原料品和設備上生產者和販賣者所得的利潤，

以及關於銀行業和運輸業的一切貸銀和薪俸——這類全部的支付，都是算入靴的生產費和物價之中的，所以歸諸個人手裏同樣的成爲購買力。

第二，所謂由於銀行發出的購買力之比率，較之歸諸銀行的購買力之比率還低下，是不能當成一般場合都正確看的。祇限於信用收縮的場合是眞切的。達格拉斯氏雖側重經濟生活的連續性，可是向這個借主或那個借主作連續的借貸，是像沒有知道營貸借銀行實務的事實。在一項債務完結時其他債務便成立起來。如此好像和今日的生產中所支付的購買力同樣，在明日的生產也付出新的購買力。所以由於銀行所發行的購買力之分量，是不會連續減少起來的。（達格拉斯氏自然容認經濟生活的連續，不過冷笑關於如此不絕流通的購買力之分量，在流通過程裏以什麼關係來變化，調查委員是沒有加以任何的思慮。）

其次調查委員們批評達格拉斯氏關於資本貨物的生產和銀行的關係之意見。按照達格拉斯氏的見解，生產費卽物價，雖是由於牠所使用的資本分量之增加而擴大起來，不過這樣是不可能的。使用於生產的資本，普通是較製造一件生產物還要長久的。例如某機械作爲能率的使用時，是可以

使用一年或數年的。所以附加於各件生產物的生產費，祇是爲着該貨物生產所消費的資本減價與生產期間全部資本價值的利子之總和。

如此批評之後，關於貨幣的購買力，調查委員們如次的說，對於信用機構達格拉斯氏的分析是誤謬的。

立於這證據之上，我們（調查委員）不能夠將達格拉斯氏的中心論點，即在消費者手中的購買力，決不足以購買他們所生產的全部貨物的思想，當成真的看而接受。市場上獲得貨物的製造業者或分配業者，若想掠取過當的利潤，那末消費者是不能夠購買其全部的貨物，可是不能就以爲生產者們祇要求貨物的生產費（包含減價和設備改廢的正常比率）之場合，消費者還是不能夠購買其貨物的全量。若果如像達格拉斯氏的言論，貨幣的購買力非連續的減退去不可，但這並不是合乎事實的。回顧由於貨物和賃銀勞動者的收入之命辭所表示的貨幣購買力，在歷史的過程中，雖顯著的動搖，但是連續減少的事實，並不能證實出來。如此的論斷，調查委員們便將從一八五〇年到一九一〇年的名目賃銀，物價及實質賃銀三者的統計揭載出來如下：

| | 名目貨幣 | 物價 | 實質貨幣 |
|------------|--------|--------|-------|
| 一七九〇——一八一〇 | 急激的高漲 | 很急激的高漲 | 徐徐的落下 |
| 一八一〇——一八三〇 | 降落 | 急激的降落 | 徐徐的高漲 |
| 一八三〇——一八五二 | 幾乎平衡 | 徐徐的降下 | 徐徐的高漲 |
| 一八五二——一八七〇 | 急激的高漲 | 高漲 | 顯著的高漲 |
| 一八七〇——一八七三 | 很急激的高漲 | 急激的高漲 | 急激的高漲 |
| 一八七三——一八七九 | 急激的降下 | 急激的降落 | 幾乎平衡 |
| 一八七九——一八八七 | 幾乎平衡 | 落下 | 高漲 |
| 一八八七——一八九二 | 高漲 | 高漲又降落 | 高漲 |
| 一八九二——一八九七 | 幾乎平衡 | 落下 | 高漲 |
| 一八九七——一九〇〇 | 急激的高漲 | 高漲 | 高漲 |

一九〇〇——一九〇四

幾分落下

落下又高漲

平衡

這統計是引用納也登氏的物價研究序論 (W. T. Layt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rices, P. 184) (達格拉斯氏加以辯駁，謂和其他的統計相同，這表祇示出實質貨幣和真正生產能力並沒有妥當的關係，僅對於戰爭等類時間裏所採取的財政制度的處置具有機能的關係。)

(2) 批評達格拉斯氏對於物價制定比率的立說

達格拉斯氏的物價制定比率的法則，是以

物價 = 總國民的消費

費用 = 總國民的生產

表示出來的，所以物價是形成較生產費還低廉的。據我們的見解，這思考的整體，不祇是實行上不可能，還立在謬誤的理論之上。我們不能祇因了全共同社會消費較之其生產的分量還要少的貨物之理由，作為制定較現實的生產費低廉的物價之根據。就共同社會看來，為着將來的享受而蓄積其生產物之一部，是便利的。例如將小麥的剩餘收穫，為着凶歲而蓄積在國民的備荒倉庫中。若實行達格

拉斯氏的提議，物價制定的比率，那末作如此的蓄積恐是困難的罷。

還有我們怎樣纔能夠計算全國民的生產和消費的差額呢？用貨幣以外的命辭來計算綿幾碼，石炭幾噸，牛乳幾加侖，房屋，學校，工廠等等，是不可能的。假使採用貨幣來計算，那末這類貨物的價格，是非已經確定不可。

達格拉斯氏雖是以爲若國民生產較今年消費更多的東西，那末這是使來年的「可能的生產能力」精密的攪着和牠相同的分量增大起來，但是某年的生產和消費的差額，不必定是按照我們所擬議的，例如特別有利的氣候中產生的小麥之收穫。

又次的問題，是藉國庫紙幣來補償生產費和物價的差額的達格拉斯氏之提案，關於這點調查委員的批評是如次的。

若採用這方法，就是使發行紙幣的數量激增，結局是使紙幣的價格急激的低落。其結果物價騰貴起來，恐是賴什麼官權的物價制度，也不能夠將他壓服下來。達格拉斯氏以爲紙幣的發行是對於「真信用」或「可能的生產能力」而形成的東西，所以不要怕會提高物價。不過第一在不將這類紙幣

作消賬的手段用的時候，紙幣的發行是非目及其無限的增高不可。第二收受這紙幣的民衆恐大部分都是想將牠消費的罷；而且結局都恐是欲籍牠去購買究極的貨物罷。其結果，購買力是增多起來，而究極貨物的供給是有限定的，所以物價總不外是要騰貴。

不能不說因爲有這根本的反對證據，所以這計劃的實行是不可能的。

(3) 生產者銀行

對於生產者銀行調查委員的批評，要之生產者銀行的股東勞働者的財力，僅足以維持勞働者的生活，因此想賴其餘剩來維持銀行的信用基礎，是不可能的。勞働者的賃銀，固然全部撥兌給銀行，可是他們爲要維持自身的生活，是要由於銀行付還相當於這金額的東西。然而達格拉斯氏謂就在將全部撥兌給銀行的賃銀和薪俸作基礎之上形成貸借。現今若勞働者們接受爲着支持自己生活的金額之支付，那末在他們的賃銀中，恐怕能夠當成儲蓄殘留在銀行裏的，不過是其總數的二十分之一罷。如此微末的儲蓄，支持生產者銀行是不充足的。

再者這性質的銀行，總是儲蓄銀行，因而對於其貸借，特別的加以注意是必要的。不只如此，勞働

者方面常常是要遭遇如像工場鎖閉，同盟罷工等等產業中止的危險，——在達格拉斯氏的計劃裏，爲要除去這類危險的方法，是沒有包含的——銀行是須加以注意，在這類危險時，立即可以應勞動者的交付，且非採取其貸借能得容易確實收回的方法不可。

這性質的銀行，不能夠辦理巨大的儲金，確是當然的，但是較之其儲金還更多的經營費是成爲必要的。姑毋論這銀行的股東們，是祇得零細貸銀的勞働者，可是爲着這些勞働者的便利計，能夠形成對於銀行的支付，銀行不管微少的處理金額，在各處都要開設支行，備置賬簿等等一切的精細東西，所以職員的人數，是非雇用許多不可。對於多額的費用而不外出諸少額的儲蓄，那末這銀行辦理對於其他貸借之不可能是自然的了，恐怕能否補償自身的費用都成爲疑問的。（達格拉斯氏對於這方面的駁辯，謂若果勞働黨的調查委員真作如上述的批評，那末這正形成勞働黨自身否定勞働組合的實力。我從開始考慮這提案時，就信賴勞働組合的實力。所以我的生產者銀行論，是立在勞働組合具備真正信用的前提之上的。若組合具備真正的信用，那末這就是不會成立將這真信用作基礎的財政信用之理由。若調查委員的報告是真實的，那末鑛工勞働組合還有什麼信用可言呢。）

(4) 達格拉斯氏計劃的背景之真理

調查委員的批評，如上所述就算完畢，不過在達格拉斯氏的計劃背景中，就潛着勞働黨也可以贊成的重要思想而言，調查委員們列舉下面的三點。

第一，資本的蓄積或普通所謂的信用，是具備根本的重要性質。近來銀行相互間結合起來的傾向，給我們很大的威脅，勞働黨也正在加以注意。最近在五大銀行的手中繼續形成的信用集中之現象尤其是顯著，總計資本有二億三千零七十萬鎊，總存款達十六億四千四百萬鎊。所以信用的社會統制是很重要的。不過這是不能夠以為根據達格拉斯氏的計劃所能達到的。

第二，通貨的數量，換言之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對於民衆可以購買的貨物之分量，是具有必然的不變的關係。不然我們首先就要遭遇物價的騰貴，其次便是商業的停滯。不過按照達格拉斯氏的計劃，卻是招來通貨的膨脹，所以其結果是不能夠匡正現今的缺陷。

第三，達格拉斯氏立說是不顧慮製造業者的計劃事業與給消費者任何的影響，而非難形成對於製造業者作沒有限制的貸借的現代銀行制度，並且討論現代銀行制度的改革方法；不過惡害並

不是限於潛伏在銀行制度裏，這是在產業和財政的整個資本主義的組織中具備的原因，如像達格拉斯氏的指摘之銀行制度，是占據這惡害的原因之小部分。

(5) 達格拉斯氏計劃和勞働黨

我們已經知道達格拉斯氏計劃的前提，就必須考慮與勞働黨的政策發生關係的計劃而言，調查委員們作如次的議論。

達格拉斯氏的立說，是分析銀行家取得在資本家之上的支配權的現代制度，且述及改革的方法，可是就全體而論，並不討論改變如像現在生產手段爲資本家所有的社會成爲怎樣結構的社會。然而勞働黨就全體來論是期望資本主義的廢滅，所以計劃資本家財政支配的禁絕。

達格拉斯氏確實是反對鑛山或鐵道的國有。畢竟他是不反對勞働者將他的勞働力作商品出售的制度，依然是將勞働者停滯於奴隸的地位，除卻物價制定一事之外，仍舊將資本管理的一切特權，都留存於資本家的手中。這點是顯著的反對勞働黨的政策。

按照達格拉斯氏的計劃，勞働組合祇是幫助屬於勞働者和被傭者的股份公司的股票確固增

加，結局是使得資本家的財富增大起來。勞働組合雖是使自身所有的股票增加，但是從產業裏解放勞働者並沒有造成什麼的貢獻。

『依據我們的（調查委員的）判斷，達格拉斯的新時代計劃，理論上是不堅固的，實際上是不能實行的（In our judgement, the Douglas "New Age" Scheme is theoretically unsound and unworkable in practice）。根據已經列舉過的理由，這是和勞働者的思想傾向不相諧調的，而且實際根本的反對勞働黨依據的原理。』【註一】

【註一】 Report, P. 11. 這批評應用和柯爾氏的批評相同的言辭。依據這調查委員中有柯爾氏來看，這批評恐是柯爾所著的罷。總之這一節和勞働黨的政策對照起來，全體的批評是強烈的發揮基爾特主義者的色彩，並且和一九二〇年五月國民的基爾特聯盟之決議相類似。

我們（調查委員）既經將達格拉斯主義的全體批評完了。在這當兒，我們將勞働黨自身計劃的財政政策，即國民的統制資本的蓄積和銀行業務的組織之政策公表出來，是第一必要的。我們報告的第二部就是想試研究這個問題。

三 勞働黨的銀行政策

其次略略的敘述爲着確保信用的社會統制，可以採取的勞働黨的政策。便是調查委員積極的提示出來的意見。按照他們的意見，達格拉斯氏的提議，雖是擬議統制信用和物價的計劃，但是爲要這計劃真實的發生效力，還須得伴隨產業政策和國家的財政政策。

調查委員首先在近代銀行制度施行的機能中舉出四項，可是更要約起來以爲可以分成二項，(1)是從儲金者收集資金而將牠貸給借主的主要機能，和(2)是主要爲着儲蓄的目的而成立起來的。這裏就我們的考察，也非分成(a)儲蓄銀行以外的銀行業和(b)儲蓄銀行業不可。

A. 儲蓄銀行以外的銀行業

這機能的銀行，在現今是具有股份銀行的組織。戰爭中和戰後的傾向，這類股份銀行開始結合起來，爲要將資本加以集中；銀行業形成集中於所謂「五巨頭」(Big Five)的五大銀行之手中的形勢。其結果，如下的事件，是值得我們大大注意的。

第一 五巨頭急速的興隆和優越的地位，是表示資本和儲蓄金的增加。

第二 五巨頭由於對公衆供給票據通貨和分配信用獲得的利益，是非常的巨大。

在這樣情形之下，信用的社會統制，是要由於建設銀行的國有制度纔能達到的。

銀行業特別的非是國家的機能不可之理由是如此。無論任何個人主義者，都容認制貨的儲蓄和統制是國家的機能。不過近代社會裏，票據通貨在支付的形式上遠超過現金，且繼續的急激發達起來，爲什麼緣故這統制都委諸私人的股份銀行之手裏呢？「我們不能夠找着這非常重要的貨幣形式，爲了私人的利益並且原理上純全國家統制圈之外而發行的理由。票據貨幣的發行，是貨幣發行事業的一門部，而且如此的事業，是要在國家的銀行制度之手中。」

再者銀行不祇是具有貨幣發行的社會統制，而且直接的能夠統制關於制貨發行的政府採取的政策。主要的股份銀行，是國庫紙幣巨大的所有者。這類銀行，縱然祇以紙幣現金的發行，就能夠對政府作強制了。如此在國家未能將銀行業作國有化之前，信用的社會統制，是不能夠充分推行的。

不祇是從通貨問題看起來，銀行的國有化，是必然的趨勢，就是從把信用分配給許多的產業和

生產者來觀察，信用發行委諸私人的銀行之制度，也有若干的不利益。爲什麼呢？因爲在這種銀行制度下，小產業常常遭壓迫，常常被閑卻。但我們並不是藉這理由而想復歸於小銀行制度，卻是容認銀行漸次的結合起來之傾向，同時據此是以爲私人獨占的施行便形成和產業獨占相等的危險。所以我們主張將現在股份銀行的主要業務，信用的發行和統制，移歸國家的業務，而將現在的股分銀行國有化起來，這是設立代替的國立銀行且將這銀行的支店遍設置國內的提案。（達格拉斯氏對於這提案迎以冷笑。調查委員在如上述的理想論中，雖主張銀行國有化，但是怎樣纔將現在具有勢力的銀行國有化起來，調查委員關於這方法，就沒有什麼的指示了。達格拉斯氏是作如此的辯駁，下過這兩者的對陣，是將勞働黨和達格拉斯主義的主張之優劣明顯的暴露無遺；不祇限於勞働黨，就是一般社會主義者的理想論，固然無論如何都是完美的，可是達到這理想的手段，尤其是關於機械的手段，都是沒有什麼啓示的。然而達格拉斯主義，雖在理想論方面是曖昧不徹底的，不過卻是關於將現今制度施行漸進的改革之機械手段的建設提案。）

B. 儲蓄銀行

儲蓄銀行，是將小資金的儲蓄，作其主要的機能，所以牠的長處是含有多數的個體，而處理的金額是微小的。信用發行的方法，也和前述的股份銀行不同。因此祇就信用統制的觀點來看，儲蓄銀行比較沒有重大的意義。

和儲蓄銀行的業務有特殊的關聯，而又有考慮的必要，是多數勞動者的儲蓄，就這點而言，我們沒有不希望自治市銀行大大的發達的。不過自治市銀行，非具備絕對的信用不可，所以這銀行在背景上，處置自治市全部信用是必要的。我們現在可以舉出其中典型的來作例子，這就是哈米卡蒙自治市銀行。這是在一九一九年創立，為自治市所有，受自治市的統制。收受蓄金，辦理儲金者為要購入財產的借貸。其後的發達，是很顯著的。我們希求如像哈米卡蒙自治市銀行的施設普及於國內，現時自治市並沒有普遍的具備施行貯蓄銀行業務的資格，所以今後對於自治市，是非制定普遍的給與這種資格的法令不可。

如此信用和銀行制度的社會統制，總是藉如次的方法去實現的。

(1) 股份銀行制度的國有化。

(2) 國內普遍的設立自治市銀行。

駁論達格拉斯立說的『幻想之性質』(Illusory character)而公表勞働黨自身採取的信用政策，就在這裏告終了。

四 達格拉斯自身對於批評的駁論

上述的是勞働黨的調查委員們，對於達格拉斯氏的立說加以的批評，對着這批評達格拉斯氏立即加以駁論是已如前所述了。不過我們觀察前記的勞働黨之批評，在雙方的思想上，可以看出畢竟包含難於融洽的要素。

第一，勞働黨的政策，終極是期待資本主義的廢滅，所以志在廢止私有制度，將一切的機關都國有化起來，而達格拉斯主義雖沒有言及究極的社會理想，可是在計劃中，並沒有期望資本主義的廢滅，當成屬於一種分產主義的結果看，自然根本上像是立腳在私有主義之上。關於究極社會的理想，在達格拉斯氏的思想中，現今還是沒有分明的，不過就他的信用計劃裏所表現的面論，其計劃是一

種勞資協調的組織。對於勞動黨懷抱着高遠的社會主義的理想，是不能夠從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一跳躍就到達的，勞動黨畢竟在牠的政策論上包含着弱點，反之達格拉斯主義在牠的改革方法上，形成獨自的主張，不管其究極的理想怎樣，在實際上卻能夠將現今制度向較良善的方面推動的。達格拉斯氏在他的駁辯裏，便指摘勞動黨常常陷入理想破產而不指示出達到這理想的政策之詳細提案。

第二，勞働黨主張產業或信用的國有化，在各方面都是集中主義的；就集中主義而論，竟連大銀行結合起來的傾向，也是形成集中主義，所以並不想加以攻擊。因此縱令信用制度的改革，也祇是將信用的所有者從私人的銀行家移轉入國家的掌握中，在信用統制的集中主義之點，是不加以任何的變革。然而達格拉斯氏常常是主張地方主義的，不問所有者是什麼人，一切信用的統制作集中主義的施行是危險的，欲想使社會的支配權力分散開去。

但是若詳細的加以反省，那末這類差異與其說祇是學說的相差，毋寧說是人生觀上的不同，兩者是不容易使其合一的。達格拉斯氏對於勞動黨調查委員的批評加以辯駁，在經濟學上雖是精密

的，但是我們不可以忽視在這辯駁的根底中，常常潛伏着上述的人生觀之相差。

達格拉斯氏的辯駁是由三部而形成的。第一部，是辯駁的本文，在這本文中自然祇是對調查委員的批評作全部的辯駁，主要的是依據調查委員成立的情形和委員們的才學來指摘調查委員的報告，祇能算是缺少價值的東西。若按照達格拉斯氏的言論，那末這類委員們誰都不是信用問題的專門學者，所以可以說委員們自身對這報告都不能具備確切的自信。

第二部，就本文而言，是附錄第一，第三部，便是附錄第二。附錄第一是引用委員報告的文章一一的加以細密的批評，其中重要的地方，已在介紹報告中，隨處敘述過了。就我們第三者來觀察，關於想來必須達格拉斯氏加以辯駁的報告中之批評，而達格拉斯氏只沈默處之的地方，也是相當的衆多。附錄第二是調查委員和達格拉斯氏兩者間來往的書信。

達格拉斯氏論斷在委員報告的全部之批評中，報告的主張結局是立在如下之前提上的。

(1) 財政的信用，是由於在自身中固有的條件所限定的具體東西。

(2) 銀行及銀行家，並不是創造財政的信用。

(3) 物價水準的正確，唯一可能的表現是：

有效需要

存在的貨物

換言之：一商品的價格祇是出售牠自身的。

(4) 產業制度的目標是雇傭。

對於這些項目，社會信用運動的前提，是如次的：

(1) 財政的信用，是僅僅的計畫 (Device) 而已，離卻真信用，即脫離在貨物和勤勞的必要時間和場合能夠交付貨物和勤勞的能力之正確評價，是不能具備任何經濟的意義的。

(2) 銀行及銀行家，是能創造財政的信用。而且若由於其成功的處置，那末大大的爲着反社會的純粹利己的目的，專擅潛伏在共同社會的真信用中的勢力，形成私有的東西。

(3) 爲要物價水準的正確，換言之給與實際的滿足表現，是非如下式不可。

消費的比率

減價

$$\frac{\text{費用} \times \text{供給的可能比率}}{\text{費用} \times \text{能夠生產的貨物} + \text{能夠生產的真實信用}}$$

(4) 產業制度的目的，是對於個人消費者的期待，交付貨物和勤勞。

達格拉斯氏由於使兩者的主張像上述樣的對立起來，而形成我們在這裏最明顯的知道經濟現象的考察方法上，有兩種區別。即側重於受供求的法則所支配之產業組織，和側重於不必受供求律所支配的信用制度之機械性兩者的相差；也即是在信用和貨物之間不置巨大的區別，將信用概作具體的考查，和區分信用成真正的信用與財政的信用兩種，將財政信用的支配力認為是很大的兩者之差異；若借用達格拉斯氏自身的話來敘述，那末以為資本主義仍是現在經濟制度的特質和認為資本主義已既消失而形成信用主義的相異。是可以說在那裏明明的暴露出來。我現在就達格拉斯氏列舉的這類對立加以短小的感言。

(1) 調查委員的報告，將財政信用作具體的觀察之批評確是對的。調查委員的着眼點，常常是產業的，所以立在真信用上將財政信用，作具體的考查是不得已的。分析財政信用的巨大作用，是

達格拉斯主義獨特的地方。A加B定理，要之就是從信用的這區別產生出來的。

(2) 調查委員，如像達格拉斯氏所謂，不必定斷言銀行和銀行家沒有創造財政的信用。若作如此的斷言，那末國有化祇及於產業上就算充分了，恐沒有施及銀行的必要罷。但是調查委員就其措辭上，並不是考究和個人手中的購買力完全沒有關係的生產，所以財政信用創造的主動者是個人，恐不是銀行和銀行家罷。這問題還伴着許多解決上困難的地方。

(3) 達格拉斯氏的發見物價制定的法則，在理論上恐沒有誤謬罷。不過將這法則實際上試加以適用時，是不能否定伴隨如調查委員所指摘的許多困難。

例如在計量全國民衆的生產和消費的差額之方法論上，是不可能的。並不祇調查委員們，就是伯德氏們也有相同的指摘，可是達格拉斯氏未曾對於指摘加以解答。還有藉國庫紙幣來填補生產者方面生產費和物價的差額，是使紙幣的數量無限的增大起來的社會上普遍的批評，無論如何總難於急急的加以斷言的；達格拉斯氏的駁論，想來也具有相當的論據，但是如像調查委員的批評，如此所創造的國庫紙幣將一切的目標都向着究極消費貨物方面，那末究極消費貨物的價格上供求

律的活動，無論怎樣都發生困難了。若想要除去這困難，須得究極消費的貨物分量無限度的豐富，或者人類普通的心理加以變化，是非置諸不管具備貨幣的分量如何而其購買慾卻滯於不變的前提下之下不可。

所以縱令達格拉斯氏的物價制定法則是確切的真理，可是將牠在現今社會上來實行，是伴着巨大的困難的。我們爲要給這法則以實行上的可能性，在這計劃之上，是須加以細密的訂正，或者爲着形成那不受供求律支配樣的社會組織，非同時採用其他的改革方法不可。姑毋論怎樣，達格拉斯主義是不能夠全然的忽視供求律的支配的。

(4) 達格拉斯氏謂產業制度的目的是對於各個消費者的期待交付貨物和勤勞，而雇傭并不是產業制度的目的，這是將達格拉斯主義的特色明瞭的敘述出來了。不過就此我們便能夠了解達格拉新主義是消費者本位的主張，而和生產者本位的主張之社會主義者省對立之原故。可以說勞働黨或社會主義者，雖不是竟將雇傭作究極的目的，可是在顧慮生產者生活方面，在現代的制度下，雇傭也非成爲產業制度的一項目的不可。

大體可以說分產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側重於我們的消費生活，而社會主義者卻側重於生產生活。基爾特社會主義者雖是同等的重視這兩方面，不過各個主張者自身總有所偏重的。這區別也是根據人生觀的。達格拉斯氏是一個分產主義者，所以是將消費生活作為本位的經濟生活。

勞働黨和達格拉斯主義的對陣，自然並不是藉這次的爭論就算終局。達格拉斯氏在所謂此等現在不滿的論文中，現今在世界上祇有兩大政策，即所謂的支配 (Dominion) 和自由 (Freedom)。將整個主權的建設作目的之任何政策，其主權不問形成皇帝，聯盟，國家，托拉斯或勞働組合，其實和這些相伴的美言是無關係的，其政策都非稱呼「支配」不可。達格拉斯氏曾作過如此的言論。勞働黨在其信用政策上是主張銀行的國有化，而達格拉斯主義是想藉地方主義來克服銀行的集中傾向，所以兩者的對立真是必然的。不過姑毋論如何，勞働黨調查委員的批評，較之其他任何批評都要精密，而且經過詳細的考究，是不能否定的。由於這批評和達格拉斯氏自身的辯駁，將信用經濟學的根本問題以相當明瞭的形態提示出來，我們是不得不大大稱快的。

(大正十三年六月七日深夜稿畢)

第八章 美國勞働者銀行的意義及發達

一 美國大戰前後的勞働組合主義

我們已很詳密的研究過達格拉斯社會信用計劃的內容，該計劃有種主張，是生產者銀行的設立。若按照達格拉斯氏鑛業上計劃的一實際例案，那末全國非分成行政上自律的若干鑛區，每個鑛區都設立英國鑛夫聯盟所組織的銀行支店不可。而且這銀行的股東，是由於和鑛業有關的全部人員來組織成的，股東的勘定之特色是根據這銀行所設施的。達格拉斯氏將這樣的銀行呼爲生產者銀行。

然而，若根據研究批評達格拉斯信用計劃之英國勞働調查委員們的報告，那末總以爲生產者銀行的股東，勞働者的財力，是僅僅足以維持勞働者自身的生活，所以賴其餘剩是不能夠維持銀行的信用基礎。達格拉斯氏的生產者銀行的設立計劃，是不能實行的批評。達格拉斯氏再對這調查報

告加以反駁，以爲現在若勞働黨對於勞働組合下如此的批評，這正是形成否定勞働黨自身和勞働組合的實力，而我自己可以說反對這論斷，向來就信賴組合的實力，主張在這實力之上，即真信用之上，設立生產者銀行。在勞働黨調查委員和達格拉斯氏之間，交換如此的議論，是在一九二一年和翌年中，那種主張可算正確，是要實行後纔能決定的問題。爲什麼呢？因爲按照勞働黨調查員的報告，該批評與其說是否定生產者銀行的意義，毋寧說是生產者銀行的成立和維持事實上可能或不可能的問題。然而這爭論至少在現今是達格拉斯方面的勝利。爲什麼呢？因爲如像達格拉斯氏之意味的銀行，堂堂的由於勞働組合自身的實力設立起來，而且其運用之可能，至今已都充分證明過了。這就是從一九二〇年五月以來，用非常的勢焰在美國發達起來的勞働者銀行（Labor bank or worker's bank）。由於勞働者銀行的發達，美國勞働運動的前途，真是展開一新的境界。這銀行顯著的發達，確實是舊資產階級頭痛的種子。

美國的勞働者銀行，和達格拉斯氏最初的著述刊行同時，在一九二〇年開始設立的，所以自然這並不是當成達格拉斯氏理論的結果而出現的。不僅如此，若論及由於勞働組合自身的實力來

創立銀行之計劃，那末理論方面這銀行也不能將達格拉斯氏算是最初的主張者，祇一看極其近頃的事件，恐也非認為達格拉斯氏和美國的勞働者銀行兩者間是獨立的主張者不可能。不過達格拉斯氏本人，自然對於美國這類銀行的創立，給與很大的注意。在他的著述生產的統制與分配 (C. H. Douglas; *The Control and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1932) 裏含有消費者統制的機制 (The Mechanism of Consumer Control) 一論文之末尾，就注意及美國機車工人友愛會設立的這類銀行。〔註一〕美國勞働者銀行的發達，一向都在各種新聞雜誌裏加以介紹，其中作最詳細而且綜合的敘述是在一九二三年末刊行的波克爾氏之著述勞働的貨幣 (Richard Boeckel, *Labor's money*, 1923) 一書。這著述是將勞働者銀行從一九二〇年頃開始出美國創立時之勞働狀態起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發達的經過，都加以無遺漏的敘述，對我們提供最完善的資料。波克爾雖也在他的著述中，隨處主張由於勞働者方面來作社會信用統制的必要，不過這主張和達格拉斯氏的著述沒有關係。他固然不是純全的不參照達格拉斯氏的著述，並且在其著述中引用達格拉斯氏的信用力和民主主義，可是這並不是和達格拉斯氏的理論有重大關係的部分。〔註二〕

【註1】 Douglas, op. cit., pp. 32—33

【註1】 Boeckel, op. cit., p. 127

波克爾氏在某處述及他著述的目的，作如次的言論：「這書之目的並不是表示『產業的解決』，而是敘述在美國的勞働運動某一新的活動與傾向，而且暗示指導勞働運動的方面。」實際上不能斷言勞働者銀行的確是否足以算產業解決的有力方策。不過這總是勞働運動上某種新的活動和傾向 (Certain new activities and tendencies in the labor movement) 並且可以說是近來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時就我們看來，祇限於一種理論和計劃的達格拉斯主義，已感到討論實行價值的時期了。我現在便按着波克爾氏的著述，試略略的敘述美國勞働者銀行發達的踪跡。

大戰以後，在美國勞働者間，欲想採用較之獲得在近代社會狀態之下勞働者要求的條件更良好的某種計劃，是逐漸的強烈起來。自然現今勞働者所要求的，本質上都是勞働者時常的要求。畢竟不外是增加購買力，適當的勞働條件，更多的閑暇，以及對於失業的保障等等。然而這些要求中最要的，賴勞働組合的陳舊方法，無論任何滿足的標準是不能夠達到的，所以最近形成這新的方法之

欲求。這就是產業統制的要求（The demand for industrial control）或達到這欲求的序幕之參與統制（A share in control）的要求。不過將產業統制上勞働者的參與，當成勞働組合的新方法看之要求，不定是大戰後纔發生的，其主要的根源既於大戰前就存在了。這並不是由於勞働者的戰鬥經驗培植起來的。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六年之間，勞働者的真賃銀很是急激的降落。在這時期裏，組合的勞働者大眾間，雖使貨幣賃銀增加，可是對於不能夠保證購買力的方法之不滿，卻擴大起來。再加推究，美國產業的組織和方法，雖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就起了偉大的變化，可是美國勞働組合的組織和方法，並不見得產生和產業相對應的變化。若以較高的眼光來觀察，那末勞働組合主義的組織和方法，也都非發生和現代的產業制度之組織和方法相對應的變化不可，不發生這變化的勞働組合，不能不說仍然停滯於原始發達的態度中。

不過這傾向也和美國參加世界大戰同時，勞働者方面露出一時忘卻了的情形。因為大戰發生，對於一切種類的貨物之需要，都造成空前的增加，而他方面移民減少起去，兼之勞働者又要去從軍以致勞働的供給減少，其結果勞働者的賃銀便騰貴起來。普通年份，美國雇傭勞働者的賃銀，包含對

於可以去勞働的全年日數具有失業十%，半休業十%，疾病及其他事故二·五%，罷工及鎖閉一%的比率不能工作的日子。即以日數來計算，三百日的勞働時間中，普通勞働者，失業三十日，半休業三十日，病疾和其他事故七日，罷業及鎖閉三日，總合失卻七十天的勞働日，真正的二百三十日是一年間平均的勞働時日。【註三】所以每日三塊半美金的勞働者，一整年不是得一千零五十塊美金，而祇得八百零五塊美金，每天四塊美金的勞働者，一整年不是得一千二百塊美金，而是得九百二十塊美金，每天五塊美金的勞働者，一整年不是得一千五百塊美金，而是得一千一百五十塊美金。然而戰爭中這情形就完全改變了。失業或半休業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時間延長的工作，勞働日數較之從前的二百三十日更爲增加，其眞賃銀率，便提高起來了。【註四】

【註三】 Bulletin No. 310,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p. 2.

【註四】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Research Reports, Nos. 35, 36.

根據麥特羅波里丹人壽保險公司的調查，在這戰時繁榮期中勞働者的收入增加起來，都巧妙的消費於改善其家庭的環境。就百貨商店的信息，賃銀勞働者用很大的款子，從商店裏購入家庭的

各種器具和設備，保險公司得着大批的保險請求者，儲蓄銀行從這般人接受許多的存款。再者他們賴其收入能夠得着全家族的娛樂休養的機會，和充分的得着疾病療養的資金，所以賃銀勞動者的健康普遍的都改善起來，造成使其死亡率減少，為今世紀開始以來的最低率。【註五】縱今如此，他們的收入還是有剩盈，所以勞動者對於政府的軍事公債，也形成數億金元的應募。教育方面，也因為他們能夠使其子女投入高級學校，以致高級學校的人數從一、三〇〇、〇〇〇增加到二、五〇〇、〇〇〇。在戰時幾乎加增了一倍。這時候勞動者的大學便在 Boston, Philadelphia, Baltimore, Washington St. Paul Seattle, Minneapolis Rochester, Pittsburgh, Cleveland 及其他產業中心地建立起來。美國勞動聯合會(A.F.L.)的會員發生空前增加的現象，其會費便增高起來，因為勞動爭議絕跡了，以致勞動組合的資金大大的增添不已。

【註五】 Statistical Bulletin,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November, 1920

在這種產業繁榮期裏，能夠造成使賃銀勞動者關於勞動組合運動的組織和方法，首先放棄其注意的。

然而大戰告終了，產業界普遍的發生停滯，同時貨幣勞働者昔日經歷的好情況，已化成今日的夢幻了。物價漸次的開始低落，所以事業主採取使其生產率減低來阻止物價低落的方策，因此不得已立即使勞働者再減少其總勞働日數。參看威拉蒙斯氏關於一九二〇年會計年度的報告。〔註六〕

這傾向尤其是在鋼鐵、鐵及石炭業方面更加顯著，由於這類工場和鑛坑的鎖閉，鋼鐵和鐵的產額較之媾和的前年，幾乎減少了四分之一。同時一般公衆的收入便減少起來，所以他們非限制其必需品的需要不可，而這影響再及於貨物生產額上。僅僅生產的限制，已經不能維持物價的低落，再由於現貨的投賣之物價，是更加非低落不可。事業家爲要和這現象對抗，是不能不使其生產費低下，可以說最急激的且又最容易的使生產費低減之方策，總不外是使勞働貨幣低落下去。事業家賴限制其生產量來阻止物價低落的傾向，一般是從大戰前就繼續着的；竟連大戰中，生產能力幾乎三〇%以上是不被使用的。例如石炭業就使其採掘能力之三六%不從事生產，羊毛業是使其紡錘之三六%不從事生產；鐵業是使其熔鑛能力的四〇%不從事生產。這傾向在大戰後沉滯的時代，更確然的現露出來。

因此勞働者的真賃銀，再採取低落的傾向。我既已述過，在大戰前，勞働者的真賃銀已曾不絕的追隨着減低的傾向。按照達格拉斯（Paul H. Douglas）博士及藍姆巴生（Francaine Lambson）氏的有權威之研究，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八年之間，生活費增高一七一%，而勞働一週間的所得，在相同的期中，不過是增高三七%。現在不將這現象作成金元賃銀來計算而作成以購買力的真賃銀來計算時，在這時期裏幾乎降低三四%。〔註七〕換言之普通勞働組合員在一九一八年要得着和一九六年的賃銀在購買力上相等之賃銀，那末他非較現今獲得的金元更多得着三分之一不可。在媾和後一年半間，物價騰貴起來，其騰貴率較之戰爭時代還急速。賃銀率也雖隨着騰貴起來，但其工作的分量是和生產減退同時減少下去的，所以物價越加騰貴，那末真賃銀率便越加往下低落了。姑毋論如何，和前線軍隊撤回同時，勞働者的數量便增加起來，更兼以移民重新開始戰爭中形成的產業婦人，已難於保持其地位了。在這樣的場合，失業者數量的增加，是當然的事情，據一九二一年八月的調查，其數竟達五、七三五、〇〇〇較之當時美國勞働聯合會的總會之會員還多過二百萬人。一九二一年美國勞働聯合會失卻繳納會費的會員幾乎近於百萬人。

【註六】 Report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1930, Vol. I, p. 6.

【註七】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21

當着這樣的情勢，勞働組合員中，關於組合運動，再熱心的唱導某新的組織和方法，確實是當然的。這呼聲是再給與『參與產業統制』的要求。關於參與統制的勞働者之要求，是採取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召集的美國勞働聯合會的丹威 (Denver) 大會中所採用的決議第五十九條之決定形式。這決議根據起草者僕蘭蒙氏的註釋，是將『由於勞働和資本來作管理的平等統制』(Equal Control of Management by Labour and Capital) 的原理，即所謂『產業的民主主義』的原理，適用於所有的團體產業之上。這決議會由聯合會的主將們作過激烈的論辯。爲什麼呢？因爲第五十九條決議的趣旨，是認爲容易離卻純粹簡單的勞働組合主義。不過決議卻被大眾的代表以過半數通過了，這裏就形成美國勞働聯合會，新要求對於產業統制下的勞働者，給與參加的事件。【註八】

【註八】 當做這原理，即僕蘭蒙案，最新的記述看的，是僕蘭蒙氏的新著產業的民主主義——爲其實現的一種計劃 (Glenn E. Plumb and Wm. G. Roylance, Industrial Democracy.)

A plan for its Achievement 1933) 僕蘭蒙案的內容，在日本從前已有詳細的介紹了。

勞働者要求得着參與產業統制，並不是欲得產業利益的分額之要求。根本上是要求解放產業機械的全部生產能力，對於利益的顧慮甯可算是其次的。現今若勞働者方面也可以使其代表者參加產業的董事會議，那末就要造成解放生產能力，給勞働者以工作，增加生產來使得勞働者的真實銀率提高罷。不過這裏可注意的，是在這產業之上，不絕的形成銀行家的勢力之支配。現在縱令勞働者可以參加產業的統制，而爲要能具備實質的意義，還應追進一步，勞働者非去參與金融機關的統制不可。再者，勞働者爲要和資本家相同可以參畫產業的統制，正規是作該產業的股東，在股東大會裏，非現示壓倒的優勢不可。爲着形成這樣大規模股票的收買，勞働者恐不能不具備能夠維持自己利害的任何金融機關罷。如此聯合會採取勞働組合主義的新方法。卽爲要能夠有效的達到丹威大會的決議，具體的在勞働組合運動上採取某種新的計劃，是成必要的了。在這情勢之間產生的，而且次第成爲有力的，便是我們正要去研究其發達的勞働者銀行。

二 銀行家的金融統制和勞働組合

勞働者銀行的運動，一看其將來，眞眞的是在勞働組合主義上一革命，就其目的來說，是統制屬於勞働者自身的貨幣爲着形成他們本身的利益之使用。這運動不是在理論的基礎上成立起來的，是伴着其時的情況及組織的勞働者之實際經驗纔發達的。不過爲要了解在他們勞働者間，什麼緣故這樣的計劃會得進展，必要的是我們至少明知勞働者和勞働組合兩者與金融之間從來的關係。

在美國巨大的金融支配者，是莫爾幹商會。這是開創許多鐵路公司來作其他公益事業及產業團體的財政支配人。莫爾幹商會的社員，在美國最主要的產業團體裏，占有數百個董事的位置。雖論及其他的產業團體，可是在種種的背景上，不具備投資銀行的場合是沒有的，銀行家統制巨額貨幣和信用的供給，所以在產業團體上銀行家董事的方針，立即就成爲董事會議的方針而來施行了。然而這類銀行家結合起來組織成「貨幣的托拉斯」時，其勢力是全能的，其他沒有什麼東西能和這勢力相對抗的。根據一九一二年受命去調查如此的貨幣托拉斯存否的白烏爵調查委員的報告，可

以說在一切產業團體之上，這般托拉斯支配着貨幣和信用的統制，是正在向着比較少數的人們去集中的。^{【註一】}自白烏爵調查委員的報告之後，已經過十年多了，可是這類銀行家的勢力與其說稍稍的衰微起去，毋甯說逐漸的強大起來。

【註一】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the pujo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ntration of Control of Money and Credit, p. 130

現在觀察某股份公司的實際運用，其董事雖說是由於股東大會選任的，可是實際上出席大會的股東是少數，所以結局是收集得許多缺席股東委任狀，便能夠支配其大會的決議，這場合最具有集聚許多委任狀之可能性的，是投資該公司的銀行。所以投資銀行，是能夠在大會選任對於銀行有利的董事。如此各種產業都在銀行托拉斯支配下的場合，銀行家和公衆一般的利益，就沒有交涉，而祇爲着自己的利益來統制這些產業。例如計劃那種和既已受他們的保護之企業立於競爭的地位之產業，他們就不作對此產業的資本借貸，藉此便能夠阻止其競爭，再者對於不欲立在他們勢力下的某種大規模的企業，也能夠賴着不肯作信用的發行來使該事業歸諸壞滅。

他們銀行家對於產業採取的法則，是很簡單的。「剷除競爭，爲要產生要求的利益，就像維持必要的價格水準樣常常都規制生產。」這是在全部美國大規模的產業上。除福特汽車公司唯一的例外之外，常常繼續實行的法則。

當着大戰後勃起的同盟罷業和工場鎖閉之時，投資銀行家中有力之一員卡痕 (Otto H. Kahn) 氏，作如次的言論，對於勞働組合給與一種暗示。

「在該國的勞働組合，已擁有四百五十萬的會員。現今若每人一週都呈繳一塊金元，那末一年之後，這項金額就要達二億三千四百萬金元了。這金額在各方面舉辦事業都是很豐富的資金。」

【註1】 Otto H. Kahn, *Pressing Problems*, p. 26.

無論如何一看這樣的計算，勞働者們所有的貨幣分量，實在是可驚的巨額，而事實上美國勞働組合員，不管算成個人的或團體的資金，每週都繳存一金元以上的。這項貨幣一概都存入銀行，所以這巨大的貨幣，畢竟從投資銀行家之手中移入雇傭主的手中，使之變形去助勞働者敵人資本家方

面的活動。

勞働組合員當成組合經費繳付的會費及爲着相互扶助的基金，就全體看來，也是形成很巨額的，不過這項貨幣的運用，就目前而論，全然委諸資本家的銀行。在一九〇四年香煙製造工人的組合已有五十萬金元的餘剩儲蓄，國際造型者的組合，同年「在其物質的資源上並沒有受着何等的重大打擊，」能夠造成五九二、八七一金元的支付。〔註三〕美國鑛工勞働聯合，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印地拉波里斯銀行裏已有一、一二九、一三七金元的儲金。這組合的會費在今日每月有二五〇、〇〇〇金元關。於其他組合同樣的實例是，很多的除。這類正規的會費之外，一切的勞働組合員，如前所述每週或每月還要支付他們地方的或國際的組合之種種保險基金。這類保險基金，究竟共計若干，現在仍沒有公開過，可是加入美國勞働聯合會的國際組合在一九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之前的一年間，對於死亡、疾病及其他救濟所支付的金額竟達五、四七五、四二八金元。次年爲了會員減少也有四、一五四、八一六金元。但是論及這項金額，並不包含地方組合所支付的給與，所以不過是表現給與中勞働組合的實際支付僅僅的小部分。〔註四〕四鐵路從業員友愛會，本來是以相

互扶助的目的來組織起的，所以其支付的保險金也是很大的例。如機車工人友愛會一年間支付的金額從二、五〇〇、〇〇〇金元達三、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註三】 Hollander and Barnett, *Studies in American Trade Unionism* p.107.

【註四】 *Secretary's Report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921—22.*

若論及勞働組合的這項貨幣怎樣的處置，那末他們的基金恐怕全部都「存入可以信賴的銀行」罷。不過若這可以信賴的銀行，是和他們的利害全然立在反對的地位之金融家所經營的，則無異乎是說他們即勞働組合員，終於是從各個組合員蒐集貨幣，將所獲得的貨幣，綜合起來直接的或間接的去資助「金融的少數指導者」之勢力。

貸銀勞働者由於儲金，保險等等名義交付於金融家之手，的金額，每年竟達若干，是不能計量的。可是其數額達到很高的程度，總可以想像的。

普通保險或產業保險之下，美國貸銀勞働者立有契約的數量，總計竟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對於一切種類的保險證券，勞働者支付的保險費，每年總達五百萬金元，恐怕還是不準確的。

計算罷。除產業保險證券之外，還有幾千勞働者在種種集團保險之下，受着雇傭者的保險。

占銀行存款中的儲蓄存款之金額，是很大的，而在這類儲蓄存款中，勞働者的存款，是占有很大的部分。不信賴銀行儲蓄存款的勞働者，還在政府的郵政存款裏，存入許多儲金。

在許多的產業都市中，有由於勞働者所組織的信用組合或共同貸借組合，那兒所辦理的存款也不算少，不過這信用組合蒐集的資金，和郵政儲金一樣，畢竟是交付於少數銀行家的手中。所以巴孫氏謂：『這類的信用組合，無論在任意意上，都不是銀行的競爭者，實際牠們卻是銀行的給養者 (Feeders to the banks)。牠們蒐集本來已分散的資金，而且銀行是保證牠們的剩餘貨幣的守護。信用組合最良好的評判，是受聰明的銀行家所保護起來。』

可驚的這項事實，無論什麼時候，不能夠仍然停滯於不為勞働者所注意的情況裏的。在一九二一年美國勞働聯合會的大會裏，多孟勃孫氏將這事實告訴勞働者的代表們謂：『難道什麼時候諸君仍是將諸君的資金委諸反組合主義的摧殘勞働者的手中，爲着破壞諸君的組織，降低諸君的貨幣而使用諸君的貨幣嗎？』註五他作如此的言論來促進勞働者的覺醒。

在丹威大會裏，美國勞働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決定去調查「由於銀行和保險公司所收集起來的儲蓄金及資金的使用，」是否形成「破壞勞働組合運動而使之消滅，造成勞働者的貧乏。」根據一年之後執行委員的報告，前面多孟勃孫氏的指摘決不虛偽的，是充分的表明出來。某都市裏，銀行總是強制雇傭者，縱然不使貸銀勞働者的組織破滅，可是確也努力於採取對於勞働組合減弱其組織勢力的態度。例如在某種場合好似要強制使貸銀低下的樣子。銀行採取藉我們形成的儲蓄金來使勞働組合運動歸諸滅絕，或使勞働者貧乏的措置之實例，是隨處都有的。【註六】執行委員的報告，公然的作這番斷言呢。

【註五】 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Firemen and Enginemen's Magazine July, 1921, p. 5.

【註六】 Report A. F. of L. Executive Council 1922, pp. 73—74.

不過關於對銀行家這反組合主義的態度，組合應採取具體的方案，這報告並沒有許多的指示。僅僅報告設若某銀行採取反對勞働者的利益之場合，對於這情形可以採取同盟抵制的手段。而且

勞働者造成自身的銀行，關於要形成他們自身的利益的統制，這報告與其說是加以指教，毋寧說是指摘採取這樣的方法，也許對於舊時勞働組合運動的實行上給與重大的障礙。關於勞働組合與金融統制的關係之理論，這裏還不能說充分的成熟了。

然而巴布孫氏考察同一問題時，曾斷言：『僱傭主和被傭人之間的問題，形成諸君感着興味是在一方面具有勞働力，而他方面具有金融力的時候。』【註七】後來巴布孫氏在報告勞働投資銀行設立的時候，還如次的言論，高調勞働者銀行運動的意義。『我們很重視這運動，勞働者方面結合起來的金融力，幾乎是無限的。若勞働者真正有結合起來採取這傾向的意志，那末這在我們產業史上恐是具有深刻意義的事件。』【註八】如此勞働者銀行意義的認識，是漸次的進展了。

【註七】 Babson's Reports, Bulletin L-163

【註八】 "We regard this move very seriously by the combined financial *Trust* & labour is almost unlimited. If the working people really mean to get together on these lines, it will be a very significant event in our industrial history."

三 勞働者銀行的創設及其發達

勞働者銀行——自產業史創始以來勞働者新的嘗試——最初在華盛頓市創設，是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五日，其名稱是叫 Mount Vernon Savings Bank of Washington。六〇、〇〇〇金元的資本金，其繳付已超過四〇、〇〇〇美金，都是機械工人國際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及其組合員與他們的友人擔負的。這銀行的目的，本來祇是爲要較將勞働組合的資金存入其他銀行作更加有利的活動而創設的，可是其最初資助勞働運動，是在較之銀行創設稍後，當羅芬發生海工修繕勞働者罷工的時候。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現今華盛頓銀行的資產，已超過一、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該銀行的資產已達二、八〇九、六九八、〇五美金。

將這銀行的設立算是首創的，其後不過僅僅的經了三年，就有十二個銀行在美國各都市獲得

充分的成功，其資產的總額超出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此外可以說還有十二個銀行在組織中，勞働者銀行的歷史，是目及着迅速發達的。【註一】

【註一】這是根據波克爾氏的著述之記錄，波氏的記錄已如前的敘述，大體上是可以取來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已前的標準。在日本勞働者銀行實際上經營的報告，是揭諸銀行論叢第二卷第五號（大正十三年五月號）河島靜也學士的論文勞働銀行的勃興裏的。

第二個勞働者銀行，也就是在其他勞働組合銀行中最重要，便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由於機車工人友愛會（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在克勒蕪蘭所創設的機車工人友愛會合作國民銀行（B. L. E. Cooperative National Bank of Cleveland）【註二】公定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繳付六五三、〇〇〇美金，就開始營業。其資產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已超過二一、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克勒蕪蘭銀行究竟以怎樣急速的速度發達起來，看一看下列的資產表，就會明晰的。

資 產

美 金

| | |
|--------------|---------------|
| 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 | 六五〇、九七一・七七 |
| 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 | 一、四一〇、〇一四・九六 |
|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 | 二、二八三、一一八・三九 |
| 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 | 四、九一六、九五七・九一 |
| 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 | 六、〇〇六、三四八・〇〇 |
| 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 | 八、一三七、一〇四・五二 |
|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 | 九、三五六、三四三・二八 |
|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一〇、二三四、〇〇五・二九 |
| 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 | 一一、一四一、〇一六・〇〇 |
|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 | 一五、三一二、四四九・三九 |
|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 一七、五三二、四八七・一二 |
|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 一九、一六七、一二〇・二二 |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三日

二〇、〇七二、八八五、六九

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

二〇、七九六、九六二、七三

一九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二、三三三、七六一、二六

勞働者銀行創立的翌年，即一九二一年，是全部產業界受着沉滯襲擊的時候，所以當年銀行的破產平均每日有一件。【註三】經歷金融界如此恐慌勃興的時期，祇有克勒蕪蘭銀行每月幾乎表示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比率之發達，是在美國銀行史上空前的成績。這銀行的成功是給與有組織的勞働者巨大的刺戟，增加從此以後勞働組合銀行創立的勇氣。這是得撒斯州達拉司聯邦準備銀行的前副經理馬卡勒僕博士 (Dr. Walter F. McCaleb) 最初兩年間任該銀行的總經理所建立的勳功，近來對於其他勞働組合銀行的設立，常常給與許多的援助。

【註二】達格拉斯氏在他的論文中，最初加以注意的美國勞働者銀行，就是這個克勒蕪蘭銀行。達格拉斯氏的上述之論文消費者統制的機制，就載有這銀行創設的年月。

【註三】Federal Trade Information Service April 8, 1922.

將華盛頓銀行和克勒蕪蘭銀行的創設作為勞働者銀行的先驅，而在下面綜合的略述其後相同性質的銀行及分行的開設。

前述的機車工人友愛會，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擴張其業務，和司機人、火夫、車長等等的地方支部混合，將印地拉州哈孟頓的公民聯邦銀行收歸自身的手中，改革其組織而命名叫公民合作聯邦銀行 (People's Cooperative State Bank) 在十月二十五日開始營業。四個月後其存款就加了一倍，其資產從一六三、一五三·四八金元增到三〇〇、三八三·九九美金。在最初的六個月之末，其資產已超過五十萬美金。

一九二二年四月，友愛會將在克勒蕪蘭東區向來設立的儲蓄銀行「羅廷幹孟儲蓄及銀行公司」收歸自己的手中。其資本有七五、〇〇〇美金，其資產有五二五、〇〇〇美金。這銀行成為從前創立的克勒蕪蘭銀行的支行，結局在克勒蕪蘭成立了兩個友愛會的銀行。

聖路易電信技手合作國民銀行 (Telegraphers' Cooperative National Bank of St. Louis)

——這是鐵道電信技手結合 (Order of railroad telegraphers) 根據一九二一年大會的決議模

做克勒蕪蘭銀行創立的組合及組合員的出資，有六〇〇、〇〇〇美金。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即組合的第三十七回創立紀念日開幕，即日收得超過一、五〇〇、〇〇〇美金的存款。

省西拉特鐵道專務員友愛會國民銀行 (Brotherhood of railway clerks' national bank of Cincinnati) —— 這是火車和輪船專務員友愛會 (Brotherhood of railway and steamship clerks Freight Handlers, Express, and station Employees) 根據一九二二年五月在達拉斯召集的大會決議而創立的，資本金定二〇〇、〇〇〇美金，繳付額已超過五〇、〇〇〇美金。

米里波里斯運輸友愛會國民銀行 (Transportation Brotherhoods' National Bank of Minneapolis) —— 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八日開幕，其資產最初的六個月末已達七六六、一〇七、〇一美金。四鐵路從業員友愛會的地方支部，企圖在許多鐵路都市中創立附屬勞働者銀行。其一般的計劃決定創設資本二〇〇、〇〇〇美金，繳付超過二〇、〇〇〇金元的銀行。這超過額以百分之十的花紅來購買股票，最初的一年欲要不挪用資本金就能夠支付事務費和薪俸。資本金二十萬美金的第一個銀行是上述的米勒波里斯銀行。其他二十萬美金的銀行，是設立在漢勒斯堡和本薛微立

亞州。

聖保拉底羅鄉村銀行 (San Bernardino Valley Bank)——這是由於加里弗尼亞州的聖保拉底羅有組織的鐵路勞働者和其他的勞働組合員們在一九二二年夏季計劃以二〇〇、〇〇〇美金來設立的銀行。現有幾處的分行，其資產已達一、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友愛會儲蓄托拉斯公司 (Brotherhood Savings and Trust Company)——這是在本薛徹立亞州的畢芝波，一九二三年夏季，由於將運輸友愛會爲主的十四個地方組合所設立的。以公定資本一二五、〇〇〇美金，繳付資本及超過額一三七、五〇〇美金，開始營業。

聯合的銀行托拉斯公司 (Federated Bank and Trust Company)——這是在南部的最初之銀行，一九二二年十月二日在阿拉巴馬州的巴明卡孟地方，阿拉巴馬州的勞働聯合 (Alabama State Federation of Labor) 與機車工人友愛會共同協作以資本五〇〇、〇〇〇金元，繳付超過五〇、〇〇〇金元而創設的。在開幕的那天，從巴明卡孟市獲着一〇、〇〇〇美金的長期存款。

生產者和消費者銀行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Bank)——這是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菲

蘭德爾菲亞地方，在該處的中央勞働組合（Central Labor Union）銀行委員會管理之下所組織起來的。就其目的而言，本來是大規模的，是每十塊一股的資本共計一千萬股，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美金的計劃，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是公定資本二〇〇、〇〇〇美金的銀行，在第一年度之末，其繳付資本有一七八、三九〇美金，資產有一、二二二、三三九美金。

聯合托拉斯儲蓄銀行（Amalgamated Trust and Savings Bank）——這是除美國勞働聯合會之外，最強有力的組合之一。美國聯合被服工組合（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of America）在芝加哥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開設的第一個銀行。資本及繳付超過三〇〇、〇〇〇金元，在十五日間的營業，得着四九四、五五九金元，在九月十五日變成九九一、四四一美金，九個月之後便有六、一〇〇個存款者，一、五〇〇、〇〇〇美金的存款，一、七九二、〇〇〇美金的資產。

紐約聯合銀行（Amalgamated Bank of New-York）——從在華盛頓最初創立勞働組合銀行之後，經過三年少一個月和一日的時間，聯合被服工組合，在國民之金融都市的紐約，創立第一個勞働銀行。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四日開幕，股份的應募者是有許多，開幕十日資本金從三〇〇、〇

○美金增加到四五〇、〇〇〇美金。在開幕的第一天就受理五五〇、〇〇〇美金的存款。其資產第一週之末，有九七〇、〇〇〇美金。一個月之末有一、二六八、〇〇〇美金。根據在開幕的天所公表的言論，兩個附屬銀行立即在芝加哥創立起來，這些銀行全部都是新建的，其中還設置組合員們使用的教室。

聯合托拉斯銀行 (Federation Trust Company) —— 這是距上述的銀行開幕後五個禮拜在紐約創立起來的。三個勞働組合的銀行委員會，得着馬卡勒僕氏的指導，由於資本及繳付超過總和五〇〇、〇〇〇美金而開始營業的。其資產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已達一、三〇〇、〇〇〇美金。同時在紐約進行創立兩個勞働組合銀行的計劃。

克勒蕪蘭的聯合儲蓄和借貸公司 (Federation Savings and Loan Company of Cleveland) —— 這是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以公定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而繳付其三分之一纔開幕的。

The First National Bank of Three Forks —— 這是在蒙達拉州 Three Forks 的鐵路終

働者在一九二二年以資本二五、〇〇〇美金，資產一五〇、〇〇〇美金，創立的銀行。

四 勞働者銀行的組織業務及信用投資政策

以前所記載的勞働組合銀行，自然都是由於工廠勞働者的勞働組合所創立起來的，可是勞働農民者要爲着他們自身的利益去支配他們自身的貨幣之觀念，當然擴及於農民的。爲什麼呢？因爲對於銀行，從來都是立於和勞働者相同的情況之下。

收穫農產物的事業，和其他近代的事業相同，主要的是站在信用之上來作管理。這信用主要是受地方銀行所供給的。農業需要資金是定期發生起來的，所以農業者必須借貸資金的時候，地方銀行受着市中銀行的援助而將資金通融給農民，反之地方銀行承受農民的存款而給市中銀行以通融。然而農民爲着清還從銀行借入的貸款，在收穫後永久的保存其生產物是不可能的，立即非售給經紀人不可。如此，例如小麥在收穫後九十日之間，低落到最低度之價格，可是在這期間，收穫的產品百分之七十二，都爲着金融處理的必要，是要被農民所售出的。於是小麥在市場上交易極其殷盛的

時候，都被投機者，經紀人，製造業者所收買；這收買者後來待着價格的騰貴，纔將牠售給消費者而得着盈益。如此立於農產物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獲得利益的人，都享受賴市中銀行所供給的信用之金融手段。

地方農民，如上所述立於市中銀行支配之下，自己的貸銀和生產物的價格都受了統制，可是農民對抗這支配的方法，與工場生產的場合相同，不外是對生產的分量加以限制而且努力於維持價格之一途。就銀行本身的立場而論，紐約的國立市中銀行曾公言謂「某事業及某地方，在某種節季需要信用，而他種事業及他種地方，便在另外的節季裏需要巨大的信用。銀行的事業便是應着需要收集可以通融的不用款子」【註一】所以銀行並沒有顧慮到對於地方農民發生怎樣的利害。在這種情形之下，製造業者能夠以較生產費還低的價格，並且在某極端的場合，較戰前的水準還低的價格，來購買農業原料品。同時支付給農業勞動者的貸銀一般的降落下去了。

【註一】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City Bank. April, 1921, p. 9.

農業者因為不能不出售農產物得着低廉的價格，又不能不購入其他的商品支付高貴的價格，

所以其購買力必然的降落。換言之，其購買力，在大戰後的美國，是發生空前的低下。若將一九一三年農作物的購買力以一〇〇來表示，那末一九二一年農作物的購買力不過六七，而一九二二年的農作物購買力不過六九。總之農民在這時期裏是成爲「巨大銀行陰謀的犧牲」(The victims of a gigantic banking conspiracy) 就賴貨幣的力降低貸銀來保護製造業者之點而論，農民的利害是和有組織的工場勞働者之利害一致的。這兩階級現在是立於共同敵人之前的。

對於這類事實，目前美國西南部，在一九二一年夏，新有農夫組合 (Farm Labor Union) 的組織，數箇月裏得着支付會費組織起來的農夫和勞働者的組合員三〇〇、〇〇〇名。在西北部又有生產者和消費者金融聯合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Financial Federation) 的組織。就這兩組合的目的而論，都是要結合經濟力來爲着自身的利益而使用的。

最初的農夫勞働者銀行 (Farmer-Labor Bank) 是採用 Cooperative Bank and Trust Company of Tucson, Arizona 之名，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開幕的。七〇、〇〇〇美金的資本，都是賴農夫和勞働組合員來供給的。達克遜 (Tucson) 銀行的資產第一年之末就有二六二、〇〇〇

美金。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間，農夫經濟方面發生困難，所以不適用於新組織銀行，可是農夫勞働者銀行的組織，卻在達拉斯，德克薩斯，及阿克蘭堡市開創起來。一九二二年在阿爾康舌斯州的康威市開設資本五〇、〇〇〇美金的農夫合作銀行。農夫勞働者銀行，多有受着勞働組合銀行的信用援助。我們在下面關於勞働者銀行的內容，想將其主要的二三點來加以觀察。

(一) 勞働者銀行的組織

一切新勞働者銀行，除去了一個例外，都採取合作銀行的方向。對於銀行股東的紅利，某種場合限制百分之七，又他種場合限制百分之十，並不支付更高的紅利。一切的國民銀行對於股東支付的紅利之平均率在一九二二年會計年度是百分之一二·六九，在一九二一年是百分之一二·四二，在一九二〇年是百分之一二·一〇，所以勞働者銀行的紅利是很低率的。

所有的勞働組合銀行的總股數百分之五一，都是為勞働組合所有的，而且還務必使之廣佈於勞働者間。因此每股的股款是很低。某場合只是十塊美金。每股的股款，超過五十塊美金的場合，就要按期繳付。股東若要出讓其股權時，是有首先將股券提供於銀行所設立的股券購入委員會的義務。

(二) 銀行業務

創設勞働組合銀行，就其外表而論，和其他的銀行幾乎不能認出有什麼的分別。其日常的業務也和其他的銀行相同的。對於存款所支付的利子，除合作銀行之外，較之其他銀行的存款利子還要高。在芝加哥和紐約的聯合被服工銀行的國外匯兌部，是很興盛的，和莫斯克瓦的產業銀行協定，三日以內向莫斯克瓦施行寄送，對於產業銀行的支行所在地，每一週內實行寄送。許多勞働者銀行都採用保險儲蓄存款的計劃，還有少數的銀行採行教育儲蓄存款的計劃。

從來勞働組合，幾乎都集中全力去使勞働者之賃銀增加起來，並不獎勵勞働者作系統的儲蓄。若勞働者實行如此的儲蓄，也是將資金存入資本家的銀行裏，那末雇傭主使用這事實來防止勞働者賃銀加增的理由：然而勞働者銀行的文件，是不受雇傭主的檢查，所以勞働者是不會給任何的口實以雇傭主，而安然的能夠辦理儲蓄存款。這類銀行，大多數的存款人，雖都是勞働者，但他們自然並不概是所謂的勞働組合員。例如克勒蕪蘭銀行，其主體機車工人友愛會的組合員不過是占全部存款者的百分之十四。華盛頓銀行，屬於其主體的勞働組合之存款者，是在百分之二十以下。在這兩

銀行的存款人中，雖包含其他的勞働組合的組合員，但是合計起來組合員的存款者也沒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對勞働者銀行所存入的貨幣是包含在從來暗藏在鐵罐或靴底，或其他祕密的地方的。克勒蕪蘭銀行的經理斯朵氏曾經說過，像乞食樣子粗魯姿態的男子來到銀行，從他所有的袋中，靴中，帽中和上衣裏等處，取出七六二張每張值一塊美金的紙幣存入銀行裏。

試將克勒蕪蘭銀行的廣告之一部抄錄出來，就如下：

『諸君豈不知道大銀行使用勞働者的貨幣，而確保鐵道，煤坑，織物工場及其他國內幾乎全部的基礎產業的統制嗎？』

『十二個紐約銀行，將構成國民運輸系統的五分之四的九十二條鐵道和二十二個鐵道設施公司結合成一塊。』

『十一個銀行統制了百分之七五的煤鑛（中略）』

『不要將諸君的資金放棄了（不參加同盟罷工，或代替罷工者受雇傭而得着工作）將這項資本存入諸君自身的銀行裏去。』

『記憶着』

『銀行的信用，是統制國民間的一切之產業。』

『在銀行的賬簿上，作填寫的手腕，便支配着全世界。』

『勞働者若將其儲蓄存入自身的銀行，那末勞働者就能夠作這填寫的支配了。』【註二】

現在放散一事，從罷工的場合擴大其範圍，而成爲竟可以說就貨幣上而言的事實了。

【註一】 *Locomotive Engineer's Journal*, June, 1922, p. 411.

(三) 由於信用的統制

銀行的信用政策，是保障生產者和消費者兩方面的勞働者之利益，使之增進，而且在緊急的場合給個人以援助。獲得利益，就勞働者銀行看來，寧可說是次要的顧慮。

對於勞働者的銀行信用借貸，就件數而言雖有很多，但就銀行貸出的款子而言，是僅占其小部分。不過舉辦這種借貸，是新銀行業務中主要的部分。這借貸的數額，是十塊美金至二百塊美金，而且不要什麼的擔保。勞働者賴這種借貸，就能夠支付食物，衣服，石炭，醫藥，醫費，及其他意外不幸的費用。

這貸借的平均利率，是百分之七。銀行服務的時間，僅限於白晝，對於勞働者是不便當的，所以每週應有幾天作夜間營業。

勞働者能夠從銀行以適度的利率得着借款，而以現金購置必要的貨物。若按月償付購入必需品，那末勞働者是非支付巨額的代價不可。根據最近的調查，按月償價購入的家具，較之以現金購買的，平均須得支付百分之十六的高價。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銀行在一九二三年的初夏，以在夏季廉價時購入冬季必要的石炭作目的，對於菲蘭德堡的勞働者作巨額的貸款。這貸款按月分期作少額的償還。

斯桑氏 (Warren Stone) 克勒蕪蘭銀行的總經理，在勞働者銀行的歷史上有重大貢獻的人)

將克勒蕪蘭銀行作爲是「具有靈性的銀行」(The bank with a soul) 若按照他對於這銀行的目的所作過的簡單之敘述，那末「政策是在作幫助勞働者的借貸，獎勵生產的企業，和阻止剝取利益」(The policy is to make loans that are helpful to the workers, to encourage productive enterprise and to discourage profiteering) 所以縱然其信用發行的要求，從銀行紅利的方面看

來，確實有利可言，不過這項事業對於勞働階級不利的場合，自然是要停止借貸的。例如據斯朵氏的記述，曾謂勞働者銀行受着過對二五〇、〇〇〇美金的住宅作一〇〇、〇〇〇美金的貸款之請求，雖就銀行的見地看起來，自然是大大獲利的借貸，可是同時提高使用的報酬，知道對於投資要從支付百分之十二的現狀轉移到支付百分之十五的前提，所以就拒絕這項借貸。關於勞働者銀行的貸款，常常是要顧慮這條件的。

爲着維持同盟罷業舉辦貸款，就本質說來，不得不謂和勞働者銀行的目的相反。爲什麼呢？因爲勞働者銀行的目的是舉辦「祇爲生產目的」(For productive purposes only)的貸款。機車工人友愛會銀行，雖爲着援助罷業時所組織的勞働者而使用很巨額的貨幣，可是這項貨幣並不成罷業津貼支付的。銀行將二、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對西威叙里亞和格達基的煤礦投資，在組合條件之下給罷業勞働者以工作。這就是和勞働者銀行的誕生同時，形成銀行開始對無產者運動給與貢獻的羅弗思想之適用。

在過去數年間美國勞働新聞的發達，是很顯然的，其中一部分理由，是不能忽視由於勞働者銀

行的信用援助。

經營不當的紅利，勞働者銀行不作信用的援助，固不待論了，對於一切種類的投機事業，銀行也拒絕借貸的。對於使主要貨物的生產轉向去作男女勞働階級不能夠享受的奢侈品的生產之事業，銀行是要拒絕借貸的。對於健全的合作企業，這是無論關於生產，販賣或購買，銀行都樂於作貸借的。合作事業的發達，近來很是顯著，其生產幾乎包容所有的各種生活品。在紐約市中最近竟有合作劇場的開設。對於合作企業的貸款，較之貸給一般的，其利率是更加低下。不過就全體而論，勞働者銀行的目的並不是基於獲得許多的紅利將牠來分給股東，所以其貸款的利率是很低的。無論股東或存款者每個的金額，微小的分散給多數人，就是勞働者銀行的天職，一方面努力於對勞働者給與不斷的工作，而他方面又努力於使貨幣貸銀的購買力增加。

在米勒波里斯創立新銀行的時候，馬卡勒僕博士對勞働者大眾演說的言辭中含有如次的意味：『某國的勞働者非將理解信用統制的金融政府之統制獲得不可。勞働者是能夠辦到的嗎？是的，他們是能夠實現的，是很容易實現的。若三千萬的勞働者，每週作一塊美金的儲蓄，將這項資金嚴格

的存入他們自身的銀行，那末我們全部文明恐在最近五年間就要起變化罷，在我是作如此預言的。憑着勞働者得了信用的統制，縱然不祇五年，至多則十年間，我們全部文明可以說都要發生變化的。】〔註三〕

【註四】 R. Boeckel, op. cit., p. 130

(四)由於投資的統制

勞働者來作投資，這聽起來是怎樣樂園似的 (Paradisiacal) 啊！不過事實上在美國並不限於勞働者銀行作投資，就是每個勞働者現今也是重要的投資者。

勞働者銀行，將其目的置諸信用的統制，且把其業務祇限於狹隘的商業金融上，對於其自身的發達，便有限度了。於是勞働者銀行最近更向投資銀行業務的範圍進展。克勒蕪蘭銀行，對政府，自治團體等等的公債所投入資金的數額，已達一三、五〇〇、〇〇〇美金。就中對於所包含的產業公債的投資是加以特別的注意。勞働者銀行首要的投資是對北達哥特州爲要形成非黨派聯盟的經濟計劃之金融。所發行的公債。這公債是州政府自身耗費二、五〇〇、〇〇〇美金，建設麥粉工

場和 Grain Elevator 除與大麥粉工場公司競爭外，他方是對於建築爲着都會勞働者能夠低廉的支付租金的住宅之計劃；藉公債的收入是可以免除課稅，利率是很高的，可以說北達哥特州的全部財富都是作保證的樣子，就公債自身而論是最有利的，不過金融家以爲這計劃和自己的利益相違背，便加以同盟抵制，商業銀行，儲蓄銀行，以及托拉斯公司，保險公司，個人的大投資家概作同盟抵制。然而勞働者銀行和勞働組合單獨的援助公債之發行，對這公債去投資。

勞働者銀行不限於應募公債，更創設自身的投資公司，第一個勞働者投資公司 (Labor Investment Company) 是友愛會保持公司 (Brotherhood Holding Company) 有如其名所示，全靠機車工人友愛會，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纔在克勒蕪蘭開幕。友愛會銀行的總經理斯桑氏，在這場合也是充任投資公司的經理。就公司的目的而論，是依據按月付款賣卻證券，而對於合作及其他生產企業供給資金。八個月後公司改名叫友愛會投資公司 (Brotherhood Investment Company) 使其資本從一、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增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第二個投資公司是在一九二三年春間在華頓盛創設的莫爾幹公司 (H. W. Morgan & Co.) 這並不是由於勞働組合而是賴個

人組合的指導者纔建設起來的。

第一次勞働組合投資大奏成的，是對於“Coal River Colliery Company”機車工人友愛會的二、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之投資。這公司由於友愛會在一九二二年炭坑工人罷工之初，收買西威叙里亞（沿石炭區Coal River的煤坑地帶）及格達克煤坑地六、〇〇〇英畝（acre）而且友愛會投資公司的總經理，及友愛會銀行的總裁斯朶氏，出任董事會長纔創立起來的。其股東都是友愛會的組合員。這公司營謀紅利，並不是將紅利作爲目的，而是使其賃銀得着最高率的保障。斯朶氏會謂：『煤礦業的主要問題是人類的。煤礦業雖屬污穢的苦痛的而且危險的工作，可是煤礦工人在數世紀間都祇得着筋肉勞働者中最低下的賃銀，這不適當的賃銀之外，他們還被不規則的雇傭所困苦。這就是爲什麼煤礦夫實行罷工，爲什麼國內工場週期的遭遇燃料缺乏的主要理由。』所以這公司經營的煤坑，是有一切的新設備，講求一切免除危險的方法，住宅都是備具近代衛生的設備和廣闊的門廊之四室平屋。其他教室，學校，劇場，俱樂部等等都賴公司的費用來講求充分的設備。在石炭區（Coal River）裏造成典型式的共同社會。從這公司採掘的六個炭坑中，每日產出二、五〇〇噸的

石炭，而其炭質半數是無煙炭，適於家庭之用的。這石炭都不經過牙行，直接被近傍都市的合作組合所購買，供給該組合員的消費。

五 勞働組合由於系統的投資之產業支配

對美國的貸銀勞働者，教以系統的投資知識之機會，完全是這次大戰釀成的。政府將自由公債賣給勞働者而造成的。勞働者這項習慣大戰後還繼續着，竟連經濟界沈滯時期，勞働者將其所得存入儲蓄銀行的數額仍是很大的。這儲蓄的原因，主要可以歸諸禁酒的命令，其結果引起勞働者的儲蓄，一年間竟達一千萬美金。投資銀行的廣告，在勞働新聞及勞働雜誌上出現，確實是新的現象，產生爲着將股票或公債賣給勞働者的特殊商人，也是時代推移的一項反映。在大戰前向勞働者階級作投資的宣傳，全然不是任何投資銀行的理想。可是同時在產業經營之中，開始釀成從來所不能設想的新形勢。

現在若勞働者光於其儲蓄來收買任何產業的股票，那末其結果應怎樣呢？設若他們已經收買

某公司的股券之半數以上，那時候他們就能夠統制該公司的全部經營了。國立市中銀行曾經藉鐵路勞働者收買鐵路股券，暗示在比較短少的時期中，能夠統制全美的鐵道（鐵道時期）實際上便是如下的主張。現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公衆手中的鐵道股券總額面價，根據州立商業委員的調查，謂有六、五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美金。鐵道從業員由於最近賃銀增進，在一年間就能夠作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的投資。若按照這計算，鐵道從業員將其儲蓄和紅利之全部投資於鐵道股券，而以額面價格購買股券，那末五年間他們就能夠投資三、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占有統制鐵道的過半數之勢力。自然若勞働者猛烈的從事於股票的收買，以致股票的價格是要騰貴起來的，不過上面的計算是按票面金額作鐵路股票的價格，實際股價是激落的，主要鐵道系的百分之二十五，都是較之票面金額之半價稍微高過的，勞働者的賃銀，就上面的計算，是很有餘力的估量，所以實際祇要在三年到五年之間，勞働者就能夠統制全美的鐵路。過了鐵道收買之提議後二年，友愛會投資公司之創設後一年，巴布孫氏草解決新英格蘭（New England——指美國東北六州）的運輸問題的可能案，就暗示勞働者收買那裏的道路之統制權。

勞働者藉將其儲蓄作系統的投資，不只對於某產業的統制進展漸漸的蠶食步調，而且產業的團體，從最初就分售其股券給與被雇傭者，借紅利的形式將其利益分配給勞働者的方法，也在大戰後大大的增加起來。大戰告終後的那年，美國鋼鐵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賴將分配給其股東的利益作為紅利，而阻止追隨從前勞働組合的傾向之勞働者組織運動算成了功。要採取從前勞働組合的方法之組合指導者，自然是反對這公司股東分配的方法。為什麼呢？因為如此工廠將其利益作紅利配賦，勞働者對於雇傭主就失卻鬥爭的意志，「縱然不是使勞働組合的組織化成為不可能，卻要使之產生困難的。」〔註一〕再者那裏的貨銀，一般都有在利潤紅利的好題目之下，使之較其他工場低落之恐怖。

【註一】 Profit Sharing by American Employers, pp. 371—372

股券分配公司的實例，是不堪指數的衆多。現在就其中成功的列舉一二為例如下：

動力公司 (Swift and Company)——二萬一千的被傭者，即該公司全部雇傭者的三分之一，有股票達到總額面價二一、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 —— 按照該公司利潤分配的計劃，賴分區償付承受公司的股券之被傭者，有九萬四千名。其中完全償足的已達四萬六千名。

與資本主義的組織發達同時，同盟罷工對於勞資雙方都加以巨大的損害。工場爲着對抗罷工，便從銀行借入資金，而勞働者不祇直接的消費罷業資金，還受着非常的損失。其結果竟連勞資雙方都遭逢再勃起的困難的大打擊，並不是新奇的事例。一九一九年鋼鐵工人大罷工的經費，組合方面直接的費乘一、〇〇五、〇〇七美金。此外罷工期間的貸銀損失一一二、五〇〇、〇〇〇美金，即每人平均達四五〇美金。〔註二〕在其間公司所遭遇的巨大損失是不待言了。勞働者直接的和間接的損害，計算起來達幾億美金。〔註三〕一九二一年四月英國某金融雜誌披露通信員的信函中，就暗示將耗棄的巨額費用，罷工的資金，使用於其他的用途，還有對於產業的統制是有成功的可能性。〔註四〕「在今日是可以理解勞働者藉罷工和戰鬥，恰如失去德國同樣，除損失之外，不能獲得什麼東西的。然而若勞働者將他儲蓄的一部向着自己被雇傭的公司投資，那末他在短少的期間，就要統

制工場，便能夠作適於他自身樣的去管理工場。」該通信員是作如此的議論。

【註一】 William Z. Foster, *The Great Steel Strike*, pp. 225, 231.

【註二】 R. Boeckel, *op. cit.*, p. 153

【註四】 Samuel Montague & Co. *Weekly Review of Foreign Exchanges* April, 14, 1921.

這事實現今最好的例證，是前叙的美國鋼鐵公司。「這並不是爲着同盟罷工或團體交涉而是爲着投資和究極的統制，暗示在產業上知識和肌肉全部勞働者的組織化。」【註五】

【註五】 Boeckel, *op. cit.*, p. 156

昔日勞働組合方法的效果，在菲蘭德爾菲亞的市街鐵路勞働者的經驗，和投資的方法之效果，是很好的對照。一九一〇年這類勞働者實行空前的市街鐵路罷工，不過因此遭遇的勞資雙方的損害，是難於名狀的悲慘。然而一九二二年他們造成將其合同資金向着菲蘭德爾菲亞速急運輸公司（Philadelphia Rapid Transit Company）的股券投資的勞働史。現今他們幾乎占有公司股票的百分之十五，而且可以說賴今後五年的努力，他們恐能掌握該公司的統制權罷。

一九一〇年慘况之後，救濟那窮狀的人，是米登氏(Thomas E. Mitten)。他充任當時瀕於破產的菲蘭德爾菲亞速急運輸公司的總理兼總經理，專心講求公司的救助法。現今該公司在美國成爲有名能率的公司之典型者，其金融狀態是很良好的，其勞働者的賃銀是高昂的，費用是很節省的。米登氏一接手公司之經營，就首先基於其他都市的平均賃銀來確定被雇傭者的賃銀，將公司一切的眼目都公開，使經營的內容都公諸社會。賃銀從一九一一年每小時二十三仙(Cent)而增至戰後繁榮時代的七十二仙。不過其後協定起來降低到六十四仙。可是這時米登氏和人們約定，若在一九二二年中能夠節約一、五〇〇、〇〇〇美金的費用，那末這就是使百分之六的紅利成爲可能的了，所以將牠當成合作紅利(Cooperative dividend)看，即是賃銀以外的配分。因此無端的也就在該公司董事間發生意見的衝突，另外的董事一致的排斥米登氏，以爲得着股東的委任狀在股東大會裏是要占勝利的，而被雇傭者卻仍然一致的擁護米登氏。自然這時被雇傭者所有的公司股票之數目是很不少的，在股東大會前數週，公司從業員們爲要收買從來所有的股券之外的一〇、〇〇〇股票，投資二四〇、〇〇〇美金，這是由於一一、〇〇〇從業員所組織的合作福利協會(Cooperas-

five Welfare Association) 來出資的，協會本想投出全部資金一、五〇〇、〇〇〇美金來收買公司股票，可是米登氏首先勸告不必如此巨額的投資。協會自然縱令投出其全部資金在股東大會中都不能佔據優勝的，所以他們其次努力於向新聞登載廣告，想去得着小股東的委任狀。在廣告上他們公佈爲什麼作如此投資的理由，更記載在過去十年間爲着市場，爲着股東及爲着他們自身怎樣的工作。這爭端是有很深刻的興味，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的股東大會裏，六〇〇、〇〇〇股權中，擁護米登氏的，達四五〇、〇〇〇股，勝利完全歸諸從業員方面。米登氏沒有被罷免，其俸給沒有遭減少，他的勢力沒有被剝奪。反對他的五個董事，不會再被選，祇有米登氏方面的人選任董事，其中有一名是合作福利協會的幹事馬克愛爾羅氏 (John W. Mc Elroy)。在一九二二年中，米登氏能夠增殖超過前面公約的一、五〇〇、〇〇〇金元，將一、六五〇、〇〇〇美金來作合作紅利的支付，所以立即把這項款額移作合作福利協會的財產，協會將牠來投資，更加收買五五、〇〇〇股。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五日的股東大會裏，不祇米登氏的合作紅利案仍然繼續去，而且司機人勒滿氏 (Ralph R. Nyman) 被選任董事，所以協會今後還形成繼續同樣的好成績，若每次的收買公

司股票，那末其結果將怎樣呢？非蘭德爾菲亞速急運輸公司的將來，現今對我們是含有很多的興味。

波克爾氏記載過勞働者銀行之內容以後，還述及一可注意的計劃。這就是在勞働者銀行設立之前，沒有具備勞資雙方什麼的直接特殊之關係的普通市民。在勞働組合之外，對於有組織的勞働者缺乏直接協力之方法，組合祇信賴自己的力量努力去作組合的擴張，不得不單獨的對抗資本家，可是一銀行給組合以對一般公衆的新關係。「賴勞働者銀行，勞働組合的利益，便與一般公衆的利益立即一致了，同時組合就能將公衆的貨幣置諸自己統制之下。」

勞働者銀行還計量作全部生產能力的解放。至於論及其手段，並不是過激的，對於社會秩序不會引起何等危機的性質。所以波克爾氏最後便謂：「這運動所追求的目的，是任何徹底的改革家也可以希望的革命東西，而達到之手段，是離卻產業的破壞或公共非法的威脅。運動與其說是期望資本主義的顛覆，毋寧認爲是容受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按照資本主義的方法，向着新社會秩序去尋求工作。」(The movement does not look to the overthrow of capitalistic on the contrary, it

accepts the institutions of a capitalistic society and seeks to work, "through capitalistic

methods, toward a new social order.) [註六]

【註六】 op cit, p. 163

六 勞働者銀行的社會之意義和其將來

勞働者銀行的歷史是很新的。從其最初的嘗試算起來，直到現今祇經過幾年。其許多主要計劃不過是一九二二年乃至一九二三年時纔着手的。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夠預言這運動在將來能否純全的保持勝利。祇有其目標或方法都是新鮮的，對於將來的勞働組合運動的確展開一片新的境地，和至少到今日其運動進展的速度顯著的迅速，都是無從置疑的。我其次對於這運動想簡單的加以一二感言。

第一，金融力的集中和勞働者大眾的利害之關係，為勞働組合所注目，是非注意不可的。不過這件事與其說是理論的提醒起來，毋甯說是世界經濟的事實，最近像急速的使其關係密接起來樣的變動。首先金融集中的統制力，大戰後成為特殊顯著的被注意的樣子。社會改造的問題，世界經濟生

活復興的問題等等，都非對於一切信用力的機能加以詳細的分析和深刻的批評不可。其次勞働組合的組織力和勞働者的經濟力強大起來的結果，他們現在占有的金融地位，是不能輕輕的忽視。組合擁有巨額的組合資金，勞働者的貨幣貨銀畢竟不是流浪無產階級 (Lumpen-Proletariat) 的貨幣貨銀。所以在少數金融家的信用統制力和勞働組合及勞働者的金融間，自然沒有不形成很重大的形勢。美國的勞働組合對於這事件開始加以注意，確實是形成組合運動的一大轉機。不過這事件實際上也許可以說祇有美國勞働者纔辦得到。看一看英國勞働黨調查委員對於達格拉斯主義的批評，勞働組合的金融力，便是不用多大的估量的。然而若看看作這估量的數年前，即從美國勞働者銀行設立之後，那末英國勞働組合與勞働者的金融力，不能不認爲是不及美國的。美國的勞働組合高叫『不要放散了諸君的貨幣』而英國及其他諸國的勞働組合員也許拋棄有限的放散了的貨幣。美國不愧是大原料大產業國，勞働者的金融力是很強大的，自然任何國度，都是少數金融家統制事業家的活動，所以勞働組合及勞働者，都受着少數金融家的統制，可是爲着每個勞働者貨銀的降低和勞働組合缺乏資金，這現象就不如像當面勞資關係樣的強烈打動勞働者的頭腦，往後任何國

度的勞働組合及勞働者，若不能達到美國的水準，那末總恐是使其支配的貨幣名目增大罷了，因此重視金融家和勞働者大眾的關係之時候，就要來臨了。這是實際上縱令對於日本的勞働者大眾也可以說的。

第二，勞働者銀行對勞働組合運動的經濟方法，是能夠開創一新的機軸。元來一九二一年召集的美國勞働聯合會的丹威大會之決議『給與產業統制的分額』，換言之僕蘭蒙案的中心思想，具有許多工團主義的色彩，已是波克爾氏注意過的，不過生產者銀行並不是賴破壞產業的機制而獲得統制的。如像波克爾氏的言論，那並不是罪惡的工團主義者（Criminal Syndicalist）的問題。實際工團主義者——最近CGT以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弗郎的法定資本計劃同一方向的銀行之設立——關於勞働組合的經濟方法向來都作最詳細的研究，可是由於生產者銀行來統制信用力，是還沒有考慮到的。

組合的經濟運動方法中，勞働者銀行確實具有如波克爾氏論及過的優點。同時包含像舊組合主義加以批評過的缺陷。即勞働者銀行是適應現今產業的發達之方法，離卻原始的色彩，是理智的。

同盟罷工，怠工等等直接行動固然具備直接的能夠表現我們情意鬥爭意識的優處，可是因而同時是非反省的，是感情的，不免保有運動的原始形態。第二勞働者銀行對於組合自身不會招致損害的。第三不會使共同社會的生產力減退，不破壞社會的秩序和經濟的機制。第四不失卻一般民衆的同情，而卻得着他們的援助。然而由於現在社會的構成，採取從來組合的方法，例如形成同盟罷工，那末勞働組合的損害是非常巨大的，因為生產力的減退，社會的困難是很厲害的，有如戰爭對於我們的經濟生活加以很大的脅威一樣，同盟罷工也是造成相類的脅威。我們的社會那樣增進產業的發達，就是使共同社會生活上的連帶性密切起來。如例示的勞働者銀行之政策，對於這點就給與我們不少的教訓。不過這運動的最大缺點，是使勞働者大衆間對資本主義的不道德性所具有的道德意識稀薄起來，而使其鬥爭意志日漸微弱。舊組合主義者，對於這點猛烈的加以非難，確是當然的。但這已是在達格拉斯主義的場合也可以聞着的非難。【註一】

【註一】 柯爾氏批評僕蘭蒙案是可以作這場合的參照。參閱 G. D. H. Cole, *Chaos and Order* in Industry, 1920. Chap. VI, Railways. 柯爾氏一般都是如下的批評由於勞資兩者來經營

的事業 The plain fact is that real joint control of industry by capitalists and workers is impossible, because control in order to be even passably efficient, must be in the hands of a homogeneous body animated by a common purpose. G. D. H. Cole, op. Cit., p. 226.

第三與世界經濟上現刻採取的美國金融支配對照看起來，勞働者銀行的勃興是感着深刻的意味的。大戰後美國的金融支配力，在歷史上現示空前的偉大，於是形成產生統制世界活動的新形式，不過打破這支配力的方法現在還沒有找着。金融帝國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國際關係真是萬能的。然而從這金融帝國主義的內面發生把打破華爾街金融集中力作目標的新勞働運動，固然是萬能的。刺的，却也是使我們期待其結果的緣故。今後若世界想要免除美國的金融帝國主義之專制，那末恐如羅素氏的言論（再者最近列德勒（Laidler）氏也作過大約相同的趣旨之批評）非將歐洲當成全體看在那裏首先施行社會組織的改革不可罷。不過若沒有實行這樣大的手術，則對於目前在美國本身內部勃興起來的勞働者銀行之將來，似乎也可以抱很大的希望的。

第四，我們現在看一看這新的勞働組合運動，關於社會改造的目標，常常疑惑着的兩種分歧，這

裏仍然是受明定的必要所迫促的，社會改造是以少數的資本家之廢滅作目標，或者是把資本主義的廢滅作目標呢？這兩者是像述及同一的事件樣，實作一點兒也不相同的。勞働者銀行是使信用力充實起來而在自己的手中握着由於少數金融家的支配力，在他方面想要向已設或未設的產業機關投資而將其支配權收歸自己身中，所以使人間的資本階級廢滅，像如此的強有力之方法是沒有的了。我以為若這手段不冒犯巨大的謬誤，那末借這方法，勞働者階級必能勝利的。恐怕任何社會革命，都不能夠收獲像賴勞働者銀行的社會革命樣之澈底效果。不過在最後——勞働力和金融力兩者結合起來，不能不說是在我們社會上真確的是一大怪物出來了。為什麼呢？因為使人間的資產階級廢滅而制度的資本主義仍如舊的保存着。若勞働者階級次第的工作而不採取對制度的資本主義加以改變的手段，那末沒有不想望較現在更加可怕的威脅。為什麼呢？因為勞働力和金融力結合起來的東西——這纔真真的是世界上無敵的萬能。這裏我們對於如像精怪主人樣的勞働者階級，期待深刻的內省力和訓練的道義心之熱度，是更加強烈了。而且我們未有不切望他們更勇敢的着手於第二步的改造工作。

總之，由於勞働者銀行的組合方法，是強於破壞資本家而弱於破壞資本主義。這是和從來許多方法強於破壞資本主義而弱於破壞資本家，現示很好的對照。不過本來社會改造運動就好像是特別強烈的發揮這兩者中之任何方面的樣子。例如極其大要的來說，那末社會主義是屬於前者，而無政府主義是屬於後者。布爾塞維克的無產者獨裁，英國的勞働黨及其他都想要先把握政治力而來開啓社會改造的序幕，一概都是屬於前者的類型。如斯的來作觀察，高調階級鬥爭的組合主義者，非難勞働者銀行的協調色彩，不過可以說在議論的究極點上，是謬誤的。資本家廢滅了而資本主義怎樣纔廢滅呢？結局這問題在美國勞働者銀行的將來恐是遺留着一塊暗礁罷。昔日渦文（Robert Owen）懷抱的白日夢，空空的消失於共產村的實驗中。不過請看一看現今西威叙里亞（West-Virginia）石炭區（Coal River）一帶地域，排列著平屋（bungalow）的地方，在和暖的門廊（porch）（的籬（Screen）陰下，炭坑工人的白日夢，堂堂的實行出來了。如果在英國微小的勞働者可以高坐在大臣室的座位上，那末同樣在美國微小的司機人也可以出入於銀行或公司的董事室。我們願意永久的追求了這白日夢前進，忘卻了被制度所污染的概念，而說自由的言辭。

（大正十三年十月稿）

